

1915 年

第

卷

第

12

期

# 香豔雜誌

第十二期



銀河一水桂秋城為拜雙  
星傍月行心穿香燒無  
別視願  
郎比妾更長生丁悚

# 香艷雜誌第十二期目錄

## 圖 畫

陽湖莊初秋先生四十歲攝影 徒 敏先生之攝影 泣紅遺影 吳興女子公學高等小學第四次畢業甲

寅下學攝影 章荷亭先生令嗣雪松君邵女士結婚之合影 送別日本大田綠伉儷之圖 吳興趙文椒女

士 陳兆元女士與其兩弟合影 譚氏昆仲之合影 上海刺繡學校全體合影 中國體操學校第一次運

動會攝影 中國女體操學堂演習譚腿之姿勢圖二幀

## 論 說

男女同學議 服飾平議

## 新 形 史

從姊靜君事略

## 名 閨 片 羽

翁珍兒 黃小柳 柴姑 某婦婦 楊素卿 寶巧巧

## 諧 文

請人代覓小房子啓 戲擬甄翹雲女士三十初度壽序 戲擬某某致其夫人請吃喜酒書 予之丈夫觀

擬女拆白黨章程

## 海 外 艷 聞

十一則

## 粵 香 館 隨 筆

九則 粵東李錦襄女士撰

## 香 豔 詩 話

十則 陽湖莊初秋著

## 滑 稽 叢 話

吳興俞佳鈿女士輯

續花底拾遺

花下解人戲編

閨 雅

文十二篇 詩六十七首 詞十六闕

豔 叢

文三篇 詩二十九首 詞十四闕

短篇小說

黃鐘 鶯兒 萍水緣 沈萬三 尹玉娘

長篇小說

官僚風流史(完) 三國爭地記(完) 情天逸史(完)

紅樓夢發微

讀法十四則 上卷目次 隨園詩話之改竄

工 藝 欄

化粧品製造香油法

傳 奇

晉春秋續 戲覺 夜泣

女伶月旦

廿八則

花叢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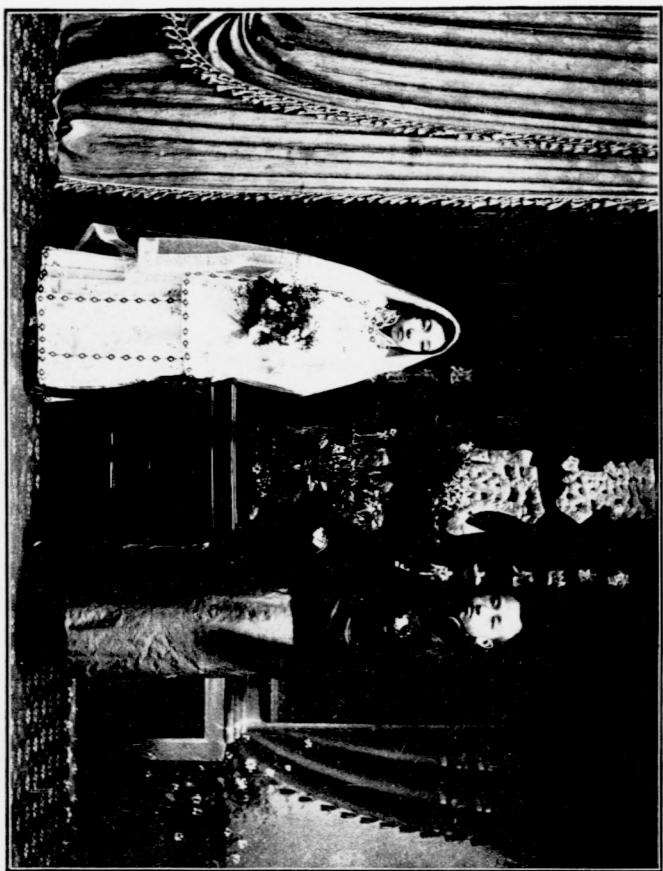
上海六則 北京四則 漢口六則 南京四則

女界新聞

直隸二則 湖北二則 江蘇二則

游 戲 閑

處慮及新舊廢物之謎語



章荷亭先生嗣令孫松君邵女士結婚之合影

送 日 本 太 田 紹 佐 僱 之 圖





譚氏昆仲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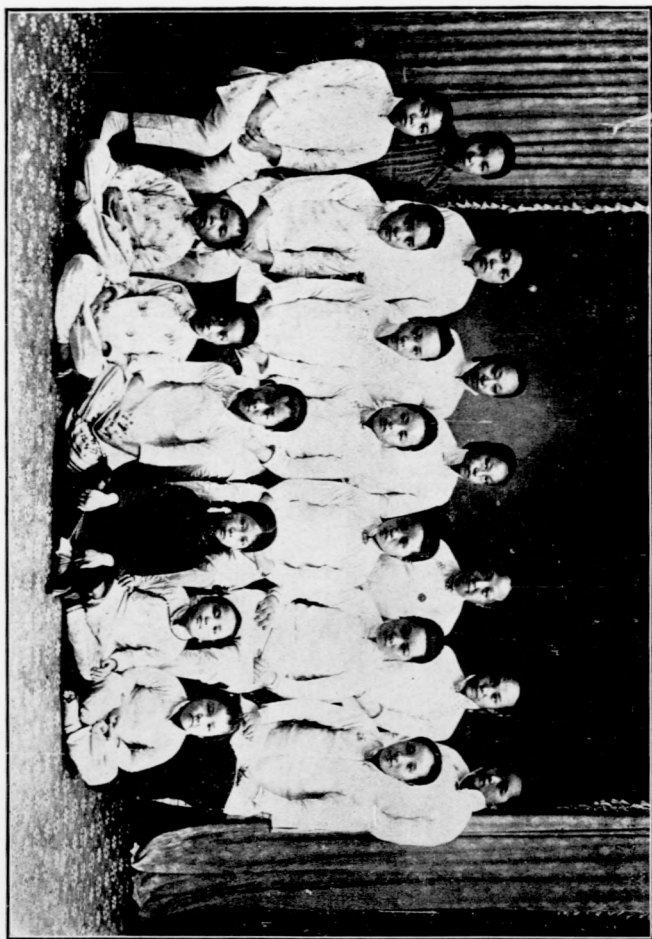


吳興趙文椒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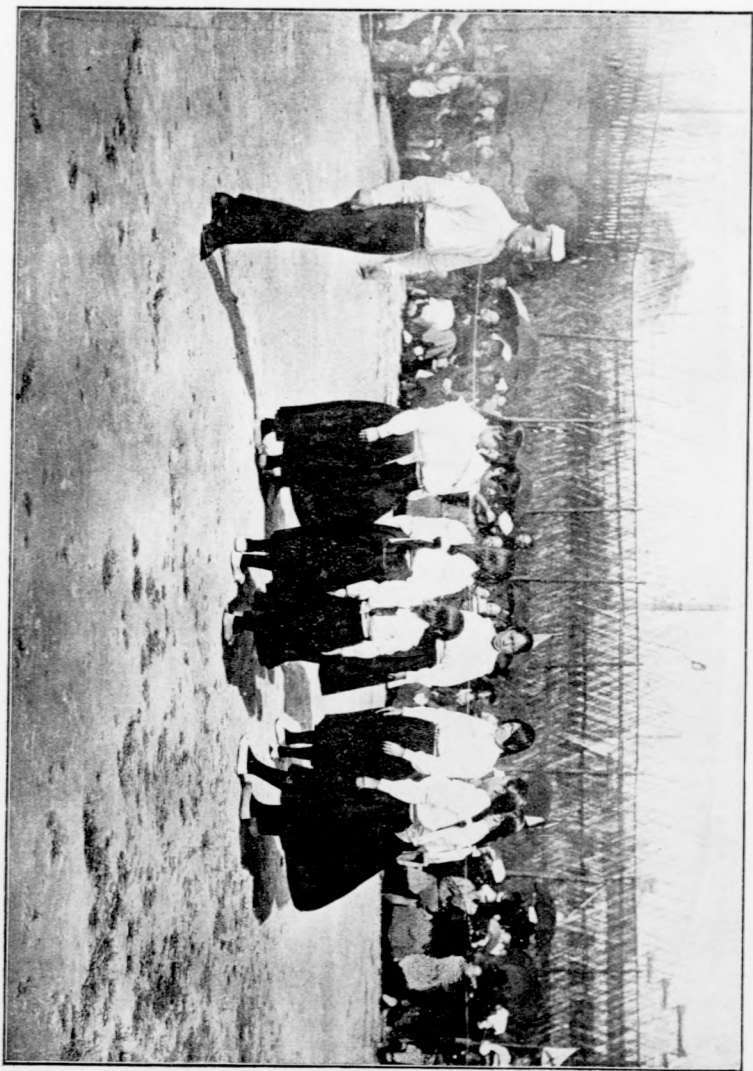
陳兆元女士及其兩弟之合影

上海刺繡學校全體攝影





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第一次運動會攝影



中國女體操學堂演習腿之姿勢圖



其二



論

說

題 摘  
豐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歸 震 川 園 句

龍門史記爲諸史鼻祖無論治經治史治古文詞章均不可不讀誠學校中人人必備之書惟坊間向少善本頗爲學者之憾本館爲便利研讀起見特覓得殿版大字本影印公世並照家藏歸震川先生



精校圈點斷句原本書中如裴駰之集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及清初諸家攷證無不完全蓋史記一書文義樸質與古非有注釋讀時不易瞭解本版之特色即在此點故早受識者歡迎推爲最完備之善本較諸外間所售有評無注之刻真有天淵之隔至於校勘精審字大清楚尤於讀本參考兩皆適用再版現已

出書 賜顧時請認明版本指購方不致誤本館爲優待 惠顧起見仍廉價平售連史紙每部碼洋四元五角沖連紙每部碼洋三元五角

中華圖書館啓

仿

殿

版

影

印

# 論說

## 男女同學議

陳子初



國本乎社會。社會本乎家庭。家庭本乎男女。故男女爲組成國家之原點。有同等之權利。有同等之地位。而對於國家有同等之責任者也。雖然將欲使之共守其責任。必先授以同等之教育。而使其有共守責任之能力。不若是則既無能力。烏有責任。又焉能保有其平等之權利哉。非特不能同助國家之進化。亦將爲國家進化上一大障礙而已。

夫太古時代。人民稀少。固無所謂上下尊卑。富貴貧賤也。迨人類繁。戰事頻起。婦女之被虜者。男子奴視之。言語行動。悉受牽制。而男女之不平。等自此始矣。厥後有鬻妻之舉。而男子遂待之若牛馬。視之若玩物。女子智識未開。亦惟有以牛馬玩物自居於家庭。則舍中饋無所能於政治。則舍服從無所知。嗚呼。男女同是國民也。而不平等。若是豈以女子無平等之才力。而不足以處乎平等之地位耶。亦以無平等之教育而已。

夫平等教育既爲政治社會家庭上男女平等之導線。則是種教育爲一國之所當有。吾人民號四萬萬。女子居其半。而不識字之男子。又半之。以三千餘萬方里之疆域。物產豐富之土地。而託之於少數人之手。吾國之不能奮起振作。力圖自強。以爭存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宜也。今欲使吾國得有雄視全球之一日。則必先自平等教育始。而平等教育必自男女同學始。其故有二。

(一)男女同學爲改良家庭之起點。夫世界禮教最尊嚴之國。固莫吾若也。然吾國男女之不能同學。亦由乎禮教太嚴。有以致之。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又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又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是可知古代男女之別嚴矣。又安望男女之能同學哉。不知務防弊而不思興利。此吾國文明之所以日流於弱也。考吾國現行定章。男女自七歲至十歲。可同學於國民學校。過是則嚴別之。然竊謂人民之智識既進。則道德之程度自高。男女同學何所畏而防制務嚴乎。夫男女和睦而後有良家庭。有良家庭而後有良社會。而吾國家庭之能安樂者。幾何非家庭革命。卽夫婦反目。生子不知養子。長不知教。是皆由於無美滿婚姻之故。而美滿婚姻。非男女同學不可。初高學校之教育。男女之程度必相等。至中學時代。則多授以生理上禮學上倫理上之智識。使之於私欲上有自克之能力。蓋人類之能生存而稱強於世者。賴能克制私欲。而不使有所放縱也。吾而放縱私欲。則私欲奴我。淫佚其行。邪辟其念。雖廉恥喪盡。亦有所不惜。吾而克制私欲。則心正身修。舉動合禮。雖聲色當前。亦有所不顧。故授以生理則知。所以愛其身。授以禮學則知。所以慎其行。授以倫理則知。所以愛人。誠能盡此三者。則入

大學之時學識既增思想亦高易放縱志氣而爲莊嚴之態度易穢褻思想而爲聖潔之心理男女又焉不能同學之有。

且今日之同學卽他日美滿婚姻良好家庭安樂社會強健國家之起點也或曰吾國自歐化東漸以來廣設學校以培植人才然以現勢論之少年子女之自命開通以放縱爲自由以越權爲平等男女同學世風不將益趨於淫靡乎曰是不然方今少年之所以無高尚之道德者非天性然也無教育以培植其道德之基礎也若能以陶鎔其生理與道德上之智識則必有高尚之友誼由平日之交際而各習知彼此之性情性情之相投合者必相愛相愛者必相勸助男女之交際不以男女之嫌而阻而以相助之誼而深造學業既畢則朋友之交誼進而夫婦之情深矣琴瑟和諧樂聚天倫孩提之童悉受保養悉受母教以此等家庭推而至於全國則人各有普通之教育自治之能力社會上之罪惡自必日益減少國家太平樂何如也近今吾國婚姻惡俗男女非行媒不婚嫁而所謂行媒者半多目不識丁之徒以大言虛語爲金錢之砍技男女性情之合否才識之當否年齡之配否無或問之其種害於家庭於社會亦可謂甚矣欲除此害其惟男女同學乎。

(二)男女同學可多造就國家人才 吾國自廣設學校以來國立男子之大學亦不過三四而女子則絕無聞見叩其故則曰絀於費也噫吾有國民不能自立不能自助而外人養之而外人教之恥孰甚焉誠能淘汰冗員節省經費多致力於中學而於大學則增聘教習合男女爲一治所費不多而全國人各得平等之教育所謂財政社會政治製造諸學不致爲男子獨有之智識凡男子知之者女子無不知男

子所能者。女子無不能。可補國民學校之不足。可節國家辦學之經費。男女不平等。而自平等。國家不異和。而自共和。又何患國之不能富且強哉。

夫男女同學之足以發達人民之思想。促進國家之變化。補救社會之罪惡。爲有識者所同認矣。泰西各國之所以文明者。亦以此道得爾。願吾國教育家其注之意焉。

## 女子服飾平議

秋水

古之女子。尚德不尚色。故凡服飾儀容之表著於外者。皆其德之所流露者也。今之女子。尚色不尚德。故凡服飾儀容之焜耀於外者。於德無與。卽於天然之本色。固有之美質。亦鮮不相與背馳。而放肆橫決。以至於喪禮蔑義。而不可收拾。聖人知女子之於男子。有不可踰越之至理在焉。於是乎謹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之防。爲之申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之誠。宋伯姬之待保姆。不至而自燔。非嘉其自燔也。爲其坊民之放佚而守禮。以自衛也。禮何在。曰徵之於出入之節。不如徵之於服飾之間。驗之於動靜之徵。不如驗之於形容之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夫容而曰冶。則必無莊敬之色。肅靜之貌。可知淫而曰誨。則必有輕佻之態。姚佚之度。可知君子知婦女之威儀。流於動作者難窺。寄於形飾者可見也。故着內則以端其本。修女誠以防其微。凡所以立生民之極。而樹母教之基。一身修而一家齊者。道俱不外乎此。柏舟之操。彤管之芬。椎髻名賢之妻。磨笄崩城之泣。其耳目心思間。本無所謂修容與飾貌之一端。而烏有冶蕩之色。纖佻之形。以貽譏於人世者哉。降及後世。此風稍稍息矣。自女爲悅己者容之說起。於是爲女子者。窮



形盡致。逞媚極妍。以求取悅於社會。噫。試反己思之。豈社會之人。皆爲悅己者耶。爲女子而求悅於人。已可恥。爲女子而欲求盡悅於社會之人。尤可恥。爲女子而爲悅己者。容己可笑。爲女子而惟恐一人之不悅己。容更可笑。自有此求悅於人之心。而於是有不娼不妓之飾。衣服則捉襟而肘。見巾寫則爭妍而鬥靡。凡時樣之妝。墜馬之髻。步蓮之搖。齟齬之容。無不日新而月異。一倡而百效。天下化之。成爲國俗。而於是我女界。乃有化女爲妓。化家成娼之一惡俗。士君子於此。覽風俗之頹靡。悲人道之滅絕。憬淫風之廣被。惡女禍之橫溢。修五行之志。要以女子之服妖爲污。世墮行之一大惡點也。作女子服飾平議。

近日滬上服飾之異。有目不忍見。口不忍言者。衫則仿西制而無領。袖之修短。祇籠其臂之半。禪則緊貼其股與腿。襪亦稱是要。皆以亮紗及輕純製之。膚雪玉肌。顯豁呈露。裙之料。則以最薄之紗。雖着如未着。鞋則或絳或緋或青或白。顏色詭怪。式樣百出。爭奇鬥勝。其在平康。無論矣。大家婦女。習而行之。了不知恥。盡態極妍。以貢媚於浪子儂夫之目。謂爲誨淫。不其然歟。秋水先生感而爲此。引古戒今。語長心重。其有益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所望有齊家之責者。毋坐縱其妻女放浪之自由。而相與維持其約束之天職。則此風。或可稍戢矣。廢物識。

## 秋 燈 瑣 憶

錢 塘 蔣 霽 卿 著

論

說

夜來聞風雨聲。枕席漸有涼意。秋芙方卸晚粧。余坐案旁。製百花圖記。未半。聞黃葉數聲。吹墮窗下。秋芙顧鏡吟曰。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余憮然云。生年不滿百。安能爲他人拭涕。輒爲擲筆。夜深。秋芙思飲。瓦罍溫噉。已無餘。火。欲呼小鬟。皆蒙頭戶間。爲趾離召去久矣。余分案上燈。置茶竈間。溫蓮子湯一甌。飲之。秋芙病肺十年。深秋咳嗽。必高枕而始得熟睡。今年體力較強。擁髻相對。常至夜分。殆調攝之功歟。然入秋猶未數日。未知八九月間何如耳。

中華圖書新刊

吳下王大錯書

# 新形史

吳下王大錯書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纂 編 生 先 范 志 蔣 山 虞

清 朝 逸 史

常熟蔣志范先生為史學大家尤熟清代掌故其所著書歷經教育部審定刊行并

曾給額褒揚近又著清朝逸史精確完美迥非市上所售關於清代之紀載各書所可比約舉

四大特色(一)考證精詳凡于時代地理人名爵諡年齒官秩科名以及親族譜系師友淵源

皆考訂無訛(二)見聞廣博其搜採之博洽固不待言至若翁師傳沈北山錢司業李世

忠某侍郎等篇尤皆得諸秘聞從未經人道及足使讀者耳目一新(三)議論純正據

事直書無所迴護凡偏駁疑似之談概從屏絕(四)次序分明從清初至清末分朝順序編

紀設閱者欲攷索某朝之軼事祇須隨檢卷數頁數便得其餘優點甚多不勝殫述既足供清

史館採取之資復可備文學家清談之助并便

學校歷史科參考之用書分四卷都十餘萬

官書印無多愛讀者幸速來購

每部洋裝二册

定價大洋八角

## 新形史

大錯題

揚聲

丁悚

## 從姊靜君事略

吳興王文瀾

從姊靜君。先四叔父之長女也。少失恃。鞠育於我母。性沈默。言笑不苟。先祖因而字之曰靜。長適南潯陸氏。姑嚴厲。小姑尤傲戾。姊周旋其間。逆來順受。不與稍忤。未幾小姑遣嫁。姑亦感悟。姊夫業質庫。佻達而嗜博。一擲數百金。姊婉勸之。不少悛。旋以無行被斥。失業家居。復染瘵疾。從姊悼。吾言之不用。慮沈痼之難瘳。質珥典環。延醫問卜。湯藥親奉。寢不解帶者八十餘日。而所天竟逝矣。時年未三十也。遺腹生男。翼爲一線之延。而俯仰無貲。不得不求助於十指。晝夜併作。先鷄鳴而起。後斗轉而息。嚴寒盛暑。未嘗一日閒。衣食得以無缺。如是者十餘年。而姑歿。方姑彌留時。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臂肉和藥而進之。而病竟不瘳。歿後。哭泣盡哀。喪葬盡禮。衆謂有婦勝於有子矣。是時。予遭鼓盆之戚。弟方授室。姊始挈孤子來依我母。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我母顧而樂之。予兄弟自愧弗如焉。我母嗣患噎。嘔吐不時。予兄弟以謀衣食故。外出時多。維持調護。姊與湘妹實左右之。我母卒以是病歿。姊念鞠育之恩。一慟幾絕。次年遺腹兒又

以腹疾逝。姊泣而言曰。半生苦節。僅此希望。而今已矣。生不如死。予兄弟多方慰解之。忍痛逾年。抑鬱而卒。享年五十一歲。嗟乎。造化不仁。既夭其夫。復奪其子。俾之經歷涕淚之生涯者三十年。酷待乃爾。報施不爽矣。我姊德性過人。其軼事有足稱者。居停主婦老而悍。口舌尋釁無已時。鄰里畏之如虎。獨於我姊則敬禮。至沒齒戚屬之不守。閨誠者聞其風。爲之頓戢。夫有從兄弟二人。析居而無賴。恃強借貸。戚族交受其累。獨不一及我姊之門。生平無戚戚之容。慍慍之色。荼苦光陰。安之若素。既反我家。而針黹不輟。如故予兄弟勸其少休。姊輒泣然曰。吾弟歲入有限。吾不忍以口腹累弟也。性不好游戲。歲時賽會。鄰近劇場。無我姊蹤跡焉。偶與生人言。訥訥如不出諸口。蓋其幽閒貞靜天性使然。非夫督促而後能者也。姊少失讀裁識。數十字。而於古來之女德。一一踐履之。而無不合。以視今之廁身女校。矜言學問。而冥冥墮行。蕩佚於禮法之外者。其相去爲何如耶。我母嘗稱之曰。論其待人之和。則聖中之柳下也。論其持身之清。則聖中之伯夷也。論其擔任應爲之事。無少欠缺。則又聖中之伊尹也。嗚呼。我母之言。洵爲定論矣。

## 名閨片羽

閑閑手輯

## 翁珍兒

西湖煙霞洞下有翁氏聚族而居自明迄今雖盛衰無定而絲延不絕土人名其山曰翁宗山光緒初葉翁氏有女名珍兒者有錦心繡口之才落雁沈魚之貌其父某甲業農其叔則曾游泮水故論婚許字當不在荷蓑負耜中杭城小井巷張氏剪子鋪有子元煇與翁女爲中表行翁氏久欲以珍兒許之元煇亦愛慕珍兒才貌誓不另擇配偶珍兒年稍長呼元煇爲弟元煇亦姊事珍兒及二人俱成人兩家父母特邀請媒妁玉成其事不料吉期將屆元煇忽馳書珍兒略謂承姊青眼許結同心惟弟抱閹人之疾不願累及吾姊與其後悔之無從不若先言之爲美事機急迫斗胆瀆陳云云珍兒接讀此函默不一言竊思將此函自首父母婚事當然作罷然元煇品貌文才固平生所敬愛安得更有第二人如元煇者乎人生在世情重慾輕與其常伴拙夫何如長對良友夫婦之愛不過百年文字之緣可爭千載遂毅然決然不露聲色竟嫁元煇卻扇之夕元煇慮前函或誤於洪喬忸怩不敢見新娘珍兒書四字於掌中示元煇曰閨中良友元煇始渙然冰釋自是談詩寫畫終日從事於筆硯間元煇育兄之子爲螟蛉焉甲辰之冬元煇與珍兒同游吳山時余適小坐阮文達公祠夫婦二人年均四十餘望之如二十許祠丁老五爲翁氏舊僕爲我述其事如此

## 黃小柳

黃小柳一字笑樓。廣陵小家。碧玉家。臨綠水門前。楊柳毵毵。頗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之致。年稍長。學歌舞。雖芳名未掛樂籍。而艷幟壓倒羣芳。以故走馬王孫。每於柳陰路曲。停驂相過。太原公子。風流種也。見小柳於廿四橋邊。青眼乍加。白頭遽訂。遂迎桃葉爲伴。梅枝豈料二美未易同居。一椽重開別墅。如孟僖子有遼氏之簞也。自是名花。手折不許人看。朝夕盤桓。極盡人生樂事。乃時不數年。公子遂攫瘵疾。小柳稱藥量水侍奉。盡情禱佛。求神形容俱瘁。時當三月。小柳方冀夫病旋與相踏。青郊外醉白堤邊。公子亦漸喜病勢新瘥。或不致遽登鬼籍。正擬打疊春衣。滌除夙疾。不意轉福爲禍。卽於上巳令節。撒手紅塵。小柳愴地呼天。願以身殉。迭經親友解勸。勉進饘粥。從此花惟獨活。草號寄生。縱使別抱琵琶。亦屬美人恨事。獨小柳眷戀恩愛。能以貞潔自守。熒熒一身。亦未嘗依大婦居。其志可嘉。而其情愈可憫焉。江浦珠泉居士爲賦柳花曲四章。以勉小柳。而斥世之爲馬卿其人者。其詞曰。綠楊城郭。柳青青。願祝飛花莫化萍。不獨禪心悟。空色愁他入水更飄零。其二云。庭雪簾風繫夢思。翠樓春盡怨芳時。縱然薄命須清白。切莫輕飛入硯池。其三云。章台舊夢感滄桑。樂府歌成各斷腸。寄語兒童休浪捉。沾泥從此不顛狂。其四云。蘭因絮果且忘機。輕薄防人詭點衣。閨盡微塵空世界。落花狼藉汝高飛。丙午秋日。白門恨秋生。爲述小柳長齋繡佛已近十年。當不負此曲云。

## 柴姑

柴姑。硤石農家女。貌清秀。而不妍。性溫和。而近執。年十二。童養於某氏。夫方七歲。貌寢陋。柴姑輕之不願。



與盟白首柴姑年及笄翁欲效新台故事柴姑拒之由是家庭之禍作矣初翁涎柴姑貌餌以美飾柴姑不知翁懷不良意欣納之並告其姑姑固悍而妬者知其事大肆咆哮日與反目并遷怒於柴姑將逐之或轉售作婢以洩憤柴姑身處荆棘中動輒得咎絕無怨言一日翁逼之至再柴姑婉言相拒懼事急繼以呼號姑與夫及一家均趨視見翁登其床欲肆無禮夫子因不能撻其父而姑則不免咎其夫手足交加翁頓受傷百日傷發遽以殞命姑恨事之由柴姑肇也遂決意出柴姑鬻諸市中某富室柴姑偶述翁死時富室之記室素習申韓術聞其事爲告於邑宰逮其姑一鞫而供乃置之法以無心致死科以監禁罪柴姑復爲富室領回年餘正在擇良而嫁忽腹大如五石瓢主人疑之細訊之知被記室所污因遣事記室不料記室固有婦之使君也柴姑知之一慟而絕料呱呱者亦死腹中及棺殮隱聞尸腹中有聲稍緩片刻以視其變則兒已從胯下出死者亦漸漸甦矣主人奇其事並哀其遇復資遣隨記室以終身焉柴姑撫兒至成人一日更衣沐浴跌坐而化越三日殮面色如生鄉里聞音樂之聲異香遍遐邇其亦節義所感者乎此同治三年事聽濤爲余言者

### 某孀婦

某孀婦軼其姓氏苦節多年鄉里無間言居與某寺鄰寺中方丈某僧清淨潛修頗有道行一夜婦走失母雞以覓雞故入寺睨其禪室方丈疑婦私奔嚴詞責之婦遂遁回然舍泥菩薩外無知其事者時值長夏方丈與左右鄰納涼殿角雜坐閒譚或謂張家長或說李家短方丈亦於無意中偶露孀婦事長舌者遂播傳於婦耳婦以陡遭不白夜竟自縊及方丈知之雖自悔孟浪而已無及矣事閱數十年有河南勞

生者年方弱冠。學問過人。爲南皮張相國幕府。時相國督兩粵。遷調鄂中。勞生相隨數年。絕無鄉念。家中每促其回里完姻。生接讀家書。輒痛哭數日。朋輩異之。蓋燕爾新婚。本人生之樂事。乃哀痛至於號泣。堅欲得其隱衷。生不以告。只曰難言也。迄不歸家。繼而父母函電相迫。生總付之一哭而已。事爲相國所聞。始差人送回河南。勸其納娶。合卺之夕。生卽暴死。惟胸中略溫。親友盈門。易賀爲吊。痛可知也。三日復甦。自言前身爲某寺方丈。以口過死。一孀婦孀婦訟之冥中。判令今生不准娶妻。每議婚事。晚必夢見此孀婦。云云言罷。疾如失。逕趨父母處。不與新婦通訊。問父母惡其妄而憐其愚。仍令赴相國幕中。相國知其事。乃囑楊令壽昌爲牒一道。并伴送勞生歸其家。致祭於庭。而焚其牒。楊令事畢回鄂。復命勞生始與新孀交歡。迥異曩昔之規避也。自是以後。勞生行止與前似判。兩人後仍爲相國上客。云嗚呼。怨讎於人。甚於蛇蝎。相國以一牒而解兩造之結事。或近於迷信。理實堪以共喻也。設勞生不遇相國。勞氏其爲若敖乎。此涇縣翟楚才言之。楚才與楊令壽昌爲摯友。當不虛也。

## 楊素卿

素卿姓楊氏。字玉仙。洛陽小家女。隨兄嫂來浙中。賣藝度日。素卿年十六。嫁吳興軍人某。結褵未及三年。某遊學扶桑。年餘音信斷絕。素卿金錢夜卜。迄無佳兆。乃日鬻拳術於市。藉供晨夕。輾轉來海上。所得甚鉅。擬乘輪赴日本。旋以病阻。丹徒李君爲歌楊柳以遣其懷。云洛陽女兒年十六。膚理輝映。如玉良人。東去久不歸。陌頭楊柳年年綠。楊柳花發連理枝。東風二月春來時。錢君此地一杯酒。臨別不忍行。常遲王孫一去空回首。焚焚珠淚雙羅袖。羅袖有情淚不乾。黃鸞枝上春如舊。東鄰有婦年相若。昨日郎歸相。

笑樂西鄰女兒不知愁朝朝暮暮學梳頭妾顏怎及春顏好九十韶光容易老楊花飄泊猶自還盧龍塞上空秋草買得小樓江上住樓上斜陽樓下路妝台長閉年復年傷心坐恨紅顏誤惆悵王孫天一涯春來心事紛如麻不堪極目江南草緒黃胡蝶飛殘花鯉魚不來潮無信恨郎薄倖妾薄命翡翠衾寒夢不溫菱花鏡冷人長病待郎不至思郎深思之深兮空自今他生願作杜鵑血洒遍人間遊子心直至光復時某軍人始回國遍訪素卿莫得其踪跡據知之者云前十年已客死漢皋姊妹行爲葬諸鄂渚雲和鄉嗚呼恨郎薄倖妾薄命吾爲古今美人放聲一哭

## 寶巧巧

蘇州桃花塢有業皮匠者夫婦二人倡隨自得一女名巧巧習縫紉術貌頗娟秀余於丁酉歲偶過陳太守宅見巧巧在宅製衣目不他瞬一日所製倍於男工太守爲告巧巧姓竇氏原籍山東與太守同鄉且述巧巧哀史云當巧巧年十五時有大腹賈某甲曾量珠聘藏金屋某甲素抱季常之癖賃屋於闔門山塘上年餘某甲以疾卒大婦知其事詆巧巧盡其夫大興問罪巧巧蓬首逃避事遂寢父母遍處訪巧巧迄無着落心疑巧巧從三閩大夫遊將欲訟大婦於公署事未舉發巧巧潛回乃匿諸同鄉張餅師處張餅師有子大男時年僅十八擬納巧巧爲妻巧巧以貧無所依亦願嫁大男痴男怨女私訂白頭未始非計不料兩家父母均不謂然旬日之間巧巧父母將巧巧鬻諸勾欄中得資三百金巧巧含淚作別從此墮入火炕大男亦無如何惟恨月老無情背地私泣而已巧巧乃更名花月仙樹豔幟於金闔門外未數月聲譽鵲起走馬章台者幾非巧巧不顧巧巧顧而樂之不復念疇昔之恨事一日某甲之大婦偶遊園

門警見巧巧倚欄間眺卽呼警士捉入官裏父母懼獲罪宵遁上海巧巧乃判發堂擇配時巧巧年方十  
九耳會有會稽文人姓張名金生者初斷鯤絃腰金來吳物色美人納爲篋室友人告以巧巧事並繩巧  
巧之美雖西子復生當亦不讓張動其言卽詣公堂一覘顏色相見之下擊節稱賞立出公費若干願迎  
歸作繼室巧巧復隨張返會稽上年張又身故族中涎張家產奪嗣爭繼訟半載誣巧巧以妾庶判給  
五百金聽其自由巧巧以無人幫助終不得直乃囊金返吳門仍依張餅師故踐大男約而大男已購大  
家婢作婦矣今則落花無主飄泊堪憐時作女紅藉遺晨夕噫天下傷心人孰有如巧巧者

# 諧文



## 請人代覓小房子啓

莊紉秋

房星璀璨。小姑之居處無郎。草露零瀟。定子之容顏渥若。時維五月。際梅炎。藻夏之辰。各有千秋。擅杜牧維揚之譽。則嘗評量宋豔。檢點蘭芳。遠山之眉黛。勻描棠顏。欲破洛浦之嬌姿。近挹蓉鏡。端相海上。溽暑逼人。清風頗少。愚園雖好。難為永夕之謀。世界開新。亦僅中宵而止。羈棲有限。歡好難長。允宜另覓菟裘。別營小築。宣房瓠子。漢家幸睹。夫河平。蘇小鄉親。錢唐尙傳。夫韻事。匆匆結搆。毋煩雕楹刻桷之勞。粲粲芳菲。勉託叢桂。彼山之雅。詠芙渠。而寄興蓮房之結子。都佳抱衾裯。而有思柳宿之小星。尤爛昔離騷譜。九歌之曲。藥房曾美。夫湘靈。小雅吟三閔之觴。媚子亦偕。夫侍輦。以今方古。何多讓焉。最宜地近園林。吐納烟嵐之氣。更喜天開閭闔。周廬宿衛之閒。毋為大婦所知。慎防屬垣有耳。或者庶珍羅致。永為外府之儲。朝斯夕斯。休矣息矣。勞君指點。疑桃源別有洞天。戀我溫柔。願醉鄉。暫留信宿。此啓。

海上小房子之夥。甲於天下。脂膏既竭。結果可知。偶作此文。以當龜鑑。自識。

戲擬祝甄翹雲女士三十初度壽序

秋水

蓋聞玉臺新詠。紀青溪小妹之華年。金屋奇緣。訂紫陽山人之佳侶。時維寅月。首值良辰。勞阿母之恩勤。

則花開半甲。數上元之佳節。則日兆先庚。女士生日係正月十一凡此佳徵。毋待揚挖。溯昔蘭陵。載酒桃葉。停橈時當。

丙午之昌期。丙午昌期。女真猶覓見。宋稗類鈔。此係借用。偶寫壬辰之靈帖。銀潢清淺。訝黃姑珊珊。其來遲金粟。芬霏有酒。星翻。

而下。降忽聞諧笑。知投壺玉女之嫣然。竟證摩登。問前度金夫之不見。其時清河小子。已成過渡之陳人。

如皋大夫。忽訂桑中之密約。女士以韶齡之二十。度蓬島之三千。弱水雖遙。終期彼岸。鳩媒无恙。早遂良。

姻。蓋女士少小之無猜。而余亦相安之若素矣。其自丙午以迄己酉。余與女士耳鬢厮磨。親嬉狎昵者。蓋

及四年。春融花煖。則有語皆妍。月冷燈欵。則無思不媚。偶為謔語。或戲踢夫鞦韆。但有伴嗔。亦代寬其纏。

束。玉膚比雪。艷映紅綃。檀口含香。津流櫻顆。問寒送暖。謂山妻遜。此纏綿淺笑。輕聲。即十洲亦難描寫。不

意。蘭徵屢夢。花落徒悲。雖文祿之迎祥。終嬰媿之不育。崢嶸頭角。麟兒之墜地。無聲婉孌。豐姿燕喜之投。

懷。空卜女士。固自傷薄命。即余亦自謂無功。荏苒數年。化儻遽告。蓉湖新漲。問卜宅。以流連漢渚。春潮牽

征裳。而跋陟。余雖用情過激。而女士亦為事所牽。輾轉因循。遂如蟬蛻。譬之禪代。漢無陳陟王。王去聲則秦

楚之際。月表何以發生。証以鵲鵲。小說月報有鵲鵲因緣錄。記劉三秀婦。豫王事。即過墟志及孀姝奇遇一事也。劉無黃老奴。則滿漢之閒姻緣。何以新

締。余以善讓。自任知鴛鴦。註牒三生。祇有其虛名。卿其從一而終。將燕婉多情。兩好永諧。夫妃偶昔。洪卷

施之縈情中。表一百日之思想。真成樓閣生疏。詞中語。洪雲巒春朱竹垞之愛憐小姨。二百韻之風懷。甯願廡豚不

食。余。雖。不。敏。竊。仰。前。賢。際。茲。春。氣。盎。然。芳。顏。渥。若。牽。衣。嬌。女。識。平。陽。少。小。之。妝。同。產。虢。姨。訂。譚。公。維。私。之。雅。呢。喃。語。燕。好。棲。三。春。玳。瑁。之。梁。莽。蒼。老。夫。聊。寄。百。琲。珍。珠。之。字。是。爲。序。

樊樊山作易碩甫側室何玉頤四十壽序曰其未嫁以前之幻境付諸春夢梨雲其于歸以後之光陰比似秋星錦段余於翹雲亦云然

秋水識

### 戲擬某某致其夫人請吃喜酒書

秋水

閱報知某君於某妓院住宿一宵次日尙請其夫人來吃喜酒其事甚詭乃廣其義而作此書  
夫人粧次僕平章風月已閱廿年昨宵之情緒方濃詩題卻扇今夕之喜卮待酌慶叶來儀矧乎二女同居室少鮑魚之臭三人爲衆家多雌雉之祥以鄙人身受之榮施與賢妻回環而印證頭頭是道記三生石上之緣渺渺靈修憶千載風流之譽僕誠不敏採蘭賦贈苟之詩卿或多情婁緒與艾緞並蓄包涵大度房闈內各有同心阻勉無違巾幗中不無特彩知吃醋拈酸之舉決非出於名家締一雙兩好之緣且乞憐於大婦客來不速東到書知似聞楚雨巫雲詰旦之風懷難寫最好同床各被個人之月且誰評此啓

### 予之丈夫觀

美國曼麗女士  
原著周榮譯

曼麗蘭客利。美國有名之美人也。婷婷秀態。窈窕堪憐。猶如初日芙蓉。曉風楊柳。饒有巴黎派美態。見之者疑若天人性婉淑。爛文學。近紐約太陽報載有題爲予之丈夫觀者。卽其閨中手筆也。思想奇特。議論不羣。其言曰。男女自締絲蘿。後鴛鴦雙棲。花好月圓。人豈有不羨艷之者乎。殊不知其惡根已種於此。蓋

男子新婚燕爾。必不尋幽別徑。訪艷東家。日事其媚。內之術。以討新婦歡。或笑談謔浪。情意纏綿。或吟詩唱和。雅人深趣。足不出閨闈一步。如是者。日復一日。則腦筋衰鈍。活潑之氣。漸消。身體羸弱。康健之態。日少。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予之對待丈夫。素持放縱主義。任其自由。蓋男女愛慕。頗足以快心意。而強身體。況妙齡少女。豈蔻含葩。二八俊俏。桃靨杏眼。顏如浣雪。餐霞愛之者。必非一人。競爭乃有進步。物之公理。適者生存。競爭之結果。故取悅婦女者。必思有以適婦女者。互相競崖岸。鬪心思。是智巧必銳進也。若兩情既浹。則如芥投磁。如乳滴水。其快樂可知。快樂為康健之母。身體豈有不強者乎。故男子婚聚之後。每一星期中。最少三日。當全拋棄其家室之念。置身於女社會中。任其為游蜂浪蝶。而不加禁止。此固非一般妬婦所能知也。

擬女拆白黨章程

懶僧

聞之。天地也。乾坤也。陰陽也。夫婦也。男女也。皆所謂道。並行而不相倍者。也是故。有天必有地。有乾必有坤。有陰必有陽。有夫必有婦。有男必有女。方今男女平權。此義蓋顯。上海一隅之地。五方雜處。居民之多。號稱百數十萬。此來彼往。商務咸集。市廛怨女。癡男。缺陷難平。恨海婆羅門。多妻主義。如夫人列屋。相居牽率。老夫亦既疲於奔命。均沾利益。劇憐欲罷不能。寒窗寂寞之中。坐送無聊歲月。且枕衾之地。何來如意。郎君所由。實命不猶。今世傷心活守。寡非必甘心。出醜請公。暫作死鳥龜。於是鬚眉男子。結歡巾幗。佳人創設公司。陰聯同志。數年以來。營業之盛。名譽之隆。凡曾經上海者。無不知此。間有拆白黨一流人。物專一。以吊膀子。軋餅頭。結線頭。租小房子。開方便門。為彼黨之維。一手段。維一目的。於是財也。人也。名



也舉而歸之於堂堂黨人於是愛黨人者爲一流惡黨人者爲一流而黨人爲方便女子起見雖當世之人若何痛罵若何懲辦黨人之熱心毅力迄不少衰彼黨辦事之通神於此可見一斑內地女子至有愛慕黨人假設他事端來上海赴巫山雲雨來會楚襄王者蓋實事求是所以得有今日耳本女士向曾結識彼中某某黨員見其招待之善體貼之周心焉感之問其營業之盛聲氣之廣心焉驚之因思上海營業自由著爲成例而男子所營之業女子無不可以營之凡百營業在能留心變化耳今男拆白黨既招待之善體貼之周如彼營業之廣聲氣之盛如此我同胞姊妹其亦有聞之而怦怦然心動者乎如其然也誠宜投袂而起聞聲相應急起直追組織一女拆白黨機關部徐圖進行以吊膀子軋姘頭結線頭租小房子開方便門爲我黨之維一手段惟一目的於是財也人也名也舉而歸之於我黨之人吾知我黨將來發達之盛必有大過乎該黨者誠以上海居民之多男多於女而且凡爲男子皆手握商權富厚者占其多數我黨誠宜悉心行事安見名譽之隆進益之多不遠駕該黨而上之歟并擬章程惟希芳鑒

一因上海地方雖向來不少男子銷魂之地然皆喧囂惡俗未能風雅宜人具高尚優美之致故一般公子王孫達宦顯宦不易迷魂是以本黨召集同志慎選人材研究進行方法務宜高其身價當令彼來就我勿使我去就彼自失身分所謂安排香餌釣金鰲是也

一本黨人材分爲甲乙丙三級甲等人材爲供上項公子王孫達宦顯宦之娛悅而設乙等供巨商丙等則供普通商人之消遣凡酸丁文士一概謝絕

一本黨普通衣服爲烏青建絨夾衫一襲爲因春秋可用氣候較長也

- 一。本。黨。有。寶。昌。觀。靜。安。寺。路。等。後。租。大。洋。房。數。所。外。國。木。器。全。間。大。餐。司。務。馬。車。夫。臨。時。雇。用。
- 一。本。黨。之。員。須。有。一。半。挂。名。學。校。者。作。女。學。生。妝。束。唱。歌。跳。舞。音。樂。須。各。精。通。一。門。
- 一。本。黨。之。員。須。嫻。中。外。音。律。有。二。種。以。上。能。彈。棋。畫。花。吟。詩。者。俾。列。甲。等。
- 一。本。黨。員。須。能。唱。中。國。大。小。曲。及。普。通。戲。曲。如。京。腔。崑。曲。等。
- 一。黨。員。如。不。能。精。通。一。藝。者。可。入。傳。習。所。學。習。之。惟。須。月。繳。學。費。
- 一。黨。員。天。足。纖。足。悉。聽。自。便。至。粧。飾。一。切。當。視。社。會。心。理。如。何。作。種。種。之。隨。時。變。易。
- 一。凡。黨。人。斫。斧。頭。時。須。審。度。再。三。方。始。下。手。自。己。尤。須。落。落。大。方。使。能。不。知。不。覺。踴。躍。輸。將。
- 一。本。黨。恐。有。同。道。男。拆。白。黨。誤。來。嘗。試。則。呼。哎。啊。二。字。口。號。使。彼。知。而。自。退。
- 一。凡。投。身。本。黨。者。入。黨。之。費。甲。等。輸。三。百。元。乙。等。二。百。元。丙。等。一。百。元。
- 一。本。黨。紅。利。每。月。一。小。分。每。季。一。大。分。惟。須。多。存。堆。金。以。為。置。備。各。物。基。本。
- 一。遇。有。吝。嗇。之。徒。或。思。於。此。中。措。油。者。倫。及。早。覺。察。自。當。好。言。遣。去。若。不。知。而。已。誤。上。彼。當。不。可。不。以。仙。人。跳。之。手。段。對。付。之。故。須。特。約。下。等。流。氓。作。為。臨。時。牙。爪。
- 一。本。黨。遇。有。殷。實。老。寡。得。薦。之。男。黨。或。男。黨。遇。有。殷。實。戶。頭。亦。宜。薦。之。我。黨。兩。得。交。換。之。益。
- 一。有。時。遇。殷。實。老。寡。以。為。讓。人。可。惜。則。黨。人。可。以。權。作。男。裝。誘。令。上。手。然。後。再。請。助。手。猶。之。男。黨。有。時。且。化。身。變。童。獻。之。以。臀。也。

譯

林

大錯涂

# 德華新字典

## 預約

德之武備工業電氣醫藥及一切科學機械製造向稱世界冠而為各國所取法其國勢之強亦胥本于是吾國有識之士比來亦欲效法其長以圖自強故近年研究德文之衆駸駸乎幾與英文並盛惟德文之書譯成者尙鮮非若英籍之充汗而足備學子之涉獵也然尤以字典之需要為最渴本館有鑒于此因倩長沙賓君步程重編德華新字典一書餘姚邵志千君復為增補

之其蒐羅之富毋待贅言而于文法一層詳加釋証尤為他字典所無如名字之的座及多數不規則動字表

前置字及名字代名字靜字動字等等曲法變化無不詳備并於普通單字外增入醫學工學等專門新字各數千言另列部類以便檢查實為近今最新最完善之德文字典刻已趕前付印每部精裝一厚冊定價二元八角茲為便利學者起見先廉價發售預約券每部減收半價洋一元四角購券時祇須先付四角餘至七月底取書時繳足以表優待而答 惠顧之雅云

五車韻府

精裝二冊定價洋二元

中西四書

精裝一冊定價洋二元五角

德文初階

印刷中

德文進階

印刷中



### 波蘭新婚之陋俗

波蘭婦人賈詔履僑居美國編舍尼省比哇科埠。近與某男子結婚甫三日而病甚。其故以波蘭舊俗。凡爲新婦者。例必跳舞。每跳舞一次。可得銀一元。此三日中賈應跳舞之請。凡二百九十三次。不勝其勞。竟至臥病幾殆。波蘭政府亦擬革除其弊俗云。

### 俄國女子之求婚

俄國厄刻令地方。其俗婚制。女子有完全自由。可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逕行之。凡女子悅一男子。欲與之訂終身之約。卽親往其家。自述其家世。及與彼契慕之愛情。設彼此之意。能相吻合者。卽訂結婚約。成爲夫婦。若男子不當意。則女仍留宿其家不去。必和顏悅色。多方獻媚。以冀男子之一顧。甚有歷數年之久。尙未竭其取媚之手段者。惟男子不得以女子求婚之擾。而施凌辱之舉動。如男子決不稱意。其趨避之策。則寄居他處。俟女去。乃歸。

## 羅馬尼亞之婚禮

羅馬尼亞巴爾幹諸小國之一也。美國地理雜誌載其國中婚俗云。舉行婚禮時。有賽馬一舉。爲儀式中不可缺少之一節。其法從男女兩家親族中。選善騎者數人。賽跑以決勝負。勝者來賓均擲以花果。以表歡祝。國中因有諺曰。逢有婚禮舉行。馬當預爲之哭泣三日云。

## 軍人生子奇聞

西比利亞後貝加爾省內。所容德奧土俘虜有六萬七千人之多。道利亞一萬二千。內有二俘虜軍人。各生一子。此事發生後。軍醫檢得確係妙齡女子男裝從軍。當命該二人另移他室。以有此事。故俄官乃更將一萬二千人之德國俘虜。一一檢查其身。不料又發見女子二十五人。又聞某處之德國俘虜中有八人。決不入浴。如檢查之。當亦爲男裝女子也。

## 爲夫人犯法

大阪每日新聞。俄京通信云。五月三日。俄京警視廳臨時召集警察。當時警察隊長。尙不知何故。及率警馳抵目的地。卽前陸軍大臣斯荷里羅夫大將之私邸也。大將見警察及檢事長等多人。蜂擁而至。頗爲驚詫。檢事將執行狀示之。且云君係重大之國事犯。於是卽刻搜索其宅。搜索後。檢事長分別審問大將與大將之夫人。大將表面上尙沈靜詳細。辨明檢事長之質問。且起立拜聽檢事朗讀豫審執行之勅令。大將夫人則異常憤激。殆無自抑之力。當檢事審問時。夫人答云。余夫何罪而陷於敵人之手云云。言時。啜泣不已。審問終時。檢事長云。余受皇帝之命。逮捕閣下。此時大將。殆意外自失。暫不能言。良久。乃向檢

事長叩頭云。余以服從法律之嚴峻。命令爲余義務。當將余身委於閣下之手。聲嘶且慄。於是大將服佩劍乘護送自動車。至亞歷塞半月堡壘。城塞司令官將大將之佩劍取去。亞歷塞半月堡者爲最古之監獄。其中自亞歷塞皇子以下著名人物。囚於獄者不少。中庭有菩提林擒等樹。大將所犯之罪爲收賄及爲德探等罪。其事出人意外。大將未入獄時。先請檢察長請閣僚爲證人。故下次之審查。當請前首相重大哥哥維奢夫伯爵前商相芝瑪瑟夫前陸相波里瓦羅夫等爲證人。犯罪之動機。爲彼之夫人。於搜索家宅時。押收之書件內。有大將夫婦之日記。其中有一節云。余今日在將校俱樂部用晚膳。僅費七十五哥比。所以汲汲如此節約者。皆爲余婦而貯蓄也云云。觀此則彼所犯收賄罪及爲德探罪。皆爲夫人而起。甚爲明瞭。彼夫婦二人在冀愛布結婚時之媒人。卽爲奧國間諜。而在夫人之周圍者。多於去春被槍斃矣。去春大將遊極東時。余曾報告其東游目的。非軍事上之使命。亦非外交上之問題。其實不欲在議會列席。而欲臨時謀利。此皆爲其夫人之故。惟大將善辯。深得俄皇信任。去春辭職後。俄皇召入宮內。賜以種種物件。其後大將夫人以俄皇之親筆書翰示其友。力辯夫之冤罪云。

### 英國從軍之女子

歐洲交戰以來。倫敦報名服軍役之女子。共有三萬三千人。

### 英倫女警

昨日倫敦各政社。及他團體代表。往內務部。陳訴女子警員有裨社會。請普爲增設。并明訂法律專條。當時係由該部次官兼下院代議士伊立詹歷夫 Ellis Gairdner 氏。出而招待。一時辯論之語。爲僉壬視線

所注射。曼克林 Maclean 氏首謂女子視察員。在實業一方面。竭其義務於各製造廠所。已見矢勤矢慎。成效卓著。援此以例女警。必有同等之價值。阿林 Allen 氏則云。婦人孺子之違法。追取口供。是女警辦理周密。甚至至干冒不道德之事。偵查之責。併可劃歸。寧非特別之便利乎。且女子身著制服。有莊嚴之觀。亦示人以不可侵犯。於時座上。一致喝采。戲姆司過鳥 Games Gow 氏復歷數職務多端。其中最關風化者。爲暮天月夜花陰草地。墮名敗國之防閑。凡一般巡士志慮所不及者。若用女子偵查。無不可彌其缺憾。

### 美國婦人選舉之運動

婦人選舉運動。以加州爲最烈。自有政黨史以來。未嘗有也。如亨利愷威廉夫人。腓烈特里夫人。里吉門夫人。現推爲副知事候補者。無論矣。卽上下兩院議員。及其他一切官吏之候補者。多以婦人爲多。婦人之政黨。相繼成立。亦誠能發表政見。堂堂正正。與敵黨相爭難。可謂奇矣。

### 女優傷耳

美國女優比維雅麗基者。近今美國著名之麗人也。論者恆以神女稱之。則其風華婉媚。傾倒一時之概。亦可想而知矣。前在紐約市中。忽遭自動車擦傷之險。左耳破血。左足踝際亦血殷羅襪焉。嗣該女伶對於自動車主。要求損害賠償金額二萬元。始克結局。刻有美京某新聞記者。關於斯節。特訪該女伶質問之云。卿不幸傷耳。故要求二萬元之償金。倘不幸傷及鼻頰唇齒等處。將更要求何額耶。該女伶莞然答云。儂此次耳部所受之傷痕。不過暫時。卽可望痊。故僅要求如許耳。設使此傷永久不痊。則或將要求賠



償金爲二十萬元。亦未可定也。婦人兩耳。素來多隱於鬢雲以內。尙非重要部分。較毛髮目頰鼻唇等處。顯然可親者。猶屬微末。苟傷及斯等部分。則殆矣。考婦人第一愛護者。厥惟頭上如雲之髮。假使毛髮虧損。總少亦須要求償金二萬五千元。面部最重要者。惟鼻。倘傷及鼻際。則須要求二十萬元不止。儂此次受傷之踝部。不過出血而已。故不須賠償。苟傷而成跛足焉。則六萬元之要求。竊料亦屬正當手續也。儂輩婦人。最貴者首推唇齒。實尤較毛髮爲重。若唇際損破。而接吻之價值失矣。堂堂鬚眉丈夫。孰肯與屈唇露齒之女子接吻乎。故如儂輩唇際受傷。殆勿論如何巨額金錢。亦不能償補矣。禿頭婦人與缺齒老嫗。均屬美顏之極重遺憾。儂若傷及齒牙。當要求二百萬元之償金矣。如前所述。傷及髮部。既要求二萬五千元矣。倘不幸傷及頭腦。惟要求二千元。卽爲滿足。何言之。蓋婦人外表實重於內部也。腦髓健強。不過推爲賢明婦人。然使顏醜醜惡不堪。縱性質賢明。竊恐人將見而却走耳。與其尊重腦髓。仍不若愛護頭皮。世間不愛美麗。惟希賢德之婦人。儂聞其語。究未親其人也。云云。

### 巴黎美人之問題

巴黎之婦人。社會好時妝。競修飾。雖有一部分人。退居鄉野。治其生產。而寓居巴黎城中。以宴會遊戲爲生活者。仍不在少數。且此輩婦人之間。情逸致煞。是可人。先是半月以前。美國報紙評論巴黎美人。以女優羅雪梨爲第一。巴黎一般婦人。大爲不平。但此之不平。初非挾有階級之見。以女優不能與貴婦女相提并論。實以此輩中有自炫其美於羅雪梨者。故雖當此戎馬倉皇之秋。彼輩乃於報端登反對美報所主張之辭。連篇累牘。而不絕。同時又有某女優名娜麗者。亦巴黎城中之尤物。其對人云。羅雪梨誠美。特

在法京而論。則其去國色之程度。尙不可以道里計。若羅雪梨以絕美稱。巴黎之名婦人稱絕美者。恐尙不止三五也。此說一出。巴黎城中之好事者。特以此事懸爲問題。徵求答案。宛如吾國文人之開花榜。其發狂之狀。誠令人失笑不止也。題爲（孰爲巴黎之至美者）。一時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有稱某夫人者。有稱某小姐者。平心而論。巴黎之婦女。妝飾大奇。以新相尙。故各有特長。而大要爲服飾所掩。故美之真相不可得焉。男爵吉南圖氏評論此事。謂巴黎之美人。當推拿破崙第三時代之加士丁良子爵夫人。近時則萬人爭購其肖像之吉夫人。亦可入選。特去子爵夫人遠矣。又有著名畫師名尤曼者。爲調和派之領袖。謂巴黎婦人。皆可曰美。其有以孰爲最美相詢者。其人必不知巴黎。且不知巴黎之婦人。社會者也。其爲說。殆有以巴黎美人。籠罩世界羣美之意。是未免近於浮誇。然而閨闈痛哭。方招雄鬼之魂。顧乃裙屐風流。不減平章之興。人生哀樂之觀感。何其不同也。

### 美京耶爾大學校之新禁令

美國大學生徒。近年以來。組織演劇之風極盛。或值學校紀念嘉辰。或逢國家特別祭日。或在冬春假期之中。大都扮演戲劇。粉墨登場。舉凡古代典文。近時事跡。莫不鉤心鬥趣。編組新奇。而開演於舞台之上。興高采烈。頗博社會歡迎。然其劇中人員。既均屬學生。則有時裝扮鬚眉丈夫。亦有時化粧閨閣淑媛。固屬一定之理。惟登場之時。英雄壯士。定須志氣軒昂。麗女名媛。亦須丰姿婀娜。始克闡發劇理。窮致極妍。而學生之扮演女角者。與其人之性質。實有大關係在焉。因此美京耶爾大學校。近已頒布教令。嚴禁學生演劇之裝扮女角者。不準繼續扮演一年。通知大學觀劇協會。懸爲特禁焉。此種禁令發生後。一時諸

生頗騰抗議。然據耶爾大學校心理學教師發表之意見。略謂劇組中善演女角者流。自必永久燕釵紅粉。而後登場。究其結果。則此等生徒。因注重模仿婦女身段。致使平居雖在舞場以外。亦必努力仿效。或舉步。或支頤。或美目流盼。或發言輕俏。凡此種種。靡不刻縈懷抱。迨至習慣成自然。必至執事紆遲。酷類女性。而英姿特立之學界青年。其志趣意識。遂不知不覺而日趨於柔弱矣。考吾人特有之習性。幼時固不待言。即在二十歲至三十歲之間。其言談舉動之習染。亦頗易於改變。況美國青年入大學者。多屬十六歲至二十歲之時。其習性改變。正在危險時代耶。不但男子如是。即美國女子大學。亦盛行演劇風習。其劇幕之男角。係使健碩女子充之。觀其習久者。流舉止神情。儼然丈夫氣概。即其例也。試觀美觀商店中專售女帽鋪面所雇之店員等。雖屬男子。然察其言談態度。柔婉弱靡。酷肖婦人。蓋此等店員。終年與婦女購物者。交易酬答。故亦習染於不自覺耳。

瀏覽各報譯闡擇其新奇可喜者彙登於左。未始非采風問俗之一得也。 編者識

藥 新 紹 介

近日日本埠英大馬路維新里科學藥社新出之玉容露一種。爲番禺翁女士所製。消滅斑點。嬌美容顏。女界同聲稱誦。購者日不暇給。其梅毒預防藥紙。白濁注入藥水。爲該局主人陳善明醫士所發明。歷行試驗。功效神奇。未患者不憂傳染。已患者立致痊愈。花柳之病。從此一掃而盡。又有萬應救急保安藥水。參酌中西貴重藥品。化合成此。實能起死回生。爲夏令必備之要品。記者因泚筆而介紹之。

譚

以數

王鼎書局

告廣館書圖華中  
作傑之生我虛天

自由花彈詞

是編亦天虛我生叢藁之一按天虛我  
生所著小說已一百二十七種而彈詞  
則僅兩種此其一也選聲鍊句一筆不  
苟足爲閨閣中學詩之津梁而其中結  
構尤復變幻離奇寫景寫情無不窮妍  
絕緻全書凡二十卷實兼言情偵探社  
會滑稽數種體裁洵爲新小說中別開  
生面者現已印成單本定價三角又玉  
田恨史一冊定價二角間諜生涯一冊  
定價三角

## 粵香館隨筆

香山李錦襄綺仙

## 陳仁嬌

唐陳仁嬌。漢廷尉臨之後也。父玘母鄧。名之曰安。自以仁嬌爲字。幼慧絕粒。身輕如羽。嘗夢爲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至八月十五丙夜。忽有神仙數百。從空拾之。仁嬌飄飄然隨衆。謁帝居。遂掌蓬萊紫虛洞天。歸而能飛。至龍塘潭峽中。與羣仙共戲。釣於潭。魚皆不腥。可近。呼鶴下啄之。笑以爲樂。有儔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相與飛至深井。踏石而歌。明月漁人見之。須臾凌空而去。石上留履痕焉。人號其地爲仙女澳。宋元祐中。兩降廣州進士黃洞家。經略使蔣之奇傳其事。

## 顏待月

顏初元。字待月。號瀟溪女史。母夢絳雪而生。生而慧。年十九。遽白樂天。長於詩。得唱隨之樂。後爲其妾。小蠻樊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云。『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兩臂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因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中。臨沒曰。白尚書已爲海山院主。先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整衣端坐而化。

## 馬待郎

馬南寶。香邑沙涌人。世殷富。讀書好義。尤工詩。宋景炎二年。端宗自潮州之淺灣航海避敵。過邑境。南寶

獻粟千石餉軍。勅召拜工部侍郎。時帝爲元師所迫。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暫幸南竇家。南竇竭力保衛。元人無知者。嗣帝復駐淺灣。未至。元兵來襲。帝遂退保秀山。遇風幾溺。驚悸成疾。崩於化州之砲洲。衛王昺卽位。南竇赴之。會病阻。宋亡。南竇逃匿。已而陳宜中奉帝昺猶在占城。遂卽起兵運糧。往迎車駕。爲元人所執。不屈死。嘗作詩曰：『翔龍宮殿已蓬飄。此日傷心萬國朝。目擊匡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黃屋匡扶事已非。遺黎空自淚沾衣。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暹一少微。』楚楚哀音。無限亡國沈痛。然明開史局。不爲之立傳。豈以流轉播遷之際。無可攷信歟。

### 曹妙清

元曹妙清女士。錢塘人。善鼓琴。工詩章。三十未嫁。風操卓如也。其西湖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嗚呼。世尙權利。風俗日偷。間有澹泊明志。高尚純潔者。蓋鮮。女士立身如是。非所謂蟬蛻穢濁者乎。

### 二曲之母

彭孺人明李烈士信吾之婦。二曲中孚之母也。負節義。善家教。崇禎壬子。督師汪喬討賊。信吾以武壯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信吾死後。彭孺人葬其齒曰齒塚）與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中孚爲念。當是時。中孚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師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中孚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



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值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其子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中孚已蠹解文義。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而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其教中孚甚遠。大里巷間聞而哂之。乃中孚果能自拔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爲關中大儒。後孺人以乙巳之歲卒。合葬於齒塚。聞蓋屋縣有彭孺人祠云。

### 瑤臺第一妃

徐姬。慧而麗。爲張士誠瑤臺第一妃。張性殘暴。失敗後。憤甚。將所聚美人珍寶。付之一炬。徐姬知不免。乘離觴訣別時。偕一老嫗。挾珍奇而逝。過秦伯之唐莊。日莫曠野無人。棲遲靡定。于間遙見一屋。欲就宿。至則屋主鄒氏寡婦也。嫗告以故。婦曰。吾兒年二十。家貧未婚。若能爲吾兒婦。則可相庇。不然。當速去。無爲我累。姬不得已而諾之。然有娠已三月。後生子。冒鄒姓。以母資起家。姬晚年置大宅。號徐堂。

### 蓮兒

蓮兒。吳三桂之寵妃也。年方二八。姿色嫣然。工於詩。留侍吳。寵幸方之陳圓圓。盛夏之際。曾侍三桂遊荷池。練裳縞袂。持白簾立九曲欄干上。艷麗動人。遠望之一。若出水芙蓉也者。吳敗。蓮兒爲趙良棟部所執。未幾卽死。而其絕命詞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之句。才華質麗。恐又非圓圓所可幾及也。

### 粵嶽山人

黃培芳。字香石。世居穗城泰泉舊里。籍隸香邑。明黃文裕公九世孫也。性介。洋商盧文錦祀鄉賢。先生首攻之。盧子弟遺重金。拒之。道光季年。洋烟流毒海內。值林文忠公督粵。禁令森嚴。適荔枝山黃友邦載穀。

至江門販賣。爲汎弁私藏土烟。插贓陷害。勒索不遂。解至省。讞定入獄。時某巡撫爲先生高足。請其代陳文忠公。寃始白。殺弁以申法紀。輿論快焉。先生嘗六上羅浮。謂羅浮粵望也。可名粵嶽。因自號粵嶽山人。築粵嶽祠於絕頂。以觀日出。其宗族多居穗城。因二藩入粵。死干戈者甚衆。英兵以鴉片之役攻廣州。砲焚拱北樓。文裕公所藏書板。盡付一炬。訖咸豐甲寅。陳金鋼諸綠林紛起。先生鑑於前車。與族人遷居邑之荔枝山下。練鄉兵。衛桑梓。同治三年。復回羊城。停舟匡山。拜慈元殿。大忠祠。謁楊太妃陵。憑弔遺跡。讀白沙諸賢碑記。不勝今昔存亡之感。遂題弔古詩於壁。有『孤舟母子存天命。一角山河尙宋朝』之句。年八十二卒。著述甚富。有嶺南五子之譽。

### 十硯老人

永福黃莘田大令。晚號十硯老人。倜儻風流。縱情詩酒。曾宰粵東四會縣。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解組日。卽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旌其舟以行。黃仍以曹參自詡也。生平尤嗜古硯。喜蓄雛姬。顏所居曰十硯齋。有雛姬十人。各使懷一硯。夜則抱硯而寢。謂硯襲陰氣。故常溫潤如玉也。晚著有秋江香草箋等集。菁葱茗菑。絕世丰神。而其悼亡詩曰『井桃剛對汝粧臺。笑指高梢兩朶開。開到全時卿不見。雙枝折供總帷來。』又『教星替月。傍餘明。葛藟無因得再縈。每抱衾裯。沾一淚。江沱江汜。不勝情。』一往情深。纏綿悱惻。黃氏亦情之至者乎。

### 黃月山

黃照文。字月山。香石次子也。嗜山水。喜吟咏。讀書詞林。一夕瞥見一女子。自云有仙緣。若纏綿者久之。語

其幼妹曰。吾當以某日去。一日晝寢弗興。家人視之。則整衣端臥逝矣。時嘉慶庚辰六月二十八日也。啓衣得詩。詩曰。『上帝徵書至。丹成拜使還。一從乘鶴去。何日到人間。澹蕩眞吾輩。勞塵有幾間。煙波江上路。縹渺入蓬山。』末署云。月山沐浴更衣而逝。時年十八。張維屏聽松廬文集內著有月山遺草。氣格老蒼。世比之華亭夏存古云。

### 妙聯解頤

妓有以馬掌名者。人多奇之。故有贈之以聯云。『馬上琵琶千古恨。掌中歌舞一身輕。』聲色形容盡致。武則天廟有集唐人句一聯云。『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工穩恰當。堪稱絕筆。濟南北門外有土地廟。內有兩聯云。『唉。那日放炮。哦。他們過年。』莫謂我二老無靈。若不燒香試試。既爲你一方保障。且來許愿看看。』可謂詼諧有趣。關帝廟聯最多。惟有一聯云。史官目之曰。矜誤矣。視吳魏諸邦。原同豎子。後世尊之爲帝。敢乎論春秋大義。仍是漢臣。頗稱特別。讀之令人首肯。

### 然脂集之誤引

清王士禛嘗欲輯古今閨閣之文爲一書。名然脂集。取徐陵玉臺新吟序然脂暝寫之語爲名。然陵所選乃艷歌。非女士詩。士禛蓋誤引也。其弟士禛書其年譜後曰。先生著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目初就。蓋爲之而未成。僅存例十條而已。隋志有婦人集。其書不傳。明以來。選本至夥。猥雜殊甚。士禛此書較之。差有條理。故亦足爲詩評之一例也。

### 賢母良妻屬一人

陳芳。香邑人家貧甚。嘗數日不舉火。冬月亦着單衣。曾自語曰。『昂藏七尺。不能庇妻子。尙欲靦然人面。立人世耶。』已而復自慰曰。窮得痛快淋漓。有如今日。試問蒼天能餓死我否。其妻日惟抱子相戲以慰之。無怨言。未幾。得友人帶赴檀島僱工。動作善謀。不甘年。竟獲重資。時其子磨虞方髫齡。聰慧喜讀。芳知世界趨於商戰。函妻令子習英文。虞承母命。苦自刻勵。迄芳歸。虞充洋行買辦。居然一商界之健將矣。芳喜甚。營巨宅。役婢僕。飲食則窮極珍饈。一日。虞歸侍母膳。母索厨竈下餐。家人怪之。母食已。謂之曰。吾家素貧。昔日思此不易獲。今驟富。敢忘舊日景况乎。芳與磨虞爲之下淚。然磨虞性慈孝。嘗語人曰。天賦我以財。我不善用之。異日必有爲我揮盡者。何如及身博施濟衆耶。故凡社會公益。莫不解囊輸助。民國肇興。並施財以紓國難。人咸以慈善家目之。或有感其德義者。磨虞則曰。吾母之教也。東哲云。家有賢母。乃有賢國民。其是之謂乎。

### 思明社演孔論

清末。漢族抱黍離之痛者。乃設思明社於澳門。提倡三民主義。曾於素王降生日。集生徒數百人演說。社長區繼芬先登壇。闡明孔聖真理。一由曾子子思而傳之。孟子孟子乃暢伸民權。一由子夏田子方而傳之。莊子莊子痛詆君主。是孔子的真道理。其所謂三綱之誣詞。不過荀子之僞說。白虎經論大言炎炎。真說始立。致歷代相傳二千年來之政。多爲暴政。二千年來之學。多屬僞學。朝鮮人所謂讀宋儒義理之書。卽是人間地獄云云。

## 香豔詩話

莊紱秋

白樂天有簡簡吟。其詞曰。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粧。十二抽針能繡裳。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簡簡之名甚雅。古人有紅紅舉舉。惜惜師師。小小圓圓。盈盈盼盼。均以疊字。雙聲益增豔冶。以視今之曲院中人。擇名不雅。無病呻吟。爲較勝矣。

琵琶行序言元和十年。樂天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云云。噫。倡女旣已從良。爲商人婦。則樂天於彼。不能無嫌疑之迹。乃荒江月落。移船相見。人闌夜靜。絮語喁喁。以樂天之疏狂。商婦之脫略。方爲才子佳人。留此一段情話。否則以儉父出之。鮮不疑有踰閑之累。余嘗獨宿旅邸。危樓蠹霄。電炬如晝。忽聞隔牆絃管。其聲淒切。起而問之。則一半老之徐娘。亦羅敷有夫者。以俟江上潮汛。沈滯旅廬。寒夜月淒。勉而作歌。邀余相晤。追述身世。悵然淚下。殆不勝情。僕本恨人。偶逢韻事。長談至曉。女鬟隨侍。藉作監視之人。不假坐懷之懼。其脫略爲可喜。而疎放則不敢也。

上年除夕。余閱董小宛考。小宛於乙酉歲撰奩豔。後爲顧夫人媚借閱。與龔奉常極贊其妙。又吳詩集覽

引辟疆蘭言云辛丑夏余滯邗上時閨中有小姬扣扣寄小箋云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離思余歸戲詢曰那得此好句答曰選賦見紅蘭之受露我僅翦卻一紅字耳慧語巧思名雋無兩

余以恨人閒居申浦沈愁積痼索處寡懽念紫玉之飄烟惜落紅之成陣夜闌更斷憂從中來因取王次回疑雲集中雋語錄之以自排遣今之善作綺語者厥推樊樊山先生樊山身無姬侍蕭然物外而體物之工言情之婉並世少雙余則懼少離多情痴意瘳眼前之空花泡影既無解於生初過來之綺障愁絲復沈綿於未了既念身世並自傷也永夕無眠書此遣恨筆枯墨凍所不敢辭

次回先生詞日記泛木蘭舟紅板橋頭玉簫聲裏認粧樓道怯新寒備未起猶倚香篝梁燕語啁啾漫上簾鉤楊花撩亂似春愁花是東風吹得去吹得愁不(調寄浪淘沙) 又詞曰一自衾鴛分後笑問孤眠

慣否不奈汗珠何濕金詞今夜蕉窗風雨贏得秋涼如許難道不關心尙沈吟(調寄昭君怨)窗前偷覷帳前低喚燈前私語東風響簷鐵莫驚他鸚鵡沈水香濃花欲舞依依畫屏深處千金此良夜悔從前辜負(調寄憶少年) 又詞曰邂逅花前見玉人嫣然一笑歛紅巾兜鞵欲去又回身閒理管絃防姊覺倦

拈針綫怕娘嗔近來消瘦太無因(調寄浣溪沙) 又詞曰窗曲花迷簾深香裊瑤階月靜無聲鸚鵡低

呼鈿車迎到傾城奉衣一笑勝常罷酌金尊纖手盈盈遞芬芳扇蝶雙飛院本簽名分明豔竹哀絲外有腰欵舞燕喉轉啼鶯木石吳兒者番陸惹閒情春風紅豆開還落只相思拚了今生盼護樓鼓角休催長是三更(調寄高陽臺) 又詞曰碧暈羞眉紅迴笑鬢姓名早注鴛鴦牒相逢約在牡丹時看看又到天中節縹緲巫雲迷離湖月何時打槳迎桃葉東風吹徹護花鈴幾回錯認弓弓屨(調寄踏莎行) 又詞

日。去。時。節。海棠。開。後。來。時。節。也。海棠。開。後。小。別。經。年。何。曾。展。雙。眉。皺。猜。不。到。今。夜。重。攜。手。嬌。模。樣。還。似。舊。只。梨。渦。略。似。前。番。瘦。喁。喁。細。語。家。常。事。街。鼓。動。已。將。曉。時。候。睡。猶。未。忍。坐。也。難。久。且。盡。燈。前。餘。酒。笑。挽。鴛。鴦。袖。調。寄。婆。羅。門。令。殆。非。深。於。情。者。不。能。道。其。隻。字。

古人之譽美人者曰煙視媚行又曰霧鬢風鬟須玩烟字媚字之雅致及霧字風字之體態（古人亦有句曰念奴眼色媚人可以類推）

王澤山孝廉有撰花品四十八首其尖利一首曰姑惡聲聲黃昏獨自眼中之丁肉中之刺寸寸蓮花紅纖翠仄訴盡閒愁春風百舌鳳子釵頭收香倒掛碧玉小家短狐影射嬌婉一首曰香喘微微午慵花睡風漾晴絲裊空仍墜半响抬身腰支無主釵溜枕邊阿侯索乳繡被一堆柔荑難舉約伴踏青商量晴雨秀媚一首曰短髮齊眉黛鬟低彈小立憑肩香蘭一朵嬌波流盼半額鴉黃喁喁花底故故佯耶豈惹枝頭春風十五乳燕雛鶯有人憐汝姚冶一首曰繡榻橫陳破瓜年紀情思昏昏奈何滋味顧影生憐韶顏穉齒提金縷鞋低鬟嚙指飄烟抱月頰暈紅潮歡來十索客過三挑豐美一首曰頰膩鵝黃膚凝熊白滿口紅霞玉魚肉熱銀屏金屋澹澹蘭湯藕彎難褪條脫一雙棠重垂烟梅肥壓雪簧煖笙清竹不如肉瘦削一首曰種斷腸花摘相思子兀坐燈前影薄於紙病榻苔青淚痕瀉竹殘雨瀟瀟春寒到骨杜鵑花下綠慘紅愁濃歡豔福他生再修溫柔一首曰獸炭香銷薰籠夜半綠毫卷舒花酥欲旋蜃窗日影絳雪春融畫鴛衫子煙草茸茸棠睡春酣曹騰未起斜枕紅氍半衾粉雨非深於情者不能道其隻字

余年十五六時得徐琴仙校書小影視爲拱璧曾有題詞綺昵風華不堪偏視琴仙雙趺峭如菱角爲其

第

十

二

期

姑所慮。恒淚潄潄滿面。暇嘗說書於郡城之鳳來儀茶館。乃姑房老年華一裙一衫。如老樹著花。簡鍊名貴。琴仙髮初覆額。丰致殊佳。每當棗花陰下。置酒評書。犬吠聲。客來不速。殊覺清談。疊疊終日。無倦容也。余曾有詩曰。內家裝束太真嬌。一樣丰姿別樣饒。鳳鳥不來人獨去。傷心往事說前朝。房老風裁舊典型。寒山日落暮雲青。開天舊恨無須記。垂白秋娘酒乍醒。

余年十九歲。赴禮闈春官試。道出申江。時有王珊寶校書者。稚齒韶齡。丰姿絕代。住南肇貴里。余偕王同年蘊齋往訪之。時余年甫及冠。於花叢之游。頗覺忸怩。王君固強之。珊寶以余係公車舉子。年齡未壯。極垂青眼。余當時殊無以慰其一眄。至今引爲憾事。曾有詩曰。絕代佳人窈窕姿。春寒欲雨夢醒時。重簾不捲。花魂顛愁煞。蕭郎筆一枝。樓閣沈沈綺障殘。春心日夜沸。潮湍驚鴻一顧橫。塘影如此年華不耐看。

常州有石富寶校書者。豔名噪甚。當光緒壬辰癸巳之交。石富寶在廟沿河設待合所。同人咸往訪之。置酒流連。琴尊瀟灑。時天水部郎贈以楹聯曰。疑是富金來白下。偶隨寶玉住紅樓。富金亦一名妓。事見周昀叔筆記。富寶同居有吳寶玉校書。肥腴而美。故及之。

同時有范靜蘭朱小素兩校書。范居孫府弄。圓姿替月。媚臉羞花。儼若大家閨秀。朱則嫁一富商。其母朱素卿工酬應。嫺酒政。余嘗詠以詩曰。蘭味氤氳一室聞。剪天檀麝氣如春。朱娘憔悴秋風老。幕府蕭條譜曲新。

又一日者。余過旅店已晚。詰旦拂蛛塵網。見有一詞曰。盈盈紅粉。簾入身。是驚鴻。名是輕紅。笑問蕭郎。可見容珊珊。玉骨嬌能舉。坐上薰籠立。上屏風。飛燕今宵在掌中。此係指北伎之闖店者而言。非身經北



道中人不能道其隻字細審之亦係樊山手筆也。

余有別墅在白克路望衡對宇悉爲巨商富室之眷每一出外珠光寶氣耀人眼簾余偕某姬厲此者二年於茲以赴京事迫乃改卜居址回想燕泥零落人面已非獸鏤雙鎖春光不再泥城橋之風花絮雨猶昔也一曲橫塘驚鴻絕影過此門者不免生崔護重來之感噫嘻。

某姬大去已三閱月矣雨中無事追念昔游不能去懷因記以詩曰恐是姮娥識小名背人偷喚許飛瓊（姬姓許）無端聽鼓應官去謫下蓬萊第幾星逝水韶華逐暮春傷心不獨息夫人蕭郎若問前生事破鏡重圓或有因落花飛絮晚涼天杏子衫輕別樣妍太息泥城橋畔望露華霜訊更纏綿藥裏茶鐺好護持三更樓昨夜眠遲似聞車響轉轉過應識伊人獨往時蓋紀實也。

余友姚古鳳同年工爲綺語曾有詩曰鄉音枕畔倍溫存片語能蘇欲絕魂紅燭未銷更漏永高高秋月正當門又曰纔散瓊筵隔畫簾五更樓上見明蟾莫羞蜥蜴銷紅印且向槐檀趁黑甜被底笑看驚蝶艷枕邊疑有臥龍潛上元玉液尋常事那抵華池一寸尖此詩鮮艷已極而詞意典雅樂而不淫誠姚君極得意之作也。

秋 燈 瑣 憶

秋芙以金盆搗戎葵葉汁雜以雲母之粉用紙拖染其色蔚綠雖澄心之製無以過之曾爲余錄西湖百詠惜爲郭季虎攜去季虎爲余顯秋林著書圖云詩成不用苦箋寫笑索蘭閨手細鈔卽指此也秋芙向不工書自游魏滋伯吳野山兩丈之門始學爲晉唐格惜病後目力較差不能常事筆墨然間作數字猶是秀媚可人夏夜苦熱秋芙約游理安甫出門雷聲殷殷狂飈疾作僕夫請迴車余以游興方熾強趣之行未及南屏而黑雲四垂山川暝合俄見白光如練出獨秀峯頂經天丈餘雨下如注乃止大松樹下雨霏更行覺竹風騷騷萬翠濃滴兩山如殘粧美人盛黛垂眉秀可餐食且觀且行不知衣袂之既濕也時月查開士主理安講席留飯伊蒲並以所繪白蓮畫幀見貽秋芙題詩其上有空到色香何有相若離文字豈能禪之句茶話既洽復由楊梅塢至石屋洞洞中亂石排拱几案儼然秋芙安琴磬燈鼓平沙落雁之曲歸雲潏然澗水互答此時相對幾忘我兩人猶生塵世間也俄而殘暑漸收暝烟四起迴車里許已月上蘇堤楊柳梢矣

## 滑稽叢話

吳興俞佳鈿女士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僧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我。隨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調謔篇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詞曰。汝是已死。我是未死。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調謔篇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調謔篇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僉曰。幾同洛浦之遊。有宋佳話

雲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某祖在大觀間。在上庠。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於此所題耳。莫卽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

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笑。行都紀事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遣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有布衣王亢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亢爲人深目高準。多髯。毳裘。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民。自相保聚。見亢以爲鹵也。執之。亢自辨數次。莫聽。則欲縛送州縣。亢不服。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斷吾左臂。或問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癢。衆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却掃篇

十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尙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尙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葫蘆。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尙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尙書聞者稱快。却掃篇

二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談兵騁辨。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幹事。大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爲對云。甄保義非真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異每誦之於廣坐。以爲笑談。揮麈餘話

期

魏達可朝奉。喜爲謔談。嘗云。李廷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盡然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遜齋閒覽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日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闔。義方咨嗟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笑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共話。遜齋閒覽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

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冷齋夜話

袁景文初甚貧。常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亦可謂善謔已。南濠詩話

王齊宗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手向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譏。只是會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訴。既退。詰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彥齡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怪。軒渠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春渚紀聞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侄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夢溪筆談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鬚。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老學菴筆記

第

十

二

期

紹興內晏有優人詐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某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郡王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張最多貲。故譏之。聞見錄

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問營妓之妍於師厚。師厚以王蕙趙芷對。德象云。趙芷非不佳。但面上顴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有無顴骨者。便是錢大王皇后也。少他那兩塊不得。軒渠錄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鉤鉅。同舍王侂公爲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四人合而爲一何耶。向曰。願聞之。公爲曰。君狀類黃幡。綽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懽。揮塵餘話

尤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監。延之爲太常。又同爲青宮官屬。皆善諧謔。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作對。曰。楊氏爲我誠齋。卽曰。尤物移人。此類甚多。無錫縣志

有數貴人游僧舍。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竹坡詩話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溼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當也。葦航紀談

張義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九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叉一點之墨。得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闈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齊東野語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汾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羣集。寓公王曜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王君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謔也。齊東野語

史丞相彌遠用事。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晏。有優一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與。改又一人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爲四科之首。尚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但鑽彌堅耳。曰。爾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見聞搜玉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剪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

更伶。竹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看他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享你也能享。癸辛雜識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座。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朗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座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齊東野語

嘉興總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污。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輟耕錄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灶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輟耕錄

至元間。太師丞相伯顏。專權靈政。貪惡無比。以罪左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於壁云。百千萬錠猶嫌少。塚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輟耕錄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參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爲笑。又有一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



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輟耕錄

代州壽甯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賣不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下。明年枯槁再茂。人目之爲脫殼楸。白皞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度人。續夷堅志

江西古喻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越陳持芝提舉江西日。蕭延飲。徧歷亭館。次觀其扁。至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洞。蕭爲不懌。釋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晏。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作譚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釋史

景清。侗儻尙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卽還書。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卽誦輟。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澤山雜記

夏忠靖公。永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甯寺中。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業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菽園雜記。

解學士縉與呂尙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曰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誑已也他日得一死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卽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嘗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誑如何嚼得這般多爲之哄然一笑九朝野紀

劉文靖諂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諂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賢奕篇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聞

臨川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不入館遂至不起翰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爲之闕然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客座新聞

予聞吾鄉吳原璧云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臉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面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客座新聞

今制東宮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

主靜曰。衆人皆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無以答。瑣綴錄

王忠肅公。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賢奕篇

陸式齋大參。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公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眉公見聞錄

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甯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客座新聞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猪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僉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爲口實。虎蒼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晒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眉公見聞錄

興甯鄉之寺頭。初其土人多以務本自殖。有某氏者。以彈棉花起家。久遂殷富。知浮慕文墨。造請名士。會作堂成。祝枝山爲題聯句云。三尺冰絃。彈夜月。一天飛絮。舞春風。其家甚愛重之。而不知其嘲己也。無錫

縣志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笑。足稱文談。見聞搜玉

唐皋在庠時。日以魁元自擬。累躡場屋。鄉人謂之曰。徽州好個唐皋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綵多。唐聞之。志益勵。嘗題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皋。何至是。連捷二魁。以狀元及第。明狀元事畧

吳擴。字子充。崑山人。嘉靖中。避倭亂。居金陵。愛秦淮一帶水。造長吟閣。居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腊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金陵人至今傳以爲笑云。列

朝詩集

王西樓磐。字鴻漸。善諧謔。嘉靖初。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酒。楊文襄。西樓下坐。空同傲不爲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聞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穆廟辰已間。海公瑞爲直隸巡撫。蔡國熙爲兵備。意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諷海。海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其詞甚奇。附記于後。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

惠提某籊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此不知何人筆。觀此亦足見里俗之一變云。眉公見聞錄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雪濤叢談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便是膏肓去體。相國爲之默然。甲乙剩言

錢夢皋爲一貫私人。最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國事。夢皋面發赤而去。明外史沈一貫傳

陸金卿太史。在館中。負才情。狎侮儕輩。時輸長姓蔡。同館有見桃作華者。爲對云。苑內桃初放。太史應聲云。堂上菜先生。蔡默然。知其侮也。鎮江府志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戲示譏也。嵩陽雜識

## 秋 鐘 瑣 憶

秋芙蓉繪牡丹。而下筆頗自矜重。嗣從老友楊渚白游。活色生香。遂入南田

之室。時同人中寓余草堂。及晨夕過從者。有錢文濤。費子苔。嚴問樵。焦仲梅

諸人。品葉評花。彌日不倦。既而錢去。楊死。焦嚴諸人。各歸故鄉。秋芙亦以鹽

米事煩。棄置筆墨。惟余紈扇一柄。猶爲諸人合畫之筆。精神意態。不減當年。

暇日觀之。不勝賓朋寥落之感。

## 續花底拾遺

序

夫使。焚。花。散。麝。參。空。外。之。情。禪。斷。玉。敲。釵。鑠。人。間。之。好。事。則。必。鉛。華。減。色。膏。沐。不。容。斬。姮。女。之。嬌。媿。坐。眞。如。之。枯。寂。胭脂。并。辱。一。任。紅。矜。楊。柳。臺。荒。空。教。綠。謔。何。以。茱。萸。夜。帳。傳。佳。話。之。風。流。豈。惹。春。窗。遣。深。閨。之。寂。寞。哉。吾。友。花。下。解。人。系。出。吳。中。本。來。個。儻。年。當。弱。冠。卽。著。風。騷。人。來。羣。玉。山。頭。家。住。莫。釐。峯。下。栽。培。紅。粉。有。小。杜。之。風。流。淪。落。青。衫。抒。江。州。之。感。慨。每。當。庭。花。春。媚。院。月。秋。明。文。窗。綺。閣。之。旁。紙。醉。春。濃。之。地。東。風。白。芷。吳。儂。載。曲。於。山。塘。良。夜。紅。燈。勝。侶。飛。觴。於。金。谷。紙。帳。夢。回。之。候。珠。簾。春。惱。之。天。往。往。帖。寄。深。情。書。編。艷。史。但。播。倩。影。卽。是。花。魂。偶。對。紅。粧。便。燒。蠟。燭。爲。愛。何。郎。旖。旎。樂。府。旁。徵。何。殊。公。瑾。綢。繆。曲。心。屢。顧。况。乎。寶。兒。愁。媚。甘。親。司。酒。之。勞。豈。待。弄。玉。聰。明。始。下。燒。香。之。拜。珮。環。隊。裏。體。會。必。深。女。子。行。中。見。聞。亦。確。彙。鏡。奩。之。寶。錄。訂。香。粉。之。春。秋。翡。翠。屏。前。深。深。護。玉。杜。鵑。花。下。暗。暗。傳。神。披。湘。軼。而。愁。態。流。搆。奇。想。而。美。人。出。此。續。花。底。拾。遺。書。所。由。作。也。若。夫。筆。削。妍。媿。品。評。風。月。摹。簾。中。之。窈。窕。傳。眼。角。之。手。神。最。銷。杜。牧。之。魂。釵。橫。半。股。試。擬。潘。妃。之。步。裙。掩。雙。鈎。西。子。病。容。捧。心。宛。轉。絳。仙。秀。色。畫。黛。彎。長。小。青。施。撲。粉。之。妝。飛。燕。作。迴。風。之。舞。旣。羨。碩。人。巧。笑。還。誇。杜。女。工。愁。圖。瘦。影。於。屏。風。月。應。妬。艷。助。嬌。姿。於。鈿。盒。花。亦。知。羞。偷。略。帶。愁。癡。已。使。王。昌。顛。倒。卽。偶。然。梳。裹。便。教。韓。椽。思。量。豈。惟。低。首。千。回。萬。呼。始。出。回。頭。一。笑。百。媚。齊。生。已。足。矜。彼。

妹之絕色哉。又或閨房繾綣。兒女嬌癡。綠珠當未嫁之年。碧玉正成人之候。紅櫻。題。題。冬。郎。猶。有。童。心。翠。袖。珊。珊。賈。氏。本。來。國。色。偶。縮。同。心。之。結。已。解。憐。伊。笑。拈。並。蒂。之。花。何。妨。贈。汝。或。藏。疆。而。作。戲。或。鬥。艸。而。緘。情。聽。鷓。則。巧。試。春。衫。撲。蝶。則。斜。擎。紈。扇。刺。鴛。鴦。而。欲。倦。倒。臥。耶。懷。教。鷓。鴦。兮。無。聊。潛。通。妾。意。更。有。芳。心。識。字。慧。眼。憐。才。錦。織。雙。文。琴。通。一。語。願。作。使。君。之。婦。便。多。逸。興。之。奉。留。皓。月。以。代。燈。鋪。落。英。而。作。褥。睡。絨。紅。落。和。花。雨。而。齊。擲。果。青。圓。打。耶。肩。而。恰。著。來。歸。燕。子。愛。爾。雙。棲。打。起。鶯。兒。招。他。同。夢。本。蕉。心。之。未。卷。偏。桐。葉。之。無。愁。而。且。薄。醉。噴。耶。低。聲。問。母。風。光。無。限。須。傾。連。理。之。杯。兒。女。何。知。共。飲。合。歡。之。酒。天。生。麗。質。喜。怒。都。佳。室。有。可。人。笑。談。亦。雅。凡。茲。韻。語。悉。有。明。徵。至。若。明。月。團。圓。樂。本。期。無。缺。名。花。供。養。尤。望。長。春。而。乃。東。海。波。深。西。方。石。碎。耶。心。冰。冷。不。彈。么。鳳。之。絃。妾。貌。花。嬌。偏。聽。狂。獅。之。吼。或。則。屈。才。人。於。厮。養。身。辱。邯。鄲。或。則。分。佳。偶。於。河。州。痛。深。漆。室。竟。破。樂。昌。之。鏡。忽。摧。紫。玉。之。釵。豈。非。造。物。私。心。世。間。憾。事。乎。然。而。紅。箋。撮。合。菱。叟。終。逢。玉。佩。留。遺。胡。僧。亦。感。何。妨。竊。媧。仙。之。斧。牽。月。老。之。繩。舉。傾。國。傾。城。之。容。磨。鼓。瑟。鼓。琴。之。樂。但。乞。如。來。歡。喜。蟻。寶。筏。兮。三。乘。全。憑。大。士。慈。悲。灑。楊。枝。之。一。點。情。烏。能。已。想。不。嫌。癡。況。乎。公。子。豪。華。文。人。風。雅。羸。得。金。釵。十。二。圍。作。肉。屏。更。將。粉。黛。三。千。貯。來。金。屋。拂。粉。牆。舊。句。尙。多。紅。袖。矜。憐。成。白。石。新。詞。便。付。小。鬟。低。唱。拾。將。瓦。塊。也。當。花。鈴。畫。出。仙。宮。竟。參。月。姊。此。固。瓣。香。默。叩。孟。酒。心。祈。者。也。又。有。吉。士。多。愁。書。生。善。恨。花。開。無。恙。聞。夜。雨。而。心。驚。春。去。如。斯。感。華。年。而。腸。斷。苟。或。忘。憂。艸。茂。續。命。絲。長。伴。我。晨。粧。畫。蛾。痕。而。眉。嫵。陪。他。夜。讀。添。鴨。鼎。而。香。濃。固。已。叙。首。歡。多。並。肩。意。媚。矣。若。其。身。世。參。商。思。情。阻。絕。綺。閣。記。言。離。之。日。豆。數。新。紅。深。宵。填。憶。舊。之。詞。燈。搖。慘。綠。終。問。花。而。不。語。祇。顧。影。而。自。憐。或。者。出。水。芙。蓉。有。辜。姣。艷。臨。風。菡。萏。橫。



被摧殘。妾是多情。耶誠薄福。掌中素筵。早捐君子之風鏡裏紅顏。已老佳人之玉。懊儂曲唱。思婦悲銜。我輩鍾情。伊人失所。能無鉞蘭愁於心版。鬱荃恨於寸衷也耶。是書標舉華辭。鋪張雅趣。替美人而寫照。芳溢媚經。雖詞客之寓言。旨承閨訓。畫眉鏡檻。張京兆未許溫存。屈膝粧臺。俞大夫不嫌落拓。本闈幃之韻事。作巾幗之佳談。因愛成癡。緘愁作想。願爲侍從。追隨繡閣之旁。饒有工夫。點綴粧樓之記。但得雙鴛同命。錦帳香溫。正愁寡鵠分枝。畫屏月慘。僕也。却沈恨海。身墮情天。過花下而頭低。坐床前而氣短。九張機上。販錦年年。雙角山邊。量珠簌簌。安得蚌錢。萬貫捐升。濟渡之仙。便將鴛牒。千張散給。氤氳之使。無如讀離騷而知感。尋好夢以無蹤。徒教目斷嶺雲。望成海若。懺除結習。不知何處。皈依管領羣芳也。要幾生修到。棖觸吹簫臺。吟鳴咽寒螢。關心墜玉樓。頭淒涼。孤燕是以撫斯編而負疚。愧弁語之無文。惟願閱之者。因色論空。轉癡入慧。則偷來臆語。可補關雎。好合之章。而解得真原。卽助內則。刑于之化。云爾。

悟空道人序

## 續花底拾遺

花下解人戲編

美人如花。花各有品。故觀美人者。或觀其態度。或摹其丰神。若何嫵。若何妍。要當體會入微。試觀古有驪姬之笑。西子之顰。小蠻之腰。樊素之口。吳絳仙之秀色。可餐。楊太真之爭妍露乳。一美人必有一美人之銷魂處。不可不知也。

觀美人。莫妙於未粧梳時。當其初離蓉帳。雲鬢欹斜。脂粉未施。此正美人真色處。

美人之態不一。所最銷魂者莫如愁態。然必于無意中流露。乃佳。假使裝模做樣。矯揉造作。則反覺爲可厭。

美人之笑。最別嬾妍。失聲露齒。烏足爲佳。惟含笑。嫣然最足勾魂奪魄。

凡爲美人者。必藉乎態色。有七分態。只三分者。雖美而不足銷魂。態有七分。色僅三分。雖未全美。最易銷魂。所謂傾國傾城者。無他。態與色各臻其極耳。

美人之眉宜淡。若遠山若新月。此淡也。至於濃則秀氣減而殺氣現矣。予嘗見濃眉者。非刑夫卽克子。否亦悍婦也。

花下看美人。人艷而花亦豔。生香活色。別饒逸致。所謂兩相得而益章也。

溫柔與溫存不同。溫存則靜默。溫柔則旖旎。溫存者端莊。溫柔者嫵媚。不可一例論。

美人之目曰秋波。其最足勾魂奪魄者。莫妙於斜睨。簾前燈下。偶一傳情。雖令絕妙。丹青亦難寫摹。其一。

美人之醉。其態更佳。當夫薄醒未醒。頰暈微紅。盈盈姣態。歛臥。耶懷一種。柔情當局者。心應與之俱醉。

美人之足。差等各別。有纖纖者。有綽綽者。我國舊俗。以吳綾三尺。阿母教纏。使綽綽而爲纖纖。非幾經束縛。不得而成。小人下達。以爲蓮鈎尖小。予微步。能助娉娉婷婷之致。不知矯揉造作。已失天然。重重裹

縛。臭穢熏人。猶把持以爲玩物。則逐臭真成癖矣。

月下燈前看美人。逸趣迥別。月下則淡。燈前則艷。

凡爲美人者。必求有才。有情。有神。有態。四端汨沒。則不可爲美人矣。

美人必賴乎修飾。猶花木之必賴乎修植也。苟不修植。則迷迭都梁。溷於蔓艸之中。何以見花之品格。美人亦然。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此言信然。

美人必求其穩重。不求其輕狂。輕狂則態度不雅。穩重則舉止合宜。美人宜有孩子性。方佳。其嬌癡態。大半於孩子性中得來。

凡閨幃中妻妾之間。或因其夫。耽情花柳。因而拂醋。撻酸。司空見慣。未始非閨幃韻事。然宜或隱。或露。在有意無意之間。看出則佳。或含笑。而含妬意者更佳。如爲河東獅吼。鬧是爭非。則閨中成孽障矣。

美人之性情。宜靜不宜躁。宜雅不宜俗。然靜者不雅。而自雅。躁者不俗。而終俗。

凡爲美人者。必求其如花性。宜如蘭品。宜如梅色。與態宜如海棠。腰宜如楊柳。面宜如芙蓉。口宜如櫻桃。眉宜如柳葉。舌宜如丁香。臂宜如雪藕。指宜如春葱。能如是。則西子王嬙。亦不能媲美於前矣。

美人之態度。惟求其嫵娜風流。亭亭玉立。削肩細腰。天然綽約。乃佳。

讀書識字。歌曲填詞。皆閨人之韻事。若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則誤甚矣。

美人之嬌嗔。非怒也。故佳。怒則爭非鬥是。類長舌之婦。

狡癡態。有從本性中發者。有從寵愛中來者。嫵媚態。有有意裝出者。有無心流露者。

美人愛花者。其人必風雅。愛酒者。其人必嬌憨。愛琴者。其人必靜逸。愛月者。感情必富。

花助美人之嬌。香助美人之韻。美人不可不簪花。不可不薰香。

美人恃寵則嬌。嬌則性傲。性傲則易生氣。正不可使其任性。亦不能過抑其性。盥漱之法。美人必不可缺。晨起宜先以濃茶漱去隔夜宿津。再用清水漱之。漱後飲花露一杯。庶幾齒頰生香。芬芳可愛。

嘸嘸鶯聲花外囀。西廂記美雙文之音也。美人本宜柔聲悄語。方覺嬌脆動聽。若高聲大語。不覺令人生惡。

初日芙蕖。曉風楊柳。美人之容也。鶯聲嘸嘸。燕語喃喃。美人之音也。薔薇濯露。芍藥籠煙。美人之神也。春風玉樹。秋水冰壺。美人之品也。鶯啼吸露。燕語噴花。美人之愁也。薰香摘艷。風古涵今。美人之雅也。芳心脈脈。綺思拳拳。美人之情也。弄月吟風。研珠搗露。美人之才也。柳眉緊鎖。櫻口半含。美人之愁也。楊柳梳風。桃花帶雨。美人之媚也。光分月艷。色奪花嬌。美人之嬌也。海棠陰護。芍藥煙籠。美人之睡也。似玉生香。如花解語。美人之韻也。風情月意。雨恨雲愁。美人之痴也。

美人舉止宜穩不宜急。宜緩不宜速。凌波微步。珊珊來遲。方合美人身分。

穿衣宜講究也。因人而施。面白者宜穿黑色衣。則愈顯其潔白。如穿淺色衣。則不覺矣。面次而嫵媚者。宜穿艷服。則益助其嫵媚。惟本色衣服。似均非所宜。

穿衣有衣式。有宜衣。大服者有宜作小妝者。亦當因人而施。

國語云。貌者情之華也。因貌生情。因情悅貌。美人者。貌固居其第一。無貌而鍾情。東施之效顰。無鹽之刻劃。容有熊魚之別嗜。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

美人之影。莫妙於簾影中窺之。婷婷嬈嬈。疑有疑無。見之者雖未窺全豹。已不禁怦怦心動。美人愁態更佳。或凭欄無語。心有所思。或閒階小立。低暉雲鬢。或感觸樓頭。成陰綠柳。或關心溪畔。逐水桃花。或擲卜兮頻頻。或挑燈兮脈脈。閒愁萬種。如醉如癡。憐之惜之。是在鍾情人。美人宜端莊。然端莊中宜雜流利。若一味端莊。則近于道學。氣流利。又非輕浮之謂也。自有一種瀟灑出塵氣象。

或問於予曰。子言美人。第不知何爲全美之人。予曰。所謂美者。西子之貌。文君之眉。夷光之目。樊素之口。小蠻之腰。鶯鶯之聲。太真之乳。窈娘之足。宓妃之步。飛燕之態。合德之媚。腴瘦合宜。纖穠得中。容光外射。芳氣內含。若此者。是爲全美。

## 韻事

## 春季

折梅花供銅瓶。邀郎共賞。折杏花簪郎帽。折梅花索郎吟詠。小院看花。欲行又止。與郎月下折梅花。捲湘簾。待歸燕。花朝製綵旛。徧懸花下。折來梅蕊。瘦骨同憐。春雨瀟瀟。鴛枕畔。與郎細聽。題到梅花詩。清如水。踏青郊外。惱遊人。幾度偷覷。楊柳春風。樓頭聽笛。與郎看陌頭。楊柳話昔日離情。折梅花簪鬢。尋春小圃。粉汗香融。邀諸女伴。踏青。知郎愛梅花。終日與小婢。向園中澆灌。製踏青鞋。春事將闌。聚落花。爲作小塚。送春。喃喃罵東風。吹起羅裙。扶小婢種芭蕉。與郎羯鼓催花。種海棠。邀姊妹作撲蝶會。打起流鶯。怪他驚夢。小立聽鶯。扶小婢花前脈脈。有思。

續花底拾遺  
小憩園亭看飛燕。捉對兒飛。囑郎賦餞春詞。

## 夏季

采蓮。編茉莉花夜來香爲花籃。懸紗帳中。剝蓮子喂郎。剝蓮子打鴛鴦。浴罷蘭湯與郎消。受簾  
畔風。集消暑吟社。邀諸姊妹倡和。製艾虎。劈蓮子與郎比同心。水閣乘涼。柳陰垂釣。納涼  
於假山石下。獨撫瑤琴。立榴花下。問郎花意如何。製蓮蓬人。臨睡簪夜來香茉莉等花。携雪藕  
較臂問郎誰白。露腕簾前。郎來羞澀。小立藕花叢處。命侍婢盪舟採並頭蓮。揮汗填詞。飲冰雪  
佳釀。以鮮菱雪藕佐之。暑月採綠蕉臥於上。納涼午睡。荷沼招涼。偕郎看池中金鱗戲水。洗浴。倩  
檀郎抹背。長晝炎炎。槐陰午睡。雕西瓜燈與兒女爲戲。詠消暑閨詞。倩郎修改。與郎瓜戰。初  
試羅衫。自憐瘦減。送夏。亭畔聽雨打殘荷。

## 秋季

七月七日採鳳仙花。倩郎染指甲。乞巧。以銀盆盛陰陽水。與郎擲銀針爲戲。陳瓜菓於庭前。與諸  
姊妹論牽牛故事。對菊持螯。索郎吟咏。拾來紅葉。談昔日題詩故事。惱玉階蟋蟀唧唧聲吟。江  
上採菱。爭唱權歌。涉江採芙蓉。畫欄携手與郎同看秋雲。中秋夜與郎拜月。製月餅與郎分食  
之。秋夜攜團扇撲螢。製紗囊貯宵來螢火。折木犀花爲球。新製羅裳。倩郎看長短。懷香橙惹  
郎探胸。聽砧聲好夢難成。問郎秋思在誰家。詩題楓葉。目送飛鴻。月下花前。恐風露侵郎。偕  
郎早睡。藏紈扇于篋中。九月九日偕郎登高。吹紫雲簫。撩人家秋思。餞秋。

## 冬季

圍爐聯句。倩郎掃雪烹茶。詠雪。挑線刺鴛鴦。語郎曰。此際已添弱線矣。冬夜伴郎早睡。與姊  
 妹作消寒會。續繡九九消寒圖。寒戀重衾。偕郎晏起。詠臘梅。種水仙。扶小婢掃積雪。倩小婢  
 堆雪美人。踏雪徑。偕郎往小圃探梅。除夕更闌。與郎守歲不眠。

秋 燈 瑣 憶

錢 塘 蔣 霽 卿 著

余爲秋芙製梅花畫衣。香雪滿身。望之如綠萼仙人。翩然塵世。每當春暮。翠袖憑闌。鬢邊蝴蝶。猶栩栩然不知東風之既去也。

掃地焚香。喻佛法耳。謂如此即可成佛。則值寺閣黎。已充滿極樂國矣。秋芙性愛潔。地有纖塵。必親事箕帚。余爲舉王栖雲偈云。日日掃地上。越掃越不淨。若要地上淨。撇却笤帚柄。秋芙卒不能悟。秋芙辨才。十倍於我。執於斯者。良亦結習使然。



中華書局出版

# 詩文詞選

鑄九鼎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中 華 民 國 新 文 牘

共 十 二 冊 定 價 二 元 特 價 減 收 一 元

帝制既消共和再造一切設施  
將復本諸真正民意以趨法治  
而恢復約法尤為根本解決然  
黎大總統既負鞏固共和之責  
任以與民更始則吾邦人君子  
尤不可不研究共和政治之常  
識以為他日監督佐治之預備  
是編所採皆辛亥光復以還癸  
丑贛事以前各部院及各軍民  
長官之建設政策多以臨時約  
法為根據而最足資今日之研  
究者誠完全純粹的共和政書  
也都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海  
軍次財政次外交內務次教育  
農林工商交通司法而雜文殿  
焉凡擁護共和及留心政治者  
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書存無多  
欲購從速

中 華 民 國 國 約 法

議 員 集 會 必 需

● 中 華 民 國 約 法

● 國 會 組 織 法

● 大 總 統 選 舉 法

● 議 院 法

● 國 務 院 制

● 參 議 院 議 員 選 舉 法

● 附 新 約 法  
金 價 書 名 之 總 統 選 舉 法

合 訂 一 冊 價 洋 乙 角 半



# 聖雅



## ▲文

### 項羽論

蜀北張光蕙雅蘭

或有問於余曰。項羽勇士也。縱橫天下。所當者破。所擊者服。百戰百勝。如此不謂之勇。孰謂勇哉。余曰。非也。夫項羽殘忍暴虐。不得謂勇也。所謂勇者。必有大仁大義。並有大智。觀夫鴻門之會。正羽滅高祖之時。羽不聽范增良言。而為小不忍之心。詎知當豪傑逐鹿時。我不殺人。則人將殺我。何有乎不忍。正所謂白刃加於頸。見流矢。則忍之。非忍流矢也。為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矢也。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為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也。項羽不殺高祖。而高祖卒滅羽。是羽所以不智也。而且當入關之日。而子嬰業已降羽。既降之。而又殺之。是不仁也。不尊懷王自立。為霸。是不義也。三者皆失。烏可謂勇乎。猶憶羽當時與高祖會戰滎陽城皋之間。以兩家之強弱論。則羽具有啗啞叱咤之威。拔山扛鼎之力。諒其必勝高祖。而高祖卒滅之者。皆因漢有奇士奇兵。以勝之耳。陳平曰。項羽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

昆季瑣瑣姻亞。則居臚仕。他如屬宋義而戕之。納田榮而奪之。忤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忤。己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惟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卒之爲漢。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于之大敗之後者。三十餘騎。而姻婭不與焉。故項羽之亡。固自取之禍。非天也。謂之非勇宜矣。

三月三日先母忌辰哭母詩并記詩不錄

蜀北張光蕙稚蘭

幽冥永隔。相見無期。溯慕親容。從茲杳渺。嗚呼與吾親愛之母。別又十六日矣。此十六日中。血淚啼枯。故不待言。加以幼弟弱妹環繞呼愴。寸寸迴腸。爲之幾碎。天下之傷心事。未有過於此矣。悲哉自吾母之。歸余父。十有九年。生余姊妹等凡十一人。今所存者。三弟五妹及余共九人耳。教誨提攜。良心苦矣。且以家政繁冗。日無寧時。積勞成疾。病竟從此起矣。回憶去歲四月。余患心疾。終日號呼。幾將不起。而余母飲食無心。晝夜失眠。每一湯一藥。必親任之。余不食。母亦不食。余泣。母亦泣。嘗謂余曰。兒之痛苦。何若移於吾身。兒心痛。吾心更痛。嗟嗟。余母慈愛如此。雖海枯石爛。余終不能忘此數語也。未幾余疾愈。而吾母病作矣。慮去扁來。百藥罔效。竟於乙卯二月十六日巳時。捨余及弟妹等而長逝矣。享壽僅四十有四。嗚呼痛哉。今日何日。非季春三日。余母之誕辰乎。設使吾母能延長十六日之壽。今朝祝嘏稱觴。其樂爲何如者。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而竟不容余母多度此十六日。使壽堂而變孝堂。歡聲竟爲哭聲。慘矣哉。尙有何心。弄筆拈韻乎。吾書至此。墨以淚濡。思因哀澀。時作時輟。勉強成篇。言之不文。意多未盡。不足言詩也。

秋雨雁聲詩集序

新會陳惠亭

秋雨雁聲詩集。余鄉潘月紋女史所著也。月紋爲余友潘蘭客之女兒。少穎悟。書過目輒成誦。余少時與蘭客共讀。月紋從旁默聽。卽能誦習其詞。每詩成示余。輒嘆賞。以爲弗敢望而及。後二年。余遊學於滬。蘭客亦出外就學。月紋則已嫁矣。自此遂不通消息者年餘。去年秋。接蘭客札。云月紋已死。並詩稿一卷。云是月紋遺集。屬余爲梓之行世。余大驚。飛札詢其由。則曰。月紋適南海崔氏。婿固浪子。日作狹邪游。規之則反怒。見月紋爲詩。輒焚之。且大罵焉。月紋不能堪。遂抑屈瘕損而死。年才十九耳。嗟乎。憶余前數年。偶誦小青詩。嘆息謂蘭客曰。女子多才。必皆命薄。故其詩愈工。祇多增切利天中一劫。古之才女。如李清照。朱淑真輩。其詩詞工矣。而考其生平。率皆遇齋而壽夭。余嘗有句云。女子能詩非是福。男兒不學枉爲人。卽此意也。時月紋在旁。聞余二人語。惆悵者久之。似心有所感也。余退。私謂蘭客曰。令姊詩才清絕。不爲人妬。恐亦招天忌耳。嗟乎。不謂一時之語。竟作月紋終身之讖乎。月紋旣死。蘭客恐其詩散漫而易失也。亟集其閨中所作。及嫁後幽愁怨慕之詞。恰成一帙。寄余。名之曰秋雨雁聲者。則以其詩悲鬱而淒涼也。集中七絕凡六十餘首。五絕三十首。律詩百餘首。其所作以五七古爲少。擬於今年秋間付梓。嗟乎。余與月紋。誼雖同學。情若姊妹。及其死也。不能一臨其喪以哭之。五更臥被之中。言念及此。未嘗不痛心而腸斷也。其所恃以慰此心者。幸賴有此遺集在。或能令世間之聰明女子。讀其詩而想見其爲人。而生其憐慕之心。爲庶幾耳。乙卯夏六月宜月軒主人陳惠亭序。

### 修業與衛生並重說

人生於宇宙間。有博學多才者。有目不識丁者。豈天賦然哉。亦在於修業時勤。勉不勤。勉之分耳。我在

光華女學校  
高等二年生 褚穗芳

校。修。業。如。不。勤。勉。不。特。進。步。緩。遲。徒。廢。光。陰。抑。且。何。以。對。父。母。殷。殷。期。望。之。至。意。乎。然。修。業。過。勤。終。日。伏。案。不。注。意。於。衛。生。疾。病。因。之。而。起。為。疾。輟。業。亦。屢。見。矣。又。如。昔。日。士。人。大。抵。高。聳。其。背。是。亦。不。注。意。衛。生。故。也。今。日。文。化。益。開。校。中。皆。設。體。操。一。科。修。業。者。身。體。莫。有。不。強。苟。如。昔。日。文。人。學。士。之。身。體。瘦。弱。豈。能。至。社。會。任。事。哉。或。因。病。而。辭。世。則。雖。博。學。多。才。亦。埋。沒。而。無。聞。矣。豈。非。不。知。衛。生。之。害。乎。故。學。者。亦。宜。注。意。衛。生。則。學。成。之。後。其。學。問。可。施。及。他。人。然。則。二。者。宜。並。重。也。明。矣。

### 同學宜相親愛說

光華女學校戴思桂  
高等二年生

古。人。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甚。矣。求。學。之。不。可。無。友。也。吾。國。古。時。讀。書。或。於。私。塾。或。在。家。中。見。聞。甚。少。况。女。子。常。居。深。閨。更。無。見。聞。今。日。文。化。漸。開。女。學。漸。興。使。青。年。女。子。皆。得。入。校。求。學。則。學。者。當。與。同。學。相。親。相。愛。互。相。研。究。學。問。交。換。知。識。則。進。步。亦。速。豈。非。親。愛。之。益。乎。如。有。妒。忌。及。不。和。者。則。無。人。與。之。研。究。而。學。問。之。進。步。亦。遲。緩。矣。不。但。學。問。進。步。遲。緩。於。道。德。之。關。係。亦。甚。重。大。此。同。學。所。以。宜。互。相。親。愛。也。况。同。學。與。姊。妹。一。也。同。學。不。親。愛。猶。與。姊。妹。不。親。愛。也。故。吾。輩。學。生。之。在。校。中。宜。互。相。親。愛。互。相。切。磋。而。不。可。稍。有。欺。凌。之。舉。戲。謔。之。行。以。至。於。失。和。也。况。姊。妹。能。永。久。相。見。而。同。學。則。自。畢。業。以。後。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雖。欲。求。如。昔。日。之。書。聲。朗。朗。聚。首。一。堂。亦。不。可。復。得。矣。余。念。及。此。則。一。切。忿。懣。均。可。捐。除。而。橫。逆。之。加。將。唾。面。自。乾。矣。

### 本校第三期演講會記

光華女學校王寶和  
高等二年生

八月十三日。即星期二。本校開第三次演講會。下午四時十分鳴鐘開會。先由會長鄭君培英及幹事胡

君秀美唐君桂英佈置一切繼由唐君桂英金君寶珍諸君慕蘭先後演講三君以前期有事未到故於是日補講後由陳福徵褚慧芳楊德華朱鳳珍黃文霞五君相繼登壇演講唐君講節儉謂節儉者保家之要道如衣服及日用品不必過求美麗但求適用足矣且無論貴賤器物均宜加意愛護欲使一家之人皆能如此則主婦當以身作則收效自易金君云妹素乏口才於演講甚爲困難然處此交通時代極重言語即古聖人亦重言語一科本校諸姊之組織是會本爲練習口才交換智識妹不敏無一長足以表演於諸姊之前然亦不能不講以盡會長謬推之雅意也諸君講言語各處不同謂言語之不一由於交通之阻隔將來交通發達言語必須統一故吾人於言語不可不注意陳君講女子職業謂吾國女子有職業者甚少如歐美女子往往任醫藥律師教育及火車輪船賣票等事國無廢人所以富也諸君講公德謂人立身之最要者莫過於公德如愛護園中花木及校內什物皆是也楊君講自立謂人不可依賴他人若依賴他人即不得爲自立朱君講國恥謂爲一國之民不可不知一國之事吾國國恥多矣大之割讓土地喪失主權小之服用洋貨吸食鴉片無一非吾人可恥者也黃君講女學謂世界平等男女皆當求學況女學爲教育之母吾人安可不注意哉講畢閉會同學歸家已六點餘鐘矣

### 天生禽獸以供人食其說確否試論之

光華女學 陳蓮華  
國文科

強者吞弱者侮愚優者勝劣此自然之理也夫禽獸之供人食也豈其宜爲人食乎亦其智力之不如也受人駕馭任人宰殺供人食用禽獸爲動物而人亦動物惟爲萬物之靈耳其對於禽獸也有平等而無異視保護之餒養之非禽獸之幸也亦人之宜也奈之何欺其智之所不如力之所不及口之所不言

無故宰殺之暴虐之其不知避而必致之死可謂仁乎且人之弱於我強於我者比比皆是則弱者我可制勝強者可制勝於我其若是何嘗不可食耶然未聞人食人者愛其類也致於禽獸必食之何其忍耶君子愛民及物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真謂之博愛也新學界謂天生禽獸以供人食不亦謬乎雖然新學之人抱競爭主義弱肉強吞復有所謂仁哉苟持博愛則動植物皆生命也皆將保存而不食乎不食安能生存於世况毛革何由而得故天既生禽獸爲勢所必食也設以新學界之說爲不然責天地之不仁可也

呂東萊專貶鄭伯論

光華女學校陸桂貞  
國文專修科

呂氏論鄭伯克段於鄆一事專咎鄭伯余知呂氏之言不足爲千古之定評也夫莊公叔段一母所生因莊公寤生姜氏惡之欲立叔段此非姜氏之私心乎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莊公與叔段義屬兄弟豈有不肯之理乎特以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莊公之不許非有他意愛叔段也不然曷謂他邑唯命哉故叔段之謀叛叔段負莊公莊公之克叔段非莊公之負叔段叔段自取之也雖然叔段之封京姜氏請之叔段之謀叛姜氏啓之故吾不責莊公之克叔段而責叔段之不義不責叔段之不義而責姜氏之不公設姜氏至公叔段雖欲謀叛有姜氏在安得而謀叛哉叔段收兩鄙之地莊公不肯阻止以母在雖阻無益莊公之姑息非縱其惡實愛其弟以全其孝也呂氏見不及此乃始責莊公之至險繼責莊公之至拙安足以服人之心哉

記夏日風災時之見聞

光華女學校陳蓮華  
國文專修科



六月某日暴風猝起。房屋爲之振動。未幾。但聞砰磅之聲。則人家房屋傾圮。而屋瓦飛揚墮於地也。余憑窗檻觀之。見河旁樹木。皆爲拔起。百草爲之吹折。余見此景象。不禁有感。而深歎曰。田中禾棉。豈非草木之類乎。草木折而死。則禾棉豈有生存之理乎。偃而能復活者。鮮矣。勢必至荒年。乏稷。乏稷。則栽培之時。日勞動之工力。棄拋於無形之地。良可慨焉。富者猶可。而貧者身無所居。食無所出。則飢寒相迫。由是不道德之行。爲出焉。小者爲乞丐。大者爲盜賊。皆由此始。大風之災。孰甚於此。手又見河中船舶。滿載雜貨。爲風盪揚。無措頃刻。而覆舟人同沒。余憶此商舟。不過謀衣食之方。一旦而竟死於暴風之中。能不令人深歎。慙哉。少頃。吾鄰人來云。某家因房屋傾覆。壓死二人。血流滿地。余雖不識其人。亦慘不忍聞。後見報紙所載。申江一帶。傷民無數。風災時之見聞。甚多。茲特記其大略也。

富家婦女體羸多病其故安在

光華女學林佩玉  
高等三年

人恆畏習勞而喜逸。樂從未有。喜習勞而畏逸。樂逸樂則終日嬉游。無所事事。故人多喜之。習勞則終日勤動。手足困苦。故人多惡之。不知筋肉愈用而愈強。筋肉愈強而疾病愈鮮。所以好勞爲強。筋肉鮮疾病之基礎也。不觀夫冶工之臂。與夫之體乎。能強於常人。此其明證也。逸樂則筋肉不強。而多疾病。所以逸樂爲弱。筋肉多疾病之根本也。不觀夫女子之體乎。羸弱多病。其故少勞動耳。富家婦女尤甚。蓋終日耽於逸樂。恆無事事。一舉一動。使用僕婢。夜則遲眠。晨則遲起。不能受新鮮空氣。積累日久。身體羸而疾病多矣。然則欲病之鮮。非習勞不可。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歐陽子曰。憂勞足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至哉斯言。足以警世之好逸樂而惡勞動者也。願世人三復此言。

說交友之道

光華女學校魏秀蘭  
高等三年生

夫。人。之。生。也。入。則。家。庭。出。則。社。會。皆。不。可。不。明。交。友。之。道。也。交。友。之。道。首。重。信。義。信。義。既。孚。而。後。可。共。謀。公。益。蓋。交。友。者。欲。以。增。進。道。德。交。換。智。識。有。禍。相。助。有。善。相。規。相。親。相。愛。猶。如。兄。弟。雖。然。交。友。有。益。有。損。交。益。友。則。有。益。於。吾。足。以。增。進。道。德。啓。沃。智。識。交。損。友。則。名。譽。破。壞。品。行。日。卑。學。問。日。劣。非。特。無。益。於。吾。抑。且。有。害。於。吾。故。交。友。必。選。學。問。高。尚。德。行。優。美。皆。勝。於。吾。者。夫。古。人。之。所。以。成。爲。聖。人。以。古。人。求。學。必。聚。二。三。朋。友。以。互。相。研。究。卒。使。文。章。赫。赫。在。人。耳。目。是。古。人。之。所。以。成。爲。聖。人。皆。交。友。之。益。也。

記中秋節本鄉風俗

光華女學校鄭培英  
國文專修科

中。秋。日。適。來。一。客。同。遊。公。園。見。白。蘋。紅。蓼。丹。葉。黃。花。秋。景。甚。佳。及。歸。已。晚。矣。時。月。光。彩。爛。清。風。徐。來。與。客。團。聚。冷。月。疏。星。之。下。笑。語。喁。喁。和。藹。之。氣。如。春。陽。和。煦。如。晴。風。冶。蕩。未。有。不。憂。慮。以。舒。客。猝。然。問。曰。何。謂。中。秋。節。余。答。曰。秋。季。三。月。七。月。爲。孟。秋。八。月。爲。仲。秋。九。月。爲。季。秋。八。月。十。五。日。爲。秋。季。之。中。故。謂。中。秋。節。客。曰。然。少。頃。聞。聲。若。號。若。狂。楓。葉。蘆。花。之。裏。叢。林。修。竹。之。旁。驟。發。如。鐵。騎。突。出。徐。鳴。若。玉。佩。鏗。鏘。旅。客。聞。而。思。故。鄉。詩。人。觸。而。動。感。傷。心。之。憂。兮。愁。夕。暮。夢。不。成。兮。怨。夜。長。况。復。蟲。鳴。四。壁。啾。啾。唧。唧。之。聲。皆。足。令。人。斷。腸。也。同。談。本。鄉。風。俗。食。毛。苴。芋。芳。又。焚。香。斗。備。數。種。果。品。月。餅。以。爲。敬。月。實。月。爲。衛。星。之。一。祭。之。果。有。何。益。乎。故。援。筆。記。之。自。勉。而。並。以。破。除。舊。俗。也。

詩

漫興放歌

旌德呂清揚眉生

關山久羈旅。宵復感歲華。吾愁引難起。爾自吹清  
笳。時或情亦觸。聽我言無譁。有時望親舍。長被白  
雲遮。有時聞鶻鴿。使我生嘆嗟。更懷同心友。秋水  
念蒼葭。報我平安書。雙鯉發天涯。寄我相思字。雲  
際雁行斜。書還一歡慰。笑復酌流霞。日作三小時  
勞心。亦不奢。課餘自讀史。暇更玩奇葩。三徑雖無  
菊。一室長有花。伏臘許休憩。遠游飛汽車。人生本  
行樂。奚足計邇遐。作客亦自好。寰球胥我家。

夜坐

樹下納涼陰。枝疎見星漢。明月還未來。清光一何  
黯。低枝雀夢驚。小窗風葉亂。習習羅袂輕。不用搖  
葵扇。孤螢欲上衣。熠熠情何戀。忽穿花外去。還來  
繞曲檻。抑知愛宵景。來作幽人伴。低吟已忘寢。城  
頭更漏換。宵涼豈不知。爲汝坐夜半。

自嘲作詩

偶學作詩消歲月。不能酬應只閒歌。驚聞索和情  
何似。渾似聞歌喚奈何。  
未能協律調音調。出韻硬吟尤有之。自笑生平講  
公理。施將專制只欺詩。  
鎮日低徊覓句行。莓苔難使綠幽庭。苦吟不覺腰  
圍細。人道眉峯減舊青。

秋懷

秋城砧急秋風吹。隴雲低飛木落枝。爲問朱顏幾  
時好。驚看白日無情馳。往事莫挽西流海。高歌欲  
采南山芝。百年擾擾塵夢耳。放懷自得聊題詩。  
驚馳四序促景光。木葉黃落雁南翔。衰蕪敗芷秋  
風晚。荷衣蕙帶空山涼。人生豈必盡得意。世事於  
今多參商。蟋蟀苦吟亦不惡。吾歌汝和情悠揚。

擬古

辛苦擷幽蘭。贈君紉秋佩。中情自芳潔。豈徒託歡愛。

道遠遺芳馨。歸來淚如雨。豈爲美人憐。珍重寸情苦。

憔悴江干道。涕淚盈懷抱。枳棘滿春風。欲采無芳草。

敗芷咽秋烟。荒蘭鬱幽渚。一自湘靈遙。年年怨風雨。

### 紅絲怨

深閨女兒如花艷。標梅未許春風怨。珍重明珠待字身。金張家世人爭羨。嶺南孤客滯幽燕。顧影翩翮喜少年。盧扁偶然施薄技。春回妙手欽時賢。鸞飄鳳泊頻羈旅。秦樓未遇吹簫侶。聞道雲英未嫁年。求凰欲奏掾情緒。何期阿兄意綢繆。體情無須託蹇修。一帙真容轉先贈。玉臺有聘聊相酬。瓊漿未飲成惆悵。藍橋水溢盈盈望。阿兄倏苦增鄉遙。

不堪遣嫁椒花瘴。致詞爲謝百兩車。傷心不復歌桃花。郎情自重兄自薄。我心匪石空悲嗟。紅絲莫續癡猶戀。歌哭無端豈相見。不是接輿避世情。非關箕子伴狂諫。而翁遠來涕沾裳。顛兒携去歸故鄉。高樓有女應未覺。身南心北長相望。離天莫倩媧皇補。爭使聞言爲酸楚。料想朝朝一瓣香。猶對眞眞淚揮雨。

### 時悲

星球一顆飛如燐。中有燦爛萬象陳。都道日進世界新。豈知元素皆酸辛。方憐花好忽墮茵。迴看滄海已成塵。回黃轉綠詎有因。但教宛轉隨此身。翻覆豈怨帝不仁。蜃樓海市原爲眞。朝憂掩涕暮爲顰。惟憐此意徒愛親。荃衷耿耿孰與伸。底須茹苦還自珍。勸君息怒君莫瞋。朱顏玉貌難長春。

### 月夜感懷

凄凄月色夜迢迢。一盞殘燈幾度挑。無限思親無

限。淚。斷。腸。人。度。可。憐。宵。

傷心

修短難憑莫論年。幾回搔首問蒼天。傷心最是懷中妹。手撫靈牀當母眠。

夜雨憶雙山寺

余母樞停雙山寺

悲風苦雨送黃昏。寺冷雙山欲斷魂。淒絕一棺誰是伴。人如春夢了無痕。

客中偶成

廣東新會陳惠亭

如塵往事日低徊。且把愁懷付酒杯。無那夜長人散後。鄉思和月入簾來。

客中看黃花有感

客中寥寂又秋天。瘦影對花正自憐。恰憶去年庭院裏。幾人分韻在花前。

夏夜卽事

嫩晴新浴晚涼天。點點流螢越陌阡。山上微雲溪

上月引人深夜不牀眠。

春閨

薄寒院落雨闌珊。瑞腦金爐寶篆殘。鸚鵡忽傳簫外語。桃花飛入碧欄干。

其二

料峭春寒晝掩門。空房無伴暗銷魂。朦朧正擬遶西夢。隔院秋千笑語喧。

游山五絕一首

險幽探不盡。徐行折野。花徑曲忘來。路隔水問樵家。

寓雙溪感懷

清溪徐晚蘭曼仙

茫茫身世比浮鷗。觸目風光感舊游。玉笛梅花訴幽怨。有人愁倚畫樓頭。多病年來弱不支。木香香裏獨尋詩。落花如雨簾垂地。杜宇啼殘日暮時。

女仙張宛宛降乩詳述三生詩多悽

婉作此呈之

偶馭鸞車出碧城。天風送到步虛聲。彩雲易散琉璃脆。回首三生一夢驚。

生小聰明大解愁。茫茫濁世暫勾留。挑燈讀到酸心句。破紙寒窗風雨秋。

一霎催花雨。又風海棠無力謝。輕紅。勸穿色色空。空諦贏得仙班返玉宮。

夢中曾記降仙餅。花影迷離月一庭。是否曲闌最西處。依稀倩女立亭亭。仙降壇云十年前與予曾夢中一晤

寄琴香如姊

一簾春雨織春愁。如錦韶華付碧流。別後夢魂縈蛛蝶。勸穿身世等蜉蝣。青琴舊恨拋鸞軫。綠酒新壇典鷓鴣。落盡梅花飄盡雪。有人悽絕怕登樓。

休問三生事有無。蘭因絮果太模糊。暗驚白雪來明鏡。空剩紅冰積玉壺。莽莽塵寰原大幻。紛紛棋局已全輸。從今莫被愁魔困。珍重光明一慧珠。

對雪短歌

玉龍酣鬥正無已。素甲翻空走千里。乾坤一色望茫茫。置身恍在琉璃裏。寒逼簾櫳風力催。窗前一樹紅梅開。花光雪色兩輝映。對此快倒流霞杯。瓊樓玉宇人間有。莫羨神仙九天九。新愁舊恨且拋開。醉看雪花大如手。

醉後

半窗梅影月如烟。倒盡金樽夜未眠。一縷輕寒禁得住。強扶殘醉坐燈前。

卽事次靜仙如妹韻

結得三生文字緣。綠窗有伴是書仙。敲殘棋子燈花落。如水清寒料峭天。

偶作

銀箭丁丁隔院聞。香消寶鴨懶熏薰。二分別恨三分病。添上清愁更十分。月扶梅影上闌干。花下尋詩翠袖單。一樣痴情有

仙鶴。伴人偏亦耐宵寒。

贈趙芝雲女史

女史長白人武林文郡或女也  
工詩善畫居博墓守貞不字

畫筆詩才迥軼塵。傾心純孝更無倫。料應長白山  
靈秀。鍾在璇閨第一人。

偶成

閒居寂寞恨離羣。花影疎簾月二分。笑拂霜鋒光  
比雪。愛看烟篆淡如雲。千秋專恨金釵句。一卷清  
心玉笈文。領取靜中真意趣。白荷香勝麝蘭焚。

菊花

西風幾夜動涼情。禁得嚴霜傲骨撐。一角疏籬香  
影淡。靜看花月門雙清。  
柴桑高士許爲鄰。又是重陽節候新。獨對西風憐  
太瘦。黃花應笑捲簾人。

秋夜偶作

挑燈數盡短長更。懶把湘簾捲月明。人瘦涼輕偏  
易覺。雁來秋早却堪驚。中天雨露仍滋物。大地山

河未息兵。北望烽烟何日靖。痴心我欲叩君平。

題任叔田廣文循垓采蘭圖

戀戀烏私托咏歌。芳馨采擷向岩阿。騷經哀怨傳  
蘭芷。小雅悲懷廢蓼莪。空谷雨風悽欲絕。終天霜  
露感如何。孝思取認餘圖畫。補出笙詩淚點多。

又桐陰課子圖

綠影團雲匝地鋪。本來雛鳳合棲梧。青燈課子秋  
窗靜。恍聽書聲出畫圖。

又寄廬暫寄圖

本來天地卽蘆廬。緣到清溪便卜居。省識浮生渾  
似寄。寄情雲水與琴書。  
寄廬寄迹屋三椽。官冷爭誇吏卽仙。一笑蜉蝣身  
世幻。靜看流水送華年。

又鋤月種梅圖

欲看疎影弄黃昏。鋤破團團月一痕。種就梅花三  
百樹。探春免得到前村。

涼雲如水月如盤。人影花光一樣寒。著意春風重培植。種梅莫作種梅看。

秋宵口占

雁聲斷續奈愁何。檢點情懷付咏歌。對影自憐詩骨瘦。悲秋常覺淚痕多。半彎新月窺朱幌。一抹微雲鎖絳河。人事那堪回首憶。浮生若個醒春婆。

秋日游道場山

道場山在茗溪曲。山光俯映碧湖綠。今朝我踏白雲來。遺跡追維蘇玉局。長松夾道翠參天。山鳥一聲啼破烟。峭壁倒瀉飛瀑冷。野亭開徧芙蓉妍。眼前秋光如畫好。雁排人字南來早。撫松坐嘯山之巔。放懷天地愁全掃。夕陽明滅半塔紅。鐘聲一杵搖晴空。洞庭山遠浮天際。太湖一勺環疑弓。西望龍溪巨長帶。東望菰城如斗大。平田千頃界棋枰。舉頭圓戴天如蓋。耳邊謾設松濤聲。到此頓覺塵心清。怪石碍步蘚斑駁。秋風捲地黃葉鳴。游歸倦

倚蓬窗坐。笑看新月輕雲鎖。白蘋香裏放船回。一路青山如送我。

偶書石頭記後

情天同是謫仙人。兩小無猜鎮日親。記否碧紗廚裏事。戲呼卿字作聲聲。又送春歸感歲華。阿儂生小恨無家。傷心一樣同飄泊。淒絕東風葬落花。菊花香裏快飛觴。門酌分箋粉黛場。試問清才誰冠首。當時獨讓病瀟湘。涼月模糊香不溫。懶調嬰武掩重門。窗前悔種千竿竹。贏得斑斑漬淚痕。藥爐茶鼎篆烟浮。風雨幽窗一味秋。知否多情天亦妬。罰卿消瘦罰卿愁。兒家因果自家知。作繭春蠶自縛絲。了盡相思還盡淚。三生誤煞是情痴。梨花落盡不成春。夢裏重來恐未真。漫道玉郎真



薄倖空門。遞跡爲何人。

題寫南山樓圖

道場聳翠茗溪曲。鎮日相看看不足。愛山更勝蘇  
玉局。丹青一幅恣收束。滿紙雲烟揮斷續。圖成一  
笑傾醞綠。軟紅洗盡俗塵俗。山光撲入樓頭綠。

秋夜

秋燈悄悄思無聊。檢點清愁未盡消。聽到雁聲已  
惆悵。那堪風雨更蕭蕭。

閨中秋

一年難得兩中秋。明月娟娟入畫樓。一樣團圓人  
共望。幾人歡樂幾人愁。

題沈柳孫茂才湖山從游圖

十踏槐黃志未酬。名場憔悴鬢絲秋。年來洒盡青  
衫淚。空剩湖山對白頭。  
莫漫臨歧嘆坎坷。世間青眼本無多。璞中韞玉誰  
能識。千古傳心哭卞和。

西湖佳話畫圖新。桃李爭分杖履春。珍重淵源授  
衣鉢。先生應喜有傳人。

身外窮通一笑輕。恁尋山水轉多情。等閒莫遽悲  
遲暮。梁灝功名晚始成。

冬夜

梅花瘦影一枝春。雪月光中絕點塵。嬰武噤寒言  
不得。可憐渾似息夫人。

自述

三十年來負歲華。皖江鴻跡憶天涯。愁懷無賴空  
澆酒。詩思能清爲飲茶。但把襟期勸冰雪。何妨消  
瘦似梅花。幾時遂我飄然志。渺渺烟波泛釣槎。

任烈婦詩

蔡家有女淑且賢。幼嫻詩禮四德全。于歸任氏年  
十五。和鳴韻叶鴛鴦絃。夫婿髻齡芹早采。雲烟揮  
洒才如海。得意旋分貢樹香。登堂偕舞萊衣綵。不  
圖天忽召修文。鏡掩孤鸞遠破分。妾心旣碎妾腸

斷哀猿啼慘凝愁雲。自愁妾命薄于紙。從夫誓願  
 同生死。觸石血濺桃花紅。飲剪舌破蓮花紫。奈均  
 被阻苦爲防。寸心至此轉徬徨。上有白髮下黃口。  
 安排一一費思量。抱兒因向小郎託。高堂更賴歡  
 時博。仰事俯蓄既有人。問心已安死亦樂。空閨黯  
 黯月黃昏。杜宇聲淒靜掩門。一燈燐火耿寒碧。冰  
 綃三尺騰冰魂。停屍暑月色不變。蓋棺依舊如生  
 面。凜然正氣炳千秋。合列吳興節烈傳。吁嗟乎士  
 夫偷息生草間。視此烈婦應汗顏。

## 詞

## 柳梢青

廣陵裘凌仙

一院青青半舒。翡翠百嚶啼鶯。人意纏綿。天光明  
 媚。春到東瀛。含烟帶雨輕盈。滿庭裏低籠綠陰。  
 遮莫消魂。送將春去。無限羈情。

## 賣花聲

送伯宜姊之吳

此日賦歸兮。無限依依。燈前把酒話臨歧。聽到陽  
 關聲第四。黯然魂飛。來正牡丹期。翦燭窗西。誰  
 知小聚又將離。忽挂片帆江上去。遠浦雲迷。

## 前調

送別清臣小姐之秦

攜手倍依依。無限情淒。陽關一曲逐雲飛。楓葉蘆  
 花如解意也爲含悲。秦越路東西。秋水瀟瀟。道  
 旁折柳悵臨歧。雁唳長空增別感。強約歸期。

## 南歌子

咏夾竹桃

鳳尾參差影。天桃嬌小身。美人君子出同根。修到  
 四時不斷得長春。曉露含清色。朝霞映粉痕。紅  
 兒移住綠筠邨。却與歲寒梅雪鬪精神。

## 鵲橋仙

七夕

金風初起。瑤階露滴。聽四壁寒蛩泣。牽牛織女會  
 今宵。看此際銀河澄碧。巧雲影裏。如停仙屐。侶  
 別淚輕綃拭。天孫何事太多情。也學那痴人氣習。

## 生查子

秋感寄若仙姊

去年當此時。今夕黃昏後。月滿畫堂前。相共朱顏友。今年當此時。離緒縈懷久。舊恨尙纏綿。新愁重縮紐。

卜算子 芙蓉

太液地高寒。冷豔增幽峭。幾回宮禁伴花枝。常侍君王笑。一簇占秋光。不負芳華好。映水娟娟色更嬌。倩影臨波照。

更漏子 黃菊

御袍黃金鎖。原是當時舊質。人易老。鬢飛霜。東籬又獻芳。閒院落亭和閣。滿池黃英似絡。悲往事。歎前身。清幽不染塵。

望江亭 朱江舟中

問向篷牕徙倚。冉冉碧雲初起。風靜浪無痕。唼喋小魚銜尾。蘆荻和煙搖曳。添出畫圖生意。恰值暮秋時。黃葉江南天氣。

憶王孫

慳慳瘦損憶王孫。小院鶯啼獨掩門。怕黃昏。到又黃昏。欲消魂。簾枕頻欹空淚痕。

減字木蘭花

水中仙子。清高未肯依紅紫。綠葉青蔥。不爭肥瘦。總玲瓏。笛休三弄。冰心原與梅花共。冷豔盈盈。自有幽香一種情。

前調

簷冰垂箸。逼人寒氣侵窗戶。花落無聲。輾轉重衾。夢不成。朔風何怒。想因吹放梅千樹。雪景雖佳。祇恐天公未肯賒。

長相思 湖上放荷燈

燈瑩瑩。月瑩瑩。燈月交輝湖水明。幽賞足怡情。花氣清。夜氣清。船向荷花深處行。蓮歌宛轉聽。

憶秦娥 春游

春初透。東風吹得池波皺。落花水面皆成錦繡。枝頭好鳥姣聲逗。踏青陌上人歸否。韶華滿目。正堪

搗酒。

菩薩蠻寄外

溪山雪滿銀潮湧。詩人料必吟肩聳。一樣別情同。推窗看遠峯。小謫餘杭住。冷落吳山路。風雪與梅花。君前應更佳。

竹香子

著雨杏花紅薄。風妒任他催落。一春長是怨東君。維繫金鈴索。獨自莫登樓。燕子梁間說。眼看芳草徧天涯。未把歸期卜。

桃源憶故人寄清臣小姐

停雲落月人何處。烟雨樓頭小住。未卜幾時相遇。共賞西湖去。詠絮清才羣所譽。斗酒謫仙詩趣。一任暮雲春樹。但把心香炷。

魚歌子梅影

月初溶。香暗通。扶疏隨月過廊東。橫斜水面中。入簾櫳。映窗墉。素娥偷出廣寒宮。鶴守太朦朧。




 文

## 記女丈夫沈雲英

憂患餘生

明崇禎初。張李二賊豎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內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間。通都大邑。所向皆破。時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不敢抗。賊勢益張。其忠憤之氣。有可觀者。轉在女子。如秦良玉。沈雲英。解簪珥以代干戈。賊氣爲奪。良玉事見明史。而雲英則無傳者。又多訛誤。余會稽人。與雲英同里。幼從父老聞其守道州事。稍稍得其梗概。念啓潛發幽爲吾輩事。如雲英何假於此哉。

沈雲英會稽人。祖名某。明天崇禎間。屢建奇功。好春秋經史。輕裘緩帶。有儒將風概。鎮固原。適俺答入寇。某提兵深入。沒於陣。父至緒。守備湖廣道州。性正直。嫻兵略。有父風。中年喪偶。無子。僅一女。卽雲英也。雲英秉傳性。幼卽好動。惡靜。五六歲如成人。不耐束縛。八歲從名師受書。敏慧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英畏。厭棄鉛華。六寸圓膚。固無殊男子。十三歲通古今學。執筆爲詩文。洋洋灑灑。千百言立就。旁習



第

十

二

期

弧矢喜射獵。彈發輒中。父愛之甚於子。年及笄。至緒命處閨中。習家政。從事烹調縫紉。將選佳婿。以延後嗣。會雲英之姑母與子沅。郎至湖廣。探其兄至緒。沅郎年纔十六。眉目清秀如畫。少好讀書。甚敏慧。文弱類女子。與雲英適相左。姑見雲英甚愛之。乃爲沅郎求婚於兄。至緒亦雅愛沅郎者。至是遂以入贅。兼祧兩家。嗣續相約。崇禎十四年。張獻忠陷襄陽。殺襄陽王翊銘。過洞庭而西。勢甚猖獗。遣其黨攻圍道州。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凡賊所過。城率不戰。下道州。僅彈丸黑子。而圍城者賊且數萬。雲英父率軍出戰。木疊時士卒師徒器械不備。至緒率之以抗。數萬亡命之徒。其勢誠不啻螳卵也。麾下兵士初多心怯。顧畏至緒軍令嚴。且見主將奮勇前進。所向披靡。忠勇之心不禁油然而生。膽氣亦壯。無不一以當十。賊死者無數。尸如山積。且勝矣。賊忽大集。圍之數重。將軍自朝至午。與賊戰。力固不支。復中流矢。益疲。遂沒於陣。麾下騎士百餘。亦殲焉。會沅郎亦被賊虜。雲英時年十七。聞父舊隊逃歸者報。知父陣沒。乃召集城中瘡殘之民。疲敵之卒。泣告之曰。賊雖衆多。然皆烏合勢。雖張而累勝。然由肉食者縱之。以成其強。非有可畏之道。今主將爲保全道州。沒於軍。吾纖弱一女子。雖不食君祿。受封疆之任。然義不忍與賊共。生誓赴前敵。滅賊以報君父之仇。雖死無憾。諸公能投袂執干戈。從妾後。爲鄉里死乎。能從吾後。卽道州可完。諸公室家財產。可保。孰與乞命。惡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一城人皆曰。女將軍且居前。吾輩請從。以助女將軍一臂。雖釜鼎在前。亦所不顧。雲英乃部署之。得若干人。擇精壯者五百人。赴敵。留其姑母及老弱者守城。先令偵探出諜。知賊是夜將集虜獲婦歸。張燈設樂。置酒高會。雲英謀劫營。其時夜氣已墨。星光暗澹。僅辨五指。遂下勳令。開城出人馬銜枚疾行。一城人奮槌隨之。至賊營。燈火明滅。邏騎盡倦。

刁斗弗續。乃縱火焚之。光明炫耀。城中人老弱皆擊金屬器。聲震動天地。賊扶醉驚起。莫知所措。以出不意。故皇亟以爲女將軍。從天下焉。各謀生路。黑夜中自相殘殺。死者以千計。降者三千餘人。擒賊將三人。敬其貨寶糧食無數。遂解道州圍。覓沅郎不得。獲父屍歸城。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雲英獻虜於郡守。郡守上之朝廷。詔贈至緒副總兵。卽授雲英爲道州守備。而雲英以女子爲職官。駭人聽聞。且與曹掾同趨踰。男女混雜。有背當時女教。擬拜疏辭職。姑母勸之止。時八大王（張獻忠延安人）合徒衆據十八寨。自稱八大王。黨羽滿湖廣。謀報復前仇。遣賊將某煽惑降賊。夜襲道州。雲英帥勇敢之士三百人馳救。雲英白衣甲。長矛霍霍。團作銀球。時復外探。如長蛇之練舌。直陷賊陣中。堅衆繼之。士氣大奮。五步之外。賊屍如山積。遂大破之。虜賊將梟首示衆。以警復來。不一日而地方肅清。郡守奇之。報捷於朝。詔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是時以大中丞撫湘者爲某公。有子及冠未婚。耳雲英名。且異其才。修書齋帛。委州官致意於雲英。求爲子婦。雲英得書。大驚。商之姑母。草書覆州官。并繕表辭職。解印綬。偕姑私回故鄉。隱居于澗東蕭山之長巷村。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雲英安之。守戒茹素。誦佛經。晨夕不輟。寂然如比丘尼。足迹不出閨闈。教育姑子成名。長爲授室。旣困于貧。課里中兒讀。束修所入。以養姑母子焉。見者幾不知其曾帥瘡殘之民。疲敝之卒。抗數萬衆亡命之徒。二次保全道州之女將軍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居庸關。進陷京師。天子死。雲英慨然投袂。欲起勤王。以衰老而止。未幾吳三桂引愛新覺羅氏入關。明亡。雲英環視四體。歎曰。吾女子也。幼讀經書。長膺一命食君祿。安可貪生畏死。效洪承濤。龔芝麓輩忘恩事仇哉。遂餓死。葬蕭山黃婆山麓。墳墓具在。道州人士感雲英爲建祠于麻灘。距今二百八十

年奉祀不衰。

憂患餘生曰。明季秦寇四訶。士大夫嬰疆場之寄者。聞賊至。鼠竄狼奔。名城失陷。人民塗炭。夫士大夫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竟敗名喪節。豈非利害有以汨其心哉。雲英以弱女子。當賊勢猖獗之時。痛父之死。泣誓州人。復不共戴天之仇。卒能擊賊全城。豈其生而神勇哉。蓋孝思有以激之也。享其令名。昭其大節。斯可以愧死天下士大夫矣。

星洲紀遇詩序

閩中邱焯蓁菽園

今夫雪膚花貌。競娉域外之仙居。靈石支機。久數客星之豔遇。從來瑤島。綽約多姿。爲有秋心。離騷易感。而況星洲煙水。南部笙歌。燈球炫不夜之天。玉樓啓藏春之館。苟無題品。孰洗香國腥豪。亦樂總持。渾忘滄江歲晚。則有馬纓門巷。神女生涯。舊號珠娘。纔吹鳳竹。爲善才之弟子。學得琵琶。長碧玉於小家。苦拈金綫。縱摘花未工於插鬢。人諛蠻姬。而陪坐倖識夫傾城。余懷少者。爾其人兒十五。眉樣初三。雕籠舌靈。檀槽腕弱。緇衣宜好。挽以烏雲。白足柔娟。妬其素面。溫磨心上。馨逸體中。固已俯視桃李。作輿臺。不用胭脂助顏色矣。時則旗亭賭酒。甲乙新詩。油壁同車。玄黃我馬。竹枝解唱。敦參軍之語。蠻金勒。不嘶笑榮。陽之鞭。墜羹調宋嫂。每思窈窕之湯。樂舞公孫。猶存劍器之範。青樓大道。小妹長干。值此羈途。端資陶寫。僕秋蟬自警。春柳工愁。頻年載酒之行。徒作遠游之賦。惓懷紅粉。棖觸青衫。借彼芳因。抽予孤緒。將見比紅。有詠肯隨。無賴羅虬。會真成詩。安求知己。白傅金齒。捧硯媿江花。品藻之清。狂珠館。飄燈追錦瑟。華年之幽夢。



甄翹雲序

莊紉秋

碧梧秋早微聞子夜之歌紅豆春融頗憶辛夷之句笑三生之石畔卿本多情聆一曲於人間儂何薄命其爲韻事尙待言詮則有楚館湘娥金臺麗質翩翻縞袂似修鶴之出名都俊逸豐標擬文鴛之緘貝錦所思遠矣我勞如何每當銀燭一雙金缸二等桐陰雨溼籠霧縠而烟銷竹院風淒倚雲鬟而袖薄門無雁吠室有烏啼敲來冰玉雙清藉甚之丰華絕世話到滄桑幾變蒼然之罨畫如天小駐芳蹤藉留陳跡昔板橋雜記傳艷事於白門金谷酒籌弔名姬於江渚亦嘗敷陳脂粉點綴芳菲以昔證今庸何多讓乎僕也壯不能文身將就隱續晉代名流之記或將評以片言詠唐人本事之詩竊願垂爲定本此序

詩

章荷亭先生哲嗣雪松世兄與邵愛

寶女士行結婚禮節爲證人頌以

志盛頌曰

吳縣羅節煥章

春融歌浦瑞講華堂瑤琴和樂寶炬輝煌會稽章子心細才長潛研陶業曾列門牆德鄰邵女里居長康幼嫻姆教淑順端莊天作之合佳偶成行姻聯秦晉譜訂鴛鴦孰爲執柯屠君子香孰爲繫足

經君天祥孰爲證盟下走煥章鸞聲曠曠玉珮鏘鏘花開連理卷合洞房人倫之始夫爲妻綱宜家宜室婦隨夫倡螽斯衍慶麟趾呈祥百年好合五世其昌肆筵設席旨酒羔羊飽我以德醉我以觴善頌善禱爾壽爾康明年今日載弄之璋綿綿瓜瓞福祿無疆

葬花曲爲梅郎蘭芳作

樊山

作畫難寫美女形著書難言美女情欲貌書中幽

第

十

二

期

淑女。綺情玉貌。須天生。悼紅軒中雪芹筆。小說家言推第一。林家嬌女第一人。除却神瑛無與匹。稗史描畫情生文。梨園鬪演難其人。當年黛玉悲秋曲。同治初年時一聞。桂官紫稼不可作。巧玲約略能傳神。(咸同之交。蘭芳之祖。梅巧玲嘗演黛玉秋悲一齣)自云環肥輪燕瘦。苦竹瀟湘微失真。(巧玲貌豐年近而立。卽不復演此齣)嬌孫天與蓮花面。藕作玲瓏心一片。將身寫入葬花圖。瘦於彩蝶輕於燕。金鳳雙銜掩對襟。翠螺一髻垂長辮。宏農儂巧妙語言。公孫頓挫誇身段。吟花能寫百花真。葬花能妥百花魂。祇愁紅粉年年老。不及花枝歲歲新。擊卿未種鴛鴦福。成就娥眉一世譽。虧他妙解詩中意。使我低徊畫裏身。苔茵收拾殘花片。桃李芳園猶爛熳。眼前一角沁芳亭。隔簾隱約梨香院。簾中誰唱麗娘詞。麗娘詞比花還豔。斂黛低鬟側耳聽。歌雲一縷情絲冑。是誰歌曲繡簾旁。

四十年前喬鄭香。洛下璧人今老大。霸城金狄幾烟霜。無端來顧梅郎曲。一曲臨川能斷腸。總視何堪如故舊。况堪江令感興亡。吾家孟光今六十。髻年曾聽悲秋笛。今來舞榭看蘭芳。香祖依稀能記憶。梅花也似漢庭薪。應放後來一頭出。(內子之言如此)等是傾城傾國姿。書中猶虛眼前實。花謝花開春復秋。至今萬口說青樓。情如湘水流。難盡話到西溟始欲愁。灰線怡紅金孔雀。淚痕攜翠土饅頭。君不見絳珠兩現娉婷影。也費梅花三世修。

博道人招觀梅蘭芳演黛玉葬花新

劇

穎人

林逋舊作梅花塔。世世與梅爲伉儷。偶幻揚州林美人。化身猶遣梅精替。道人濁世妙才華。聞道孤山是一家。(道人亦姓林)約預歌臺聽新曲。麝麝捧出日初斜。紅樓弱女慵梳掠。未識傷春情緒惡。

何人清畫倦拋書。相逢一笑羣花落。無端根觸悼

殘紅。茵溷飄零事不同。自挈錦囊收拾去。不教狼

籍泣東風。一坏花冢經營始。品題卻憶癡公子。男

是鷗波館裏泥。女爲阿耨池中水。惜花顛倒費商

量。翻嫌水垢輪泥香。女兒終愛土乾淨。辜負怡紅

舊主張。笙歌別院微風度。暗惹情絲仍卻步。雙淚

應無枯竭時。一生總被聰明誤。雲散歡場客悄然。

不堪惆悵奈何天。道人可有丹青筆。更結君家翰

墨緣。梅生顏色傾都市。紙上美人應不死。阿顰若

問葬儂誰。葬在人人心窟裏。

### 詠古八絕

海澄邱煒菱菽園

### 西施

妾自承恩幾日纔。今朝麋鹿上高臺。捧心別有傷

心處。悔不蘿邨老我來。

### 虞姬

和歌一曲竟無傳。質本何聊訟逸編。柔得憤王腸

百轉。美人請死向樽前。

### 寡婦清

誰云娘子不能軍。早共朝臺好策勳。等是有家工

自衛。陳遵拜倒左阿君。

### 蔡琰

志趣何輪郭子儀。狂言我欲頌文姬。胡王不及窮

酸漢。信薄閼氏不肯爲。

### 二喬

春深銅雀竟何如。十二年中快婿居。一笑阿瞞渾

不識。兒家原自讀兵書。

### 南齊蘇小小

舊指紅樓道姓蘇。天教金粉領西湖。若援前輩爭

墩例。合遣蘇隄讓彼姝。

### 北齊婁太后

一生一及攘齊宮。殺豨能飛盡虎龍。藍本豈抄夫

己氏。高家老婦笑桓公。

楊妃

粉黛三千寵一身。玉環麗質自無倫。金錢往事分明諱。史筆憐才到美人。

庚戌春日重過何可人故居感題

留春不住送春歸。門巷斜陽燕子飛。剩有宵來明月影。隨風淡蕩入空幃。

將飛復舞對迴風。道有癡魂慰夢中。用本春色重經梳洗地。桃花冷落隔年紅。

辛亥橫島七夕戲示何校書

靈會依然歲自新。別來滄海幾揚塵。天孫縱有姮娥藥。河鼓占星應老人。

病中自遣

西風消瘦劇黃花。不爲蒼生不爲家。諱說色荒推病酒。強排睡祟愛煎茶。尙能百輩容卿等。便到千春亦鉢華。煙氣怕濃情怕淡。月中靈藥笑癡摹。

病起偶書

風流小譚散花天。細細清宵當醉眠。幾日姮人調服散。一秋禪榻伴茶烟。翻勞香祝花同命。暫遣琴停月待圓。彭祖容成從領取。未應功罪委嬋娟。

漫與一首畀內子王玫

慧果相纏業果并。人天眷屬現三生。新詩內子工酬和。舊稿隣兒當課程。私祝星辰忘久立。願開風氣可無名。書堂柳色深深護。中有侯封號百城。

外舅王都尉夏日招余夫婦偕往協

鎮衙齋道暑清談并出古琴爲贈

賦謝

丈人師律高山協。樂廣玄談甲帳深。靜日槐廳三列戟。春風奩贈一張琴。陪將龍劍鸞簫韻。喻到冰清玉潤心。甥館自慚賓友共。弦詩試和鳳凰吟。

題亡婦王孺人詩卷

靈瑟洞庭香。房中樂自鳴。雲羅書密字。璧月鑑離情。引鳳隨秦女。吹笙上玉京。遙天無處所。落下步

虛聲。

其二

此是糟糠婦。誰能故劍忘。興詩琴瑟友。藏棄女兒箱。荷葉明珠落。神皋翠羽長。莫傳青鳥使。閒坐鬱金堂。

右詩二章皆集德壽殿千文帖字亡婦生時每臨此帖

九月十三日亡婦王氏忌辰星州寓

中親率姬人為陳瓜果

遺桂設處當眉圖。瓜果通誠得降無。玉壘新巢營紫燕。銀河靈匹悵黃姑。空聞秦女隨鸞去。長憶金釵助酒沾。特遣樵青供苦茗。几旁淚濕鏡臺奴。

桂音主婦人  
上服外套

新世界二首

莊紉秋

側媚花鈿送夕陽。幾多屣響步圍廊。樓臺高下燈明滅。歌管參差夜短長。國際尙馳詩老夢。江邊誰覓女兒箱。徘徊咫尺寥天隘。澁氣迴胸不可忘。

滿目驕陽影未銷。呢人蘭麝酒如潮。妝窺半面羞紅燭。緣證三生度紫簫。隔座睇迴街鳳佩。蹴車心細喚鶯嬌。荒唐鶉首原非醉。淚眼看天柳萬條。

落花

夕陽門巷又新晴。拂柳穿花似有情。未免負他甘墜落。最遲待汝是來生。欲言解脫憑飛絮。直擬虛無作化鶯。太惜泥塗誰湔袂。可憐顏色尙傾城。瞥眼天涯何所之。惜無人處立多時。斷橋流水匆匆去。細雨斜風故故悲。寒食已過春老大。花朝無計月差池。須知綺歲當珍惜。一擲韶光已不支。悲感蒼涼躊躇往復詠花耶。抑非詠落花耶。日

記

古意

婦德嗟無極。夜行畏多露。芳菲奪杜洲。遲回憶天步。鳩媒忽中傷。美質污純素。本是不久長。薄言逢彼怒。

古人夙垂箴。美男嗟破老。強仕四十餘。忽焉鬢髮皓。山川粵修阻。成名恨不早。日月逝。酒漿憂心已如擣。

清霽露微華。肅霜朝竟隕。蘭莒承翠莖。蓮房墜紅粉。粲粲有媚子。懷抱迷所蘊。中路且徘徊。似聞疾孤憤。

臨僮環園詩

即華清池故址

其一

繡嶺委荆榛。用環園中楊蓉浦師聯語。名園值良夜。花木有餘妍。琴尊亦代謝。溫泉終古流。休沐偶游暇。行部息棠陰。粵止騷人駕。山色蔚蔥翠。其旁有精舍。曲折步圍廊。好鳥飛或下。綺寮開明窗。華燈千萬架。太真入月痕。芬郁襲蘭麝。自古行役苦。供張疲滄灑。大官鹵簿繁。童謠習嘲罵。山林嗟不幸。驅車擾禾稼。我爲下邑悲。輕徭可觀化。

其二

名山與美人。亘古同一轍。善政與游觀。此優則彼絀。今我得兼之家國。兩愁絕。溯昔開寶時。楊氏炙手熱。一旦驪山崩。馬嵬終流血。妖嬈動天怒。烽燧褒姒設。女禍迤周唐。芳采亦墜滅。山靈忽啞笑。此事不可說。我爲名園唏。危詞勒石碣。環園石刻風流子詞有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領。蠱瑤環。句

其三

泉溫可浴。人人俗不可醫。女醜如嫫母。照影媿芳池。亦有丈夫子。高冠峨威儀。沈滯久蒙恥。袂濯薰沐之人形。無好醜。說士莫相皮。皮毛尙可浣。心俗胡能爲。迄今池水下。積垢終纍纍。驚鴻徒一瞥。此恨無窮期。

詞

金縷曲

莊紉秋

王紋之逝於此三年矣。憶庚戌春初。王紋自錫山。明妝來歸。典禮嫺雅。一時稱盛。偶憶其事。演爲此詞。

濯錦蓉湖裏。漾春潮。雙瞳剪水。淡粧纖麗。阿母劬勞。機心苦結。得絲蘿並蒂。說不盡。憐才情。思杏婢。桃奴同贈嫁。展鸞輪。一霎江煙紫。時趁火車赴

白門宿。大觀樓。再由江入漢。春未泮。漢津水。

韶華二八。紉蘭芷。乍携將。驚鴻小影。綺情牢繫。

王紋已酉春自滬以小影訂聘。讀曲吟詩俱愁。

絕不僅評花賭醉。儘拋擲黃姑奩費。紋善歌能

琵琶。

一棹烟波同夢去。指江濱。喚作青溪妹。猶記得。少

年意。

### 金縷曲

#### 題甄翹雲小象

一瞥驚鴻起。有錢唐鄉親。小小裁紈。親製萬種嬌。

羞人不識。吹皺一池春水。儘付與。纏綿詩意。儀態萬方人。瘦小碧玻璃。映入桃花紫。勞拂拭。憑纖指。似曾綽約。繩余美。算從前。鶯娘燕后。都難方此。

媚眼流波嬌送盼。綻出瓊葩玉蕊。應管領。衆香國裏。疑是飛瓊前度嫁。替人來寫入桃花紙。指王紋。長恨曲散餘綺。

### 風蝶令

#### 某校書別已四年瞥見成賦

放誕黏風絮。精品認月華。個人雲髻倦頽鴉。笑指綠楊深處。是兒家。

眼媚流波俏。情景願曲賒。水蛇腰瘦玉簪斜。疑是沉魚孤雁。落平沙。

### 蝶戀花

憶恨

皎皎臨風疑玉樹。絕世佳人。傾國傾城。顧滿徑。蕪燕留不住。夕陽紅斷。憐春暮。坐席惜惜。空惜去。去未多時。只怕游人遇。數盡更籌。書恐誤。更香先。

燼情誰訴

會記。孤。驄。來。小。院。綽。約。仙。姿。省。識。春。面。花。勝。巍。  
峩。雲。鬢。顛。影。鴻。一。瞥。無。人。見。別。已。多。時。仍。婉。戀。  
拋。卻。征。衫。先。贈。輕。羅。扇。天。半。西。風。孤。荻。戰。離。騷。譜。  
出音凄變

百字令

偶憶

長。街。烟。雨。有。輕。車。畫。轂。繡。帷。低。揭。月。落。參。橫。人。靜。  
後。密。誓。從。頭。申。說。玉。軟。香。柔。茶。馨。花。靨。好。夢。仍。黏。  
結。和。風。吹。處。靜。聽。時。計。催。別。  
一。別。纔。又。經。旬。蠻。腰。細。柳。欹。舞。臨。風。折。薄。怒。佯。嗔。  
工。倩。盼。笑。指。天。邊。新。月。後。約。何。妨。新。離。在。乍。暮。雨。  
吳。娘。咽。三。春。夢。醒。梨。花。今。又。如。雪。

風蝶令

寄遠

茗。椀。流。光。駐。花。鈿。側。媚。欹。萬。方。多。難。我。何。之。只。有。

鶯歌燕語惱人知

薄倖成名早。含羞得寶遲。墜歡難拾瘦腰支。莫論  
前朝惜惜與師師。

浣溪紗有序

閱報知王小蓮校書仰藥死矣。昔年寶姬（名  
王紋）與小蓮爲曲中姊妹。情好綦篤。余亦時  
時過從。今聞此變。既傷小蓮。更傷寶姬也。

側媚天然雅韻流。夕陽門巷綠陰稠。生前佳耦亦  
同仇。垂髻乍憐鴉影墮。瘦帶斜認鳳頭道。（小  
蓮雙趺甚瘦）春花怎奈又殘秋。

生小同枝氣誼親。惠泉山色個中人。長安橋畔淚  
霑巾。（王姓均住長安橋）薄命暫爲才子婦。懺  
愁曾識妬娃津。回頭細想劇悲嗔。

蝶戀花

憶甄翹雲

一霎專風和笑語。萬種相思。染就珊瑚樹。省識南  
蘭芳草路者回。不斷瀟瀟雨。薄醉簾櫳燈欲暮。



繫定斑。雕。尙憶伊人住。舊日門庭無覓處。小橋深巷誰歌舞。

蝶戀花 憶王紋

良夜無聊。酣睡美夢裏。卿卿疑隔三千里。萬種春愁。颺不起。前游永隔銀河水。莫種江南紅豆。子聽了琵琶。幾欲催人死。願影自憐。卿去矣。媚娘花信知還未。

念奴嬌

橫島倦游歸舟重發何處細校書手所御梳爲余歷發戲詞此解並用東坡原 閩海邱煒菱菡園

梳疏成讖。驚驚心一握。香奩間物。便許風鬟長對坐。莫遣家徒四壁。憔悴雙文。水精簾下。蕙草看銷雪。軟裘快馬。我非赤縣才傑。偏汝膏沐誰容。玉釵臣掛。當此輕舟發。明覺曉風楊柳岸。正值殘星明滅。夢裏驚迴。吹篷落葉。料峭生華髮。新弦頭上明明。此意如月。

浪淘沙 聽鷓鴣

芳草綠萋萋。繡滿湖隄。春煙一碧與雲齊。更愛微風楊柳樹。著个黃鸝。宛轉盡情啼。叫破天低。雙柑斗酒手親携。來領詩腸閒鼓吹。絕妙新題。

卜算子 記恨

曾是小紅樓。度出簫聲迥。偷繫斑駁傍綠楊。歷亂鞦韆影。猶是小紅樓。一桁簾衣冷。願化游絲。胃落花。赧向東皇請。

唐多令 月夕不寐悠然獨酌

舒卷漢宮羅。天風拂素娥。晚粧寒。古鏡新磨。玉宇無塵行緩緩。仙袂舉。抱雲和。桂影上樓多。清尊發浩歌。淨空明。滿注金波。倒喝冰輪成閨夕。懷裏墜。當珠搓。

菩薩蠻 春夜起憶何錄事集句寄之

傳書青鳥迎簫鳳。李小屏深鎖梅華夢。張弘茗椀對爐熏。黃庭堅香生紙帳雲。陸游光飄神女鞦。王略覺見半床月。李賀空爽上春期。蕭低斜力不支。白居易

## 憶 瑣 燈 秋

平生未作百里游。甲辰娥江之役。秋芙方病寒疾。欲更行期。而行裝既發。黃頭促我矣。晚渡錢江。颶風大作。隔岸越山。皆低鬟歛眉。鬱鬱作相對狀。因憶子安滕王閣。天高地迥一聯。覺此身茫茫。不知當置何所。

歌

韻

署 鑄  
九 橋

# 戲 考

近來  
戲劇之  
進行日見  
發達。加以名  
伶輩出。愈演愈  
精。凡從前曲本中  
粗俚不通之唱句。俱  
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  
改良。道白則亦斟酌理量  
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真劇  
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  
情畢肖。然此真本頗不易得。本考所列  
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

好馬第  
非坊間俗本可比。且每劇必倩王大錯先生作  
攷。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  
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  
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  
之藝員名角。亦無弗奉為圭  
臬也。刻已出十二册。備蒙  
社會歡迎。第十三册  
已在編輯中矣。  
每册二角半

第十二册  
又出版了

## 自由女廣告

時下小說家言。每多  
假託以寄情旨。若欲  
根求其實地實人實  
事。往往迷離恍惚。與  
太虛幻境。同一空中  
樓閣。惟是編則不然。  
原原本本。皆詳紀當  
時實地實人實事。雖  
點綴舖叙之資料。亦  
無絲毫假借。故其離  
合曲折之情節。窮形  
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  
此等從實事上生出  
之天然層次結構。天  
然節目呼應。誠勝於  
極意描摹形容者萬  
萬也。諸君欲一見吾  
中國自由女之真相。  
耶。請速來購。諸勿失  
諸交臂焉。每部洋  
裝一册。大洋二角。

## 黃鐘



維揚女士李懿恂如

黃鐘者。咸同間大俠也。相傳爲明末靖南侯黃得功苗裔。家本將門。性復任俠。爲人慷慨。周貧無吝色。而家居則葛巾布袍。彬彬有書生氣。不知者不識其爲武夫也。其來揚也。莫知其所自。攜妻一人。家具書數篋。劍一柄而已。顧揮金如泥沙。似無竭時。以其盜也。則遠近未聞有失竊者。里人咸嘖嘖稱異不止。

予族祖不羈士也。以不得志。故縱酒放蕩。里中目爲狂生。而黃獨與之厚。有會必俱。往來無間。故黃之歷史。予族祖知之甚詳。從不以之告人。或有問人者。則曰。黃某。奇人也。爾曹俗人。烏能知黃某。

五月五日。村人爲競渡之戲。黃及予族祖。均往觀焉。及暮。二人攜手歸。抵黃居。黃速之入室。中凌亂不堪。椅折桌跛。帷帳如經人裂。若干條。佛幡上下飛舞。予族祖笑曰。嫂又氣惱矣。黃亦笑曰。痴婆子何處去矣。言時。目桌上。陡見黃紙一方。書字數百。皆大若姆指。黃觀之大驚。亟取讀之。予族祖亦從而讀之。其詞曰。

余與爾各行其道。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爾乃必與我相背。同治七年。汝穢我朋友。奪我資財。謾罵我使者。凌辱我旗幟。我以同道故。遣使通誠。免傷和氣。爾猶不足。劓我使者。碎我書函。復遣爾黨。刼毀我閭廬。傾覆我室家。我乃擄爾子以示懲。爲名譽故。不爲過也。旋復逸去。爾乃率爾惡黨。遷怒我門徒。擒我妻孥。賊我父母。我復俘爾妻以爲質。亦不爲過也。爾乃忍心害理。置我妻孥於獄牢。復殺我子而歸元於我。且使我使者與爾妻偕遁。此豈磊落光明者之所爲耶。余尋爾者十年矣。今始知爾龜縮於此。我乃復擒爾妻。以去。期爾十日來太湖。一較勝負。爾素負虛名。如不負約。尙不失爲英雄。如否。則我亦將效爾所爲。還爾妻之首於爾也。爾其思之。鐵錚留字畀與黃鐘。

黃閱竟。置書大罵叛賊。吾不殺爾。誓不爲人。拔關將出。予族祖挽其袖而苦勸之。黃痴立良久。乃笑曰。吾性暴。此細事耳。遣僕殺之可也。我輩曷沽酒而澆塊磊乎。

越數日。村人譁傳黃某失蹤。予族祖嘆曰。諺有之。英雄不露面。其黃鍾之謂乎。

距黃失蹤約數月。忽有人叩予族祖扉。予族祖出而應之。其人曰。家師致意先生。書中所托。幸勿却也。言畢。遺一函。予族祖方視書面。知黃所寄。覓寄書其人。已杳矣。不覺大驚。

入室拆書讀之。書曰。犬讐已報。諒知我。亦當爲我賀也。鍾從此三山五嶺。友鹿侶豕。不復問人世間事矣。想見既知我。諒亦能識我志趨也。所不能無芥蒂者。以近聞犬子耕種頗勤。惟質性委靡。慮其不能承我。大志。敢乞大雅教之。所托止此。諒兄當不我辭也。鍾敬啓。再犬子名克紹。現居山東某縣某村。

讀未竟。而鄉老以中秋會故集羣而來。見予族祖持書。乃聚觀之。知爲黃書。復勸予族祖述黃事。曰。君

嘗謂黃爲奇人。我等甚願一聞奇人之事迹。以擴見聞也。予族祖辭不獲已。乃縷述之如下。

黃世居河南信陽。少有大志。飽讀書史。知乃祖得功。忠於明。嘗慙憤曰。大丈夫奈何。屈服於夷狄之下。目覩漢族沈淪而不救乎。乃負笈從師。學劍得張三丰遺傳。值天王起義粵西。又慨然曰。復我華夏。此其時也。束裝投翼王麾下。翼王壯其志。拔置偏校。太平天國官名。從征者數年。斬將奪旗。所向有功。軍中號爲黃老虎。以其驍而善戰故也。清咸豐十一年。即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帝崩。黃獻策於翼王曰。虜新立主。且兩后與臣工爭權。我朝若以偏師抵湘淮。軍而以全軍奪天津。據陝西。絕其糧道。扼其要害。害長驅而入。燕京直摧枯拉朽耳。夫伐木必搖其本。禦水必疏其源。大王奈何不計及此耶。翼王以其謀獻諸天王。而卒梗於東王。黃聞之。嘆曰。吾謀不用。大事從此去矣。大好河山棄而不取。非爲豎子所誤耶。黃每言及痛恨不置。

清同治三年。天王崩。子福填立。黃又言於翼王曰。嗣君沉湎酒色。濫賞淫刑。非開創有爲之主也。王曷諫之。翼王曰。吾已屢言之矣。奈不聽何。黃出曰。國不可爲矣。旋金陵破。天國亡。黃謂翼王曰。如以一軍出荆襄。據武漢。再由潯而滬。復以資財連絡洋人。借其兵。購其械。直抵燕京。爲禽賊禽王之計。國勢猶有可爲也。王曰。洪氏宗支。爲虜所盡。吾出兵無洪氏子孫。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且吾雅不欲負洪氏也。黃喟然曰。王忠天王。臣敢不忠於王乎。請以死守。惟大王當留有用之身。爲他日復仇地也。王領之。越日清兵至。黃及翼王出戰。黃爲前鋒。清兵密佈如蜂如蟻。太平兵有餒色。黃大呼曰。大王待爾曹不薄。爾曹今日正所以報大王也。且殺一虜賊。卽少一擾民者。爾曹亦當知之。爾曹猶憶我平日之

訓誨乎。言畢，仗雙劍擡馬，衝入敵陣。兵亦鼓噪隨之，卒以衆寡不敵，被圍。黃心念翼王，思出圍而衛護之，顧不得出，乃大怒，舞劍超乘，趨一紅頂者，斬之，復殲裨將數人，及出清兵從而追之。黃復殺數十人，清兵不敢近，乃按繯而行，沿途惟見敗井頽垣，詢之難民，始知翼王被害，黃乃痛哭，思自殺，忽猛省曰：吾不以此好身手殺貪官污吏而救二、三小民耶？此責匪異人任也。於是入湘刺某邑令，入桂授室張氏女也。卽前日之被劫者。逾年生一子，復由桂而粵而贛，復至湘而入黔，誅貪污豪霸者數人，同治間，貴族命盜大案，大多數出於黃手，世無知之者。旋之魯而至金陵，於是黃鍾之名大振矣。

金陵有拳師蔣萃者，字鐵錚，亦洪氏舊臣也，居於距城七十里之某村，名爲拳師，實則盜也。巢在太湖，黃聞之而未得其劣跡，乃召其在桂所授之門徒二十三人來，監察其舉動，已則以舟赴姑蘇，而所貸之舟卽太湖盜舟也。某夜黃假寐艙中，聞舟子集議曰：小文昌來報揚州溜子已經得手，不日我等必獲分賞。又一人云：現在不是上門貨麼？我輩曷圖之？黃固老於江湖者，此等隱語豈不知之？乃操利刃躡足至前艙，捉其一曰：爾誠無目不識黃老虎耶？時一舟子持斧迎面來，黃以左手格斧柄，起左足踢之入江，復摔捉舟子於艙而殺之，回身復殺數人，至最後者問之曰：爾輩害人幾何矣？其實說無誑，我赦爾。舟子曰：我等係蔣爺第六號船，專以錐人船底，劫殺爲事者，受害者已不知凡幾矣。黃曰：殺人者死，爾曹死猶有餘辜也。雖然，吾許赦爾，吾不食言。乃棄之岸上，入艙得銀千餘兩，金墀數方，以及珠玉等，盡攜上岸，以銀投慈善會，金珠散給貧者，復至金陵門徒報告曰：蔣近日遣其門徒等至杭州竊某鄉宦金將及萬，某鄉宦固賢者也。蔣徒今尙未歸，云黃領之，乃赴杭沿途探訪，果遇之，黃劫其所劫，而留書曰：爾輩行竊不問人



之賢否。惟利是圖。得則肥。已不以濟人是誠。鼠輩所爲也。猶覩顏自命爲大俠。抑何不知恥。至於如此耶。而我暫留爾輩狗頭。歸告蔣萃。令其速改。否則吾必不容彼於天地間也。黃鍾留字云。

黃又思以金還之某鄉宦。旣而翻然改曰。某雖賢。虜臣也。且有此多金。安知非貪墨而盜虛聲者。不如散之爲佳。乃散之貧苦人。以助無數慈善事業。

蔣之門徒得黃字。駭甚。復視其首領所與之紅旂。係藏之箱底者。今乃陳諸桌上。且大書鼠輩猛省。無遺後悔八字。於是羣議嘵嘵。莫衷一是。卒乃議決呈諸蔣。蔣得之大驚曰。黃老虎。奈何與我爲仇。前日毀舟。今日劫物。是何用意。惟黃之拳劍。我輩均非其敵。彼得毋以彼至金陵。我未與之通誠款耶。爾等可將一書去。但云伊來此。我實不知。且令其還我前日之物。我當永修和好。不記前怨可耳。其徒一人願去。乃畀以書。授以語而去。至黃居。黃方磨刃。蔣徒曰。誰是黃鐘。我家師父有信與伊。黃聞之曰。我卽黃某。有書可與我。蔣徒以書擲與之。黃忍氣拾書觀之。知係蔣書。又惡其徒言傲。不覺大怒。碎其書。且以手中刃。刺其鼻。蔣徒歸。哭而讒於師。且激之。蔣乃遣其黨往。桂。劫黃之子來。

黃自蔣徒去後。當夜卽遣人至其居火之。適蔣往省。父。故獨獲免。其徒黨死者數十人。鄉里謂爲天報。不知黃所爲也。

越月。黃妻來訴。以其子被劫事。黃卽率徒。夤夜入蔣宅中。戕其父母。擄其妻子。搜己子。則已逸去三日矣。黃歸告其妻曰。蔣萃以收其黨之骨。因而得免。至我子則已逸去矣。黃妻聞之。大哭失聲。黃慰之。且置酒解愁。至夜。黃因事率徒他出。曉歸。逾墻入見。留守之二人。被縛於柱。口實以棉。黃大驚。解其縛。詢其故。則

曰。師母被蔣某劫去矣。黃亟入室視之。室雖在而人遠矣。黃幸置蔣妻於密室。猶可挾以爲質。乃報以書曰。爾劫我子。我子雖逸。年方六齡。存沒未卜。故我殺爾子以報。爾劫我妻。爾妻生死。却在我手中。雖然。我妻如歸。我亦必出爾妻。決不食言云云。賚書者夜至蔣所。挈黃妻而歸。次日使人送蔣妻歸。遂偕妻而隱我里焉。

黃妻經此風浪。狀似癩痢。故予族祖入其室。見其椅析桌跛。以爲黃妻癩發耳。黃妻二次被劫。能否合浦珠還。及黃之覓得伊子住址之原由。則非所知矣。予族祖復謂黃之徒來往。皆卜夜不卜晝。故村人無知者。且黃厚施村人。故終未洩其事。且聞黃之孫。卽陸軍少將銜憲兵上校。四等文虎章。某旅長也。亦可謂克承祖志矣。

## 鶯兒

寶豐岳少伯

邱生。錢塘人。譚者佚其名字。生而歧嶷。長益秀美。幼讀書。慧穎絕倫。年十二入泮。尋舉於鄉。遠近咸羨之。一時有少年孝廉之目。世家慕生名。爭妻以女。議婚者踵接肩摩。戶外履常滿。顧生選擇良苛。無當意者。生之姑適羅氏。生女曰鶯兒。年與生相若。秀外慧中。爲諸姊妹行冠。針黹之餘。耽心吟咏。姑鍾愛之如掌珠。不欲輕以許人。故十八尙未字也。一日。生詣羅家省姑。寒暄畢。姑命丫鬟曰。可呼鶯姑來。拜見阿哥。表兄妹原一家人。無須避匿也。俄而鶯兒舉簾出。向生檢襪。梨花如面。秋水爲神。柳腰嫵娜。細不盈掬。而素服淡妝。益饒風韻。生神迷意眩。幾不自持。自此留姑家。不忍言歸。姑家故有小園。廣可數畝。雜植梅菊。牡

丹之屬。護以竹籬。圍之東北。各闢一池。池水澄清。游魚可數。兩池之間。小橋通焉。修竹叢中。柳陰深處。清雅幽邃。勝概天然。生時與鶯兒携手池畔。品評詩文。平章風月。或互相唱和以爲樂。惟不及於亂而已。一日鶯兒櫻唇微啓。若欲有言。而兩頰飛紅。既又中止。生固詰之曰。睹君風采。欽慕良殷。妹不揣劣陋。願奉箕帚。不知君子亦有意否。生曰。得婦如卿。三生有幸。辱承青盼。感何可言。惟自慚形穢。恐不足以匹佳人耳。鶯兒曰。知心對語。何事過謙。家母雅慕文才。君歸告令堂。遣媒求婚。無不諧者。因以手指池中曰。今日並蒂蓮開。非妾與君團圓之佳兆乎。更有一言。乞恕唐突。君辱留蓬戶。亦既月餘。旦夕相守。瓜李嫌深。雖此心耿耿。屋漏之事。無不可以語人。然捏造黑白者。恐不免以小人之心。妄相臆度。君宜亟作歸計。以杜人言。此後聚首之日正長。毋依依也。明日生詣姑辭別。鶯兒倚母側。二人相對。脈脈不作一語。而悵別之情。各見於眉間。生至家。忽忽若失。行止寤寐。都未能忘情於鶯兒。數欲以情白母。而未有間。會有某嫗來。爲生執柯。旣道新人之美。復述奩資之厚。口講指畫。津津忘倦。生母心動。以問生。生曰。媒妁之言。最不可恃。婚姻終身所繫。乞勿草草遺後悔。母曰。癡兒亦太執拗。豈遂以鰥夫老耶。生俛首無言。但微吟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母知其言有意。固詰衷曲。生具告之。母曰。鶯兒麗質。我見猶憐。無怪汝魂夢不忘也。然胡不早言。遂爲遣媒。委禽妝焉。親友聞者。咸嘖嘖嘆羨。謂才子佳人。信有之。鶯鸞君瑞。不得專美於前矣。惟其鄉某先生私語人曰。好事多磨。古今同慨。恐此一對有情人。終難成眷屬耳。先是巡撫胡紫書。居與鶯兒同里。其子西樓。佻達喜漁色。瞥見鶯兒。驚爲天仙。歸丰思神。至廢寢食。顏色衣裳。時縈夢寐。因遣媒示意。鶯兒母欲致鶯兒充下陳。衣飾金帛。一無所吝。鶯母大怒曰。吾家累世清白。非養女求貨者。胡氏子

襲祖父餘蔭。日啖數十碗肉羹。飽暖之餘。行諸不義。輒以金錢自炫。雙瞳如豆。可笑人也。媒媪歸以情告公子。心銜之。而無如何。及聞鴛兒歸生。妬恨益甚。遂於某夜率豪奴數十人。抵生家。壞生門。排生闔。劫鴛兒而去。生母指手頓足。詬詈萬端。豪奴怒痛毆之。中夜而斃。生亦受創不能起。明日草草殮母。卽扶杖赴邑具控。邑宰得西樓重賄。且畏胡勢。置不理。生旣傷殺母之慘。復悼辱妻之痛深。仇似海。昭雪無由。惟日懷利刃。思伺西樓出。邀於路而殺之。然以其護衛嚴。卒不得逞。一日薄暮。有老嫗至。自云爲胡家僕婦。憐鴛姑貞苦。代爲寄書。未使主人知也。言訖卽取所藏書。擲生懷。匆匆而去。生折閱之。書曰。

妾以薄命。奇遭鬼妬。豪強肆虐。禍及一門。事已至此。尙何言哉。自陷火坑。度日如年。防守綦嚴。苦無死法。妾尙得苟延殘喘。職是故也。有隙可乘。卽當引決。知在人間。尙復幾日。嗚呼。當與君生死辭矣。引領南望。無涕可揮。惟冀努力加餐。毋以妾爲念。他日出頭。大仇可復。則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臨穎腸斷詞意不周。薄命妾羅鴛兒絕命書。

生披讀未竟。已咽鳴不能成聲。執書飲泣。淚濕青衫。時值初秋。苦雨濕窗。淒風撼壁。愁人當此。益覺難堪。正悲酸間。一丈夫岸然入。戎服佩劍。鬚眉甚偉。生驚問何爲。不答。叩其姓氏。亦不答。逕趨中堂。踞上座。呼生至前。語之曰。僕燕人。十五學劍。壯歲出遊。足跡徧大河南北。路見不平。必爲昭雪。手刃汗吏富豪。不可勝紀。聞君新被大冤。願助一臂。生曰。殺母辱妻。刻不能忘。所以遲遲隱忍。力不足也。君以俠骨熱腸。鋤強扶弱。小生不肖。圖報何日。結草啣環。會當期之來世耳。壯士拂劍曰。吾自爲此君吐氣。豈望報乎。遂別去。明日。喧傳胡西樓被殺而失其首。然牆門未闢。究不知盜自何來。邑宰以生與公子有仇。疑生所爲。拘

生去。五毒備至。身無完膚。生不堪痛苦。誣服案遂定。生在縲綑之中。憂病交迫。瘦骨如柴。加以獄吏橫暴。稍不遂意。鞭扑從之。生生平不解此苦。奄奄一息。自亦不知命在何時。一夕三更向盡。守者睡已熟。生展轉反側。不能成寐。忽聞屋瓦有聲。一偉丈夫自簾際躍下。生驚審之。蓋前度壯士也。搖手令勿作聲。遽以一手挾生。躍登屋上。行馳絕速。如履康莊。少間抵一土室中。置生令坐。所以慰藉之者良殷。生泣下曰。狼狽囹圄。已自分必死。不圖復見天日。君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者也。今此身已非我有。願執鞭箠供驅使。不復作歸計矣。壯士曰。良佳。觀子貌神清雅。乃道中人。非富貴中人也。且此處嶮巖。非子所宜久居。遂偕生逃去。不知所終。初。鶯兒見西樓死。笑曰。罪惡貫盈。宜有今日。吾能及身見之。爲幸多矣。竟不食而死。

## 萍水緣

薛素者。浙鹽官郭店漁舟女子也。父嗜酒。素操小舟渡客。日得值以供父飲。金倍入則倍飲。無一留存。素荆釵布裙。雖不作時世粧。櫓柔腕弱。見者消魂。歲丙子年十五矣。絳州梁生遊于浙之鹽官。見素繫舟綠柳之下。水天一色。蓮臉春生。不覺神移曰。古所謂傾國佳人。不是過也。隨買其舟。與素語。不答。惟含笑曰。生。如是行十三四里。卒不答生一語。生豪士。默坐無聊。卽舍素舟。還所坐舟而去。素見生去。復微笑曰。生。閱春至冬。生又路經郭店。時大風雪。河忽冰。繫舟守凍。初不知隣舟之卽素也。偶出舫頭。素推篷掃雪。雪膚相映。光彩射目。語生曰。如此風雪。何處去。生漫應之曰。爾固不語者。何問爲。素默然。掃雪作團。頻頻目生。已各歸舟。少間。有老翁造生舟。曰。偶沽村酒。可以御寒。能過我一飲否。叩之。卽素父也。素幼失母。終鮮

兄弟父女相依。操舟渡日。生曰。風雪孤篷。正宜飲酒。不待再速。卽隨老翁過舟。雪燈瑩然。素洗盞酌。生翁以小杯勸客。而自累巨觥。且語且飲。十餘觥傾盡矣。翁已頽然。素乃低語曰。君年幾何。生曰。十七。素微笑曰。差長妾五歲。又問籍貫及堂上婚姻。絮絮不止。生答以己婚。素默然良久。不覺長嘆。酒數行。忽篷上有聲。河冰夜泮矣。生舟欲行。促生還舟。素止生曰。人生邂逅。未必無緣。碧水輕舫。天涯芳草。誰則無情。何匆匆。若是。生曰。奈何。素曰。妾以舟送郎。至石門可耳。于是與父耳語數四。父卽解維。隨生舟而進。仍臥舟側。有鼾聲。素挑燈滿引勸生。謂生曰。郎君器宇不凡。終身可託。自恨萍飄無定。不可以辱郎君。倘能寵以下陳。願亦遂矣。生不答。素默然良久。復嘆曰。固知其不可也。郎不欺妾也。生曰。東西南北。會面殊難。對酒當歌。何爲長嘆。素因扣舷歌如夢令詞曰。篷外荒雞啼早。雪岸雨聲催曉。此夜送郎行。應憶烟波渺。渺。難了。難。一點相思。春晷歌罷。東方旣白。翁初醒。生舟促生還。素不發一語。瞪目視生而已。生於明年秋復遊鹽官。路經繫舟處。訪素人曰。父女操舟而去。不知所往。

柳崖子曰。茫茫四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遇合無緣。已生同世。而當面錯過。譬如粉白黛綠。迎門一盼。掩關而去。臭味不投。分位相差。譬如老少妍媸。年不若。貌不等也。一遇再遇。男已室。女未婚。空寄相思於煙波渺漠間。遇合之難。如是哉。

小說記

沈萬三

無愁

沈萬三。洪武時人。家窳甚。居金陵某鄉中。與遠鄰阿三善。阿三癩也。頂無髮。爲鄉中亭長。自以爲富貴。與

人殊視鄉人。蔑如耳。問爲人。了私事。是非曲直。片言立決。縣官以下。權唯阿三。尊沈媚三。三亦以是。卵翼沈沈。妻少艾。阿三尤矜憐。夫巧妻拙。三尤不平。時責沈。無能沈。後此富竟敵國。說者謂沈氏與家實至。與阿三有關。今江浙諺語。謂萬三家私癩痢作主。至問所以。則又鮮知者。而鄉中故老某。頗自謂知沈事。豆棚清話。事若目覩。聞者竦異。睡魔亦立退。先是沈居鄉。百無事事。筋骨廢弛。憚服田功。又苦於歲入之絀。願受業。阿三爲之。徒遲未逮。允也。一日沈自鄉還。落拓不自振。謀望無成。懶歸其家。足亦行愈重。中道遲遲。時願與鄉人語。是時日已西。傾以在夏。初暮色。猶未合。郊行中。風景滄美。遠山近水。生意無窮。沈踽踽行。嘗負手自語。以此錦繡世界中。不能覆載。一窮人。眼前景物。都厲忿恨。自以爲家居。非樂道。行忘憂。不妨以天地爲廬。歸心轉澹。時俛首地上。摘野花而嗅。遙望遠處。有綠樹一叢。烟靄徐自叢間出。疑人家晚炊。徐察之。氤氳微茫。若五色雲。復似貝殼之返光。諦審之。似有還。沈笑曰。眼花耳。是時落日如輪。遠迎沈眸。目炫生花。理所必至。卽勿復注意。復前行。俄至叢樹間矣。茂樹百本。環小池而立。池非深。廣殆類溝澗。又有涓涓細泉。自小橋下注入池塘。橋亦非橋。置尺許危石於二溝間。藉便行人。泉細無聲。幻作鱗紋。但有針魚數叢。唼水面柳葉。而戲遙見人影。攸攸而逝。旣去。更來。頗復忙迫。沈行叢樹間。意念俱遠。野花擎枝。礙沈破帽。幽香中人。神意俱醉。沈俛首讓花枝。窺見池水清澈。水中細石一一可數。有一老瓦盆。在水底。盆色深黃。淺類捲邊之帽。十數青蛙簇擁盆外。閣閣作煩喧聲。蛙浮水內。以首撞盆。若環攻者。沈見盆以爲可貯雜物。心中微喜。貪念旣熾。卽亦見盆而不見蛙。揭衣涉水。尙僂取盆。蛙見人卽返窟。水光搖漾。照見一窮人爲狀。絕怪沈行旣遠。水搖猶未止。蛙鳴兩三聲。似送沈行。若惜瓦盆遽去者。

沈歸家中舉盆示妻曰：此縱缶器，但爲儻來物，似亦不惡。吾盥器垂壞，茲得此不云佳耶？妻亦笑而頷之。明日日方午，沈匆匆自外入，妻某氏行炊灶間，沈入室中，俄覺白光炫目，恍惚間莫名所以。蓋沈居陋且闇，窗少天光，無自入。雖在清晝，不廢摸索，覺光自盆中出，瑩類堆雪，大異之。試與摸索，纍纍然頗礙手，遂攜盆就天光入手，似重審視之，均白銀戒指也。當時戒指尙田鷄式，田鷄戒指者，琢田鷄形於戒指上，二目外凸，目有樞機，嵌眼槽中，炯炯照人，作閃動開闔狀。沈持盆手顫，盆動百十蟾眼，隨盆俱動。沈置盆呼妻曰：唯唯……狗兒之母，汝縱好弄，不應多事。至此，此奚爲者？妻曰：狗兒阿父，啾啾又奚爲何事？觸汝怒耶？沈曰：盆中戒指胡爲乎來？搬運假借，殆驕余手勢廣耶？妻笑曰：區區盆耳，置戒亦禁君亦量小矣。狗兒晨起，衣敞臂不得入，余助其衣，遂置戒盆中。君爲余易善處，亦佳事。沈愕然含笑，捧盆起語，妻曰：汝來前試視之，此何物耶？纍纍者，重將勿承，妻竦然大驚曰：如是多寶，生平殆未見此。奚來者？嗟乎！我富欲死矣。妻方烹飪，沈至時，執刀在手，以喜極刀置菜碗上，輕重失均，刀共碗均墮地，碗碎若粉。沈兢兢置盆，端重語妻曰：汝趨自鎮，其心須知爾。我之喜殆不止是，汝果驚惶，奇福亦不汝承。汝不聞田家相公事耶？田家相公窮室無樓，妻臥暗閣上，恃明梯爲上下。田應秋闈試榜後，未歸，後中式報者鳴鑼至，妻以爲火警也，號而下。梯未穩，置蹈而身翻，腦裂而斃，可見奇福之來，終以穩載爲是。汝幸少安，將詔汝以故汝鄉，愚鮮識世事，余思之，此殆聚寶盆也。能以一物致衆物，妻曰：有是哉！如君言，銀非最貴，宜以金致金，顧金焉從得？二人計議，欲以多銀易金飾，復恐事敗，以沈窮不應有多數約指。夫婦方聚議，阿三忽至，盆置灶下，三愕然詢多戒奚來。二人言均甚支吾，蓋鄉人忠實掉謊，非素習復憚里甲勢，恐益甚吞吐間，已微露真情。遂



與三約他日有所得當永與共富求守秘密阿三諾三爲里正富視沈十立脫金約指投盆間仍置盆故處未或滿盆皆金矣自是而後沈富雄一鄉未幾甲一邑未幾甲一省又未幾沈富名天下然家藏寶盆事機事不密已藉藉人口間矣事聞九閣皇帝召沈至以懷寶僭竊行同大逆獻寶階前當免罪賞官沈斬寶天威非憚但頓首言無備言告者之過額血沁溢狀甚忠愿皇帝似信而羣小構譏備用煽惑皇帝怒遂下令抄家沈妻不意聞變失色倉猝間未有善地足藏寶又不忍碎以滅迹遂以穢物裏異寶頓首祝曰寶盆寶盆君之出現爲福我家耶抑禍我家耶果福我者汝爲人得宜泯其靈異之迹禍我則否未幾寶被搜去試之竟勿應治告者反坐罪有差後聞人言寶盆無用遂埋金陵聚寶門下聚寶門者以是名耳。

復聞父老言皇帝既得寶以塘工出險久未合龍材料千萬悉被怒潮一掃而去屢築屢毀宸憂正未已皇帝歎曰得寶非貴朕以民命爲重當得寶以救百姓命置寶盆海塘險要處置沙盈盆未幾危塘之下排山倒海沙礫如風雨至視已足用卽曰可矣沙卽定沈是時已忿而自裁於獄中求沙之夕沈之鬼號塘間官吏卽曰借汝寶盆耳一更三點當歸汝原物至今浙江省中巡街更柝無叩一更者慮沈鬼如期將索寶毀塘工耳二說並存未知孰是妄言妄聽固亦無恃深求也。

記者按懷寶殺身愚哉沈夫婦矣旣而思之世豈有是異寶哉奸人構陷莫須有而毀家千古帝王每逞淫威諸臣媚子蹟貨逢君罪誠不可勝誅矣今者國盛民窮生金無術著者臨穎嘗馨香頂禮以祝大寶之出泥沙而致黃金苛征重稅吾知免矣嗚呼噫嘻。

# 尹玉娘

梅魂

金陵王子蕭者。素好扶乩。每值月白風清。輒與同窗諸子作扶乩戲。一夕乩忽大書數十字。衆視之。則七絕詩二首。詩曰。斜陽衰草恨茫茫。往事回思倍感傷。萬里故鄉飛不到。夢魂無計渡錢塘。杏花村外草萋萋。黃土青燐月影迷。底是有家歸未得。杜鵑血淚盡情啼。衆請問姓名。又書云。妾錢塘尹玉娘也。隨宦他鄉。遂卒於道。因家園迢隔。故卜葬於此。萬里孤魂。欲歸不得。可勝悲哉。今偶降壇。欲與諸君一談詩文。諸君有佳作否。願賜一讀。衆皆知爲女鬼。然風雅如此。亦不之懼。於是有投以詩者。玉娘輒和答之。其句亦多典雅。人人無不驚異歎服。玉娘並錄其未亡時閨中所作數詩。如月夜感懷云。碧天如水漏聲殘。恐負良宵獨倚欄。爲問嫦娥今夜月。人生能得幾回看。又秋閨云。月明何處叫吹簫。瑟瑟秋閨夜轉迢。四壁蟲鳴聲唧唧。斷腸人聽倍魂銷。又夏日卽事庭堦綠樹影婆娑。晝永憑欄逸興多。忽聽鄰家諸女伴。涉江同唱採菱歌。好句甚多。惜不能盡錄。一晚玉娘又降壇書云。上帝命妾爲月府侍書。與諸君長別矣。後遂杳然。余友吳羽仙所云。戲爲誌之。

## 官僚風流史

## 第九回

花鵲鵲賺計退婚書

貝珊珊私占歸妹卦

話說捉雞老二站在花鵲鵲房門口。被娘姨叫了一聲。恐怕花鵲鵲曉得他在外面偷聽閒話。連忙踱了進去。朝着傳善禮道。我今天做了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我來告訴你聽。忽又改口道。不好。我看你今天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我倒還同你說開心話。你究竟爲着甚事蹙緊了眉頭。請你說給我聽。我或者有好法子同你想想。這時候傳善禮已把那書信插在袋裏。慢慢的回答道。也沒有什麼。花鵲鵲是曉得捉雞老二和傳善禮是素來要好的。暗想道。我看他這個人。雖似滑頭滑腦。若給他幾個高帽子。一戴便肯死心塌地替人做事。並且極有機變。會想法子。我不如簡直把這事對他說了罷。便叫聲陶老爺。指着傳善禮道。我起初當他是老實人說的句句是真話。那裏曉得偏會說謊。他說沒有定過親。我纔許嫁了他。他猶不信。我把臂肉割了一大片。流了許多血。他纔知道我是真心向他。我已把牌子除掉了。生意不做了。昨在觀音胡同借了一所房子。月底就打算搬出院去。不料今朝車夫阿才從衙門裏送了一封信來。他偏偏出去了。我看信面上寫的。是他親戚由南邊寄來的。我拆開一看。真氣的了。不得捉雞老二插嘴道。信內寫的什麼。花鵲鵲道。寫什麼呢。我只記得四句餘者也。沒有心去看他。了什麼。令岳丈已於某某日赴京。野鴛鴦請從速拆散。預備南下結婚。母令冰上人左右爲難。他本說沒曾定過親。怎的又有起岳

丈來了。既然已經有了聘妻也應該對我實說。我難道不曉得自己的身分。定要做他。止妻不成。現在他既把起首第一件事來哄騙我。以後那一件事不好被他哄騙呢。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那聲氣漸漸低下去。好像要嗚咽起來。捉雞老二拍手道。我道爲什麼。原來爲這件事。鵲鵲這是你錯怪了善禮兄。他曾經對我說過。這件親事是他家中繼母強行定下的。他本不願意。時刻要想寫信去脫離。這個關係所以暫時瞞着你不對你說。現在無巧不巧。被你接着了這封信。他的丈人又來京了。他弄得無法可施。你還要責備他。我勸你且莫管這事。請你把前日的上好葡萄酒和那罐詰醬鹿肉。讓我飽嘗一頓。我自想法子替你。想包你兩人團圓到底。沒有一些瓜葛。花鵲鵲聽了捉雞老二這幾句話。曉得他自有成竹在胸。這事定然不至於決裂。未免暗暗喜歡起來。恰噉的一笑道。你的饞涎不知空咽了多少。我是早和你預備好久了。但這種權利是不容易享的。非先盡盡義務不可。請你把替我們的法子先說給我聽聽。如何。捉雞老二道。要吃你的東西。真正沒法想也罷。便立起身來。附着花鵲鵲耳朵如此如此說了幾句。花鵲鵲假意把捉雞老二一推道。誰信你的話呢。傳善禮看了這個樣子。便道。你們搗什麼鬼。難道這事可以瞞着我做嗎。捉雞老二道。你且莫管這事。總不教你吃虧就是了。那時候花鵲鵲已叫娘姨把酒菜擺上台來。三人便圍坐攏來吃着。花鵲鵲道。陶老爺。你說今天做了一件有趣的事。爲什麼不說了。捉雞老二道。我倒忘記了。便把引誘沈子文到萬牲園秘密室裏。累著曹書記跳水的事說了一遍。花鵲鵲道。你也太惡作劇了。一面說。一面只管催娘姨斟酒。原來捉雞老二飲的是葡萄酒。傳善禮飲的是遠年花雕。兩個人對飲起來。自然花雕容易惹醉。傳善禮飲到有七八分酒意。已把方纔的悶氣全行拋掉了。花

鷓鴣向捉雞老二丟個眼色。捉雞老二霍的立起身來。走至窗口寫字檯邊坐下。取一張紙。提起筆就寫。傳善禮問道。你寫的什麼。捉雞老二道。你不要管我是替你寫回書等我起好了稿給你看。就是了。停一會子。果然送過來給傳善禮看。傳善禮一看道。哎呀。什麼。是回書。簡直是一張退婚書了。這這……恐怕……捉雞老二道。不是這樣寫。你怎麼能穀安安穩穩和花鷓鴣過日子。快些請你照樣謄寫出來。罷。花鷓鴣此時也立逼著傳善禮。謄信傳善禮。此時弄得沒奈何。只好依了他們。把信稿慢慢的謄了出來。等到開罷。信面捉雞老二忽然叫起來道。哎呀。你家就住在無爲州南沙上。我倒記起來了。我今天在萬牲園裏同著一位美貌少年。扳談起來。他的籍貫恰是與你同鄉。姓錫號叫墀……下一字恰想不起來。傳善禮接著說道。是不是叫墀春。捉雞老二道。不差。不差。傳善禮道。這人是我小時的同學。他爲什麼趕到京裏來呢。你曉得他住在那裏呢。捉雞老二道。他說現住在第一樓旅館十八號官房哩。我看他還同著一位很標緻的女人。神氣之間不像兄妹。很像新結婚的夫妻。傳善禮道。這又奇極了。我明天倒要去會會他呢。看官們聽到這裏也該應想起這部書的開首第一回。有個做統領的貝學周。住在南沙鎮上竺家園裏。他有個女兒名叫貝珊珊。天天有個姓錫的來弔他膀子。將來一直跟到蘇州。在理昌旅館裏遞了一封私信。約珊珊到留園裏去。信尾署著墀約二字。這就是方纔捉雞老二所說的錫墀春這個人了。當時因爲在下只有一張嘴。不能說兩邊的話。所以一直擱起到如今。恰好這一幕裏出現的脚色。和這錫墀春有幾分關係。在下就可以補叙幾句。作個小小的結束。那日貝珊珊在他父親面前搗了幾句鬼。他父親居然答應了。次日午後便歡歡喜喜同他母親鄧氏使女阿瑞坐了馬車到留園裏去。那留園到了春

天時候游人是極盛的裏面十步一樓五步一閣曲曲折折好玩的地方甚不少貝氏母女是初次來游自然如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了那知珊珊恰有事在心眼前景緻都不在意安頓他母親在四面廳上泡了一壺茶坐定了自己恰同阿瑞兩個東奔西竄去找尋那間味根廬所在找來找去好半天竟沒有這三字的齋匾兩隻腳已經疲軟了就在那又一村東首迴廊邊的石凳上暫且坐了歇腳恰好對面那房裏走出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約他來的錫墀春望著珊珊微微的一笑珊珊把頭一低再偷眼看時已見阿瑞跟著錫墀春到後面去了不多幾時便見阿瑞兩腳登登的走出來向他把手一抬他纔立起身來跟著阿瑞灣灣曲曲穿過後園走出月洞門迎面橫著菜圃從菜圃旁邊蹣跚過去纔見兩間小屋上面榜著味根廬三字那錫墀春已在那裏恭恭敬敬等著了珊珊到了此時倒又羞澁起來別轉頭立在假山石旁邊不進去那阿瑞恰最知情識趣的一骨碌已不知那裏去了任他兩人在這個僻靜所在自由親近自由講話好一歇阿瑞恐怕主母劉氏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便要發怒重又一步一步蹴到味根廬前面假山石背後只見珊珊正和錫墀春兩個在那裏掉換戒子曉得這事已經妥當了便輕輕咳嗽一聲兩人便如一對鴛鴦睡在荷花底下被蕩槳的人把槳一拍連忙飛開兩處的樣子珊珊一見阿瑞假意道你好一歇到那裏去了阿瑞道我去看太太太太在外面等得好心焦哩我們快出去罷珊珊不則一聲急急的跟著阿瑞走到四面廳上鄧氏一見果然發喊道好了好了我等得不耐煩已叫馬夫去尋你們了你們到底到那裏去時候不早了快些轉去罷原來劉氏最溺愛他的女兒前日在竺家園裏他女兒和錫墀春鬼鬼崇崇的情景已看在眼裏因為墀春的面貌生得很俊也很願引爲愛

婿所以一味用放任主義。等到了蘇州阿瑞私行送信約游留園的事。鄧氏也暗暗留意十分明白。所以當晚回到客棧裏頭私行盤問。珊珊珊珊也不隱瞞。便把今日怎樣和錫堦春自由訂婚。一稟明。鄧氏道你膽也算大了。偷然你父親執意不許。這事如何了局。珊珊道任憑父親肯不肯我死也要嫁他。了我昨天託隔壁姚先生起了一個卦說什麼歸妹大吉凡事遂心。我還怕怎的。鄧氏纔不言語停了兩日。貝統領胡亂娶了一位姨太太。趕回南沙鎮去。錫堦春便託人向貝統領說親。貝統領因爲錫家是當地鄉紳。堦春又是自治所議員。正擬答應。忽然有人把弔膀的事告訴了他。他就勃然大怒。執意不肯一對癡男女弄得無法可施。因想三十六著走爲上著。錫堦春本有個至戚在法部裏當科長。就私下裏和珊珊兩個帶了盤纏。從津浦鐵路逃奔京裏來了。傳善禮和他是小時同學。無話不說。所以一見了面。兩人各把近事訴說一遍。後來堦春便在他至戚那邊當了科員。至戚寫信與貝統領。玉成這樁親事。傳善禮也真把已聘的正妻離掉了。和花鵲鵲成了夫婦。看官這兩件官僚案子。雖出在小南沙鎮上的人。那歸宿恰都在京城裏面。所以我說京師雖算是首善之區。實在是藏垢納污的所在。此外風流案件。在下也說不了許多。只好權借此作官僚風流史上卷的結束了。

憶 瑣 燈 秋

著 卿 霽 蔣 塘 錢

秋芙素不工詞。憶初作菩薩蠻云。莫道鐵爲腸。鐵腸今也傷。造意尖新。無板滯之病。其後余游山陰。秋芙製洞仙歌見寄。氣息深穩。絕無疵類。余始訝其進境之速。歸後索覽近作。居然可觀。乃知三日之別。固非昔日阿蒙可比。昔瑤花仙史降乩。巢園目秋芙爲曇陽後身。觀其辨才。似亦可信。加以長齋二十年。楞嚴法華。熟誦數千卷。定而生慧。一指半偈。猶能言下了悟。況區區文字間乎。昔人謂書到今生讀已遲。余於秋芙信之矣。



滑稽  
小說 蝸觸蠻三國爭地記

(蟲天逸史氏撰)

## 第七回 辦警察亭長肆專擅 領徵兵公子慣橫行

蝸牛國辦理警察者曰葛上亭長。舉紳士赤弁丈人爲副董。外似整飭而內容實不堪問。境內有蚌賊竊人之禾。不能究詰。且路政不脩。每遇蠻風蠻雨之時。行潦可以游魚。警兵多避居人家蝸舍之下。甚或偷宿花叢。亦不問也。會國家頒行徵兵之制。期藉以整頓陸軍。以彭解爲陸軍隊長。彭本將門之子。介胄士也。願生長華廬。貴不省士卒。重車餘棄梁肉。而卒士或有飢者。軍士惡其無心肝也。稱爲無腸公子。然曾留學海外。入陸軍學校。好擁劍橫行。又頗通蠻行文字。故一時聲名藉甚。任用其族子彭其。終日游醉鄉。不知所事。嘗自言泊浮酒池中。足了一生。聞者譏之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矣。彭解性專橫。尤好龍斷。嘗侵越警察權限。一時蝦兵蟹將。雜沓叢集。彭解麾下兵。亦冒蚌賊之名。取人田間稻穗。以致積不相能。時有徵兵斑蝥。行於道。將私焉。警察干涉之。徵兵持警察短長。互起衝突。赤弁丈人。儒者也。出爲排解。徵兵怒。見丈人冠儒冠來。輒解其冠。洩溺其中。彼此遂相爭鬪。互有殺傷。上官聞之大怒。將澈底根究。然彼此互持所短。以相攻訐。兩不相下。而又各自知底蘊之不可以告人也。故外強中乾。色厲內荏。後經蝸人出爲排難解紛。並向上官處爲之關說。兩造和息。事遂寢。正是

驚鷺同室操戈起 兩鼠何緣鬪穴中

第

十

二

期

第八回 憤國恥烈士蹈東海 悲學界女子葬西湖

蝸牛國辦理內政者。大抵蠅營狗苟。專事粉飾。志士班龍。少有大志。家貧。爲人傭書。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因決然舍去。航海遊學。同人爲之祖帳於東門外。一時乘長風破萬里浪。觀者無不欣羨。以爲班生此行。無異登仙也。詎料既至觸國。適鷄子國有內亂。爲觸國所干涉。承認爲保護國。班龍慨明德之後。不祀忽諸。回思祖國海參匯釣魚灣諸軍港。皆爲他國所侵占。痛國仇之莫報也。欲自殺以激衆志。因椎胸流涕曰。生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一雪國恥。吾豈願生入玉門關哉。遂自投於東海。相傳烈士抱恥而死。其神化爲謝豹云。女士蠅姑。與班龍同留學於外洋。及歸。專尙維新。人呼之曰蠅新女士。維時蝸牛國女界。極爲黑暗。鼠姑者淫婦也。耳食新學家自由婚姻之說。樂其便於己也。與蠻人鷄鳥有私。因嫁之一時。有烏鼠同穴之譏。蠅新女士慨女界之腐敗。多由於女學之不興也。亟思建立女學堂以挽救之。而苦於無資。因歎曰。人生若朝露。吾居斯世。知能看得幾春秋哉。吾以身殉學堂。後之人。或有悲吾志而繼起者。因作絕命書。備言其事。自沈於西湖而死。好事者至以班烈士投海。蠅新女士興學。編爲傳奇。付諸梨園。登臺演唱。觀者無不感泣焉。正是

甯赴長流葬魚腹 美人烈士兩千秋

第九回 詫齊螻奇變震驚雷 哀秋蟬沈寃悲莫雪

是時蝸牛國黨派甚多。班烈士蠅新女士。皆厭世派也。又有決裂黨派曰齊螻。性孤癖。嘗隱居於陵山中。三日不食。僅恃半李以爲生。後忽心醉虛無黨革命之說。思得乘間一發。因納賞爲觀察使。謀爲警察長。

將藉以有爲也。其友馬蟻。主張革命尤烈。每日不流血不成大事。故蝸牛國有馬蟻見血之諺焉。然齊蟻幾事不密。嘗大書楹帖懸諸座右云。兩行革命淚。一卷自由書。用是大爲上官所疑。陰伺察之。齊亦自知謀洩。一日乘考試警察學堂。卒發手槍擊殺某大員。一時城中大亂。閉門大索。獲齊蟻馬蟻。直供不諱。皆伏誅。先是齊與女士秋蟬。同學於海外。秋蟬性高潔。好孤棲。嘗與其夫離婚。大爲舊社會所不滿。秋蟬之友曰蠟蛉。其先桑蟲也。少失怙恃。蠻婦蝶羸負而養之。及長。碧眼纖腰。居然西方美人矣。但楊花水性。謂他人子。人盡可夫。論者遂并以污蠟之言。牽涉秋女士。然女士故自蟬蛻濁穢。灑然泥而不滓者也。女士嘗創辦學堂。太守桂蠹頗器重之。及齊蟻事發。恐其累己也。乃思爲反蠟之計。任用蠹役短狐。狐假虎威。妄肆毒蠱。遂令短狐率兵掩捕之。秋蟬出不意。不得脫。遂就禽焉。問與齊某相識否。曰似曾相識。問以通匪狀。不應。再三問。無一語。遂下諸獄。秋蟬在獄中。惟元鬢低垂。吟秋雨秋風。愁殺人之句而已。桂蠹亟思殺之以滅口。因以交通匪類蒙詳。不待報而誅於市。吳中女士梁山泊祝英臺。收葬女士骸骨。并爲之誌銘以表其墓焉。論者寃之。正是

羅織黨人蛛網密 可憐弱女又何辜

第十回 解行纏女子類丈夫 束雙跌男兒效巾幗

自蠅新女士秋女士既死之後。越數年而有胡蝶焉。好新學。嘗提倡天足會。堂有威姑曰蚊母。銳喙纖足。刻深次骨。信口噬人。有嚼膚露筋之慘。蚊母年雖老。而猶跼躄履。新學界譏爲花脚蚊。母聞之。唧甚。因遷怒於媳。斥之爲妖。每夕輒紛呶不休。女不能堪。雉經而亡。時人哀之。謂之縊女。由是大動學界公憤。指名

第

十

二

期

控訴蚊母自知理細。願罰鍰設立學堂以息事。以慰女士之志。並請於大吏。旌胡女士之慮。以表彰之。同時女界中又有一奇案。有蟻子者。浮浪兒也。有登徒子之癖。顧影自憐。粉白不去手。時時對鏡自照。嘗自言願在裙而爲帶。其好色可知矣。自幼纏足穿耳。凌波微步。羅襪纖纖。人皆呼之曰蟻阿妹。不知乃巾幗中之真丈夫也。與諸女郎游。輒與狎。人無知者。有巧匠桃蟲。其妹曰艾。美而艷。雖古之桃葉桃根。不是過也。蟻子思挑之而不獲。間忽發奇想。謀於雉媒。爲之作合。而嫁於桃蟲。然醉翁之意。故不在酒也。不料撲朔迷離。雌雄易辨。竟爲人看出破綻。鳴官究治。海濱蟻蟲傳阿妹嫁人。成爲笑柄。同時復有屈伸蟲。因挑女學生而退學。劉姑因私女冠子而罷官。時人爲之聯云。香草美人憐屈子。桃花流水誤劉郎。可謂解嘲妙語。斯時社會之怪見狀。亦可謂層出不窮矣。正是

女郎天足男纖履 烏兔雌雄若個知

第十一回 循舊例官場致壽禮 添新眷親貴殉私情

維時社會之腐敗已甚。而政界中尤不可究詰。蝸牛國雖日貧。而官場則日愈奢侈。每遇上官誕日。例送壽分。踵事增華。如蟬翼之紗。貝文之錦。龍領明珠。魚胆寶石。翡翠爲簾。瑋瑋作押。既已數見不鮮矣。一日。某大臣壽。有銷麥者。獻明珠一顆。徑五寸。能分海水。勝於分水之犀。乃遣人齎珠入海。珠光所及。水皆豁開。乃入龍宮蛟室。取珊瑚樹及其他珍異以獻。珊瑚樹皆盈丈。石季倫金谷園中。無此寶也。銷麥富累百萬。問其所自。則皆民脂民膏。以煎熬而得之者也。由是訛言蜂起。傳聞有運動家段鱗。買一歌女。小名阿翠。善度曲。尤工吹笛。將以獻諸大臣。眞貝齒。臺諫卽以風聞。登諸靈簡。以彈之。蝸牛王怒。命根究其事。查

得歌女乃大腹賈王鮪之魚婢。非歌妓也。事屬子虛烏有。蝸牛王以諫臣不諳國體。而眞貝齒亦不能安於其位。自請辭職。因兩罷之。是時眞貝齒之父仍當國。勢焰薰天。炙手可熱。一時趨炎之徒。咸蟻附之。侍御史胡蜂。性戇直。敢言。鐵面無私。時人呼之曰鐵胡蜂。上疏劾眞貝齒。以螻蟻爲義兒。其父以螟蛉爲乾女。交通請謁。政以賄成。蝸牛王怒其污螻親貴。斥令回原衙行走。胡蜂曰。吾家有佳釀。盍歸飲焉。因辭職而去。人或爲詩嘲某親貴。有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之語。先是眞貝齒之弟。嘗刼歌妓紅娘子。或戲取詩句續爲聯語云。兒自弄璋。翁弄瓦。兄曾假翠弟假紅。聞者無不絕倒焉。正是

螻蟻慕羶蠅逐臭 繁華夢未醒南柯

第十二回 停銓選程阻路三千 嚴禁煙丸吞林十八

世變日亟。蝸牛王亦頗思整理內政。首議停銓。選以清仕途。自此議行。凡投供謁選之人。幾如熱石之蟻。攢紙之蠅。蟲飛薨薨。莫知適從。屈蟻者。蹬踏矮屋之士也。雖幸折蟾宮之桂。而神鯉燒尾。氏困登龍。未幾而科舉廢。而於科學。不啻如聲蟲焉。於是商諸其友五穀蟲。慨然指困相貸。爲納粟計。詎料命宮磨蝎。措資甫就。而捐例又停。不得已爲枉尋直尺之計。運動調部。然平生鬱鬱不得志。頗染煙霞之癖。適值禁煙令嚴。力求戒脫。卒以宿癮過深。觸煙禁而死。終至屈而不伸焉。銓選既停。亟思拔用新學之士。乃議考驗留學生。然仍由烏鰂白魚主持。沿用廷試舊制。彼卷髮如薑之徒。莫不日伏螢案。握鼠鬚之筆。攤魚網之紙。作蠅頭小楷。蠶眠細字。以冀弋獲。有蝗蟲者。腹有梵字。而國文則茫然也。亦與試。其文則牛鬼蛇神。其字則春蛇秋蚓。但黨羽甚衆。羣飛刺天。烏鰂等畏其勢。亦羅而致之。拔其尤者。授以庶常。居然螭頭珥筆。

鼈背鳴珂矣。至所用之非所學。非所問也。留學生既登用。頗主張禁煙之議。乃特簡禁煙大臣曰土龍。雷厲風行。不論大土小土。概行禁絕。於是食膠蟲愛墨蟲懷土蟲之類。咸思湔除宿垢。而駟僮奸商。輒取林十八丸方。易名羌蝦丸。言來自羌中。戒煙有神效。甚或雜以螞蜚。凡宿疾未淨者。羣爭購之以過癮。其時風俗大壞。不特鴉片鳩毒。貽害於人。且打麻雀狎雉妓之風。亦日盛一日。市上爲之謠曰。三物害人鴉雀鴉。四靈除爾鳳麟龍。雖謔而近虐。然亦可以觀世變矣。正是

襲中天任醯雞舞 宦海沈淪却火銷

第十三回 監留學瀛海起風潮 募工人國民爭抵制

初。蝸牛國派遣留學生於海外。一時卵生濕生化生之徒。各率醜類以往。如蚊蚋蟻蟲之聚。蓋不下萬人焉。於是蝸牛國始派遣金龜子爲留學生監督。金龜子虛有其表。金玉其外。而胸中實無點墨。與論新舊學。幾如夏蟲之不可與語冰。井蛙之不可與語海也。故一經前往。卽招拒絕。不能終任而去。未幾觸國有取締學生之令。其激烈者。甚至爲拔刀舉火之暴動。不得已始稍稍限制之。勢少殺。然斯時之風潮。不特見於學界。漸漸及於國民。有美人蝗國。去蝸牛國不知幾萬里。自古隔海。永不相通。有航海者。張疊帆西窺。得其地。始漸通於上國。然美人蝗國地曠人稀。利用工人。始招蝸牛國之華蟲。往爲開闢地利。及成效既見。美人蝗國本土之工人。甚之。其工黨曰射工。爲鬼爲蜮。尤善含沙射人。設種種苛例以相待。至是國民乃倡議抵制美人之貨物。以爲報復之計。美人蝗國之商務大壞。始允稍改其苛待之例。其後觸國以蝦蟆丸商艦。暗運軍火入蝸牛國。國民又羣起抵制觸國貨物。風起潮落。勢甚洶湧。甚至影響及於政界。

其以鯁直白命者。對於外人之審判。亦用強硬手段。先是大令江雞。憤外人之專橫。遇事執法不撓。致爲外國教士所戕。衆不能堪。聚衆擊殺教士。然卒議款撫卹。含糊了案。官場亦積不能平。厥後因蝦蟆爭官私事。復有大鬧公堂之舉。然競爭正以促文明之進步。民氣日張。進化亦日速。蝸牛王漸知國勢雖孱弱。而民情則強固可恃。乃下詔變法。誓與民更始。國中父老。咸手捋蝦鬚。扶杖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正是

競爭卽是文明母 進步爭如不翼飛

#### 第十四回 倡革命車傍轟炸彈 變新法海外遣星軺

蝸牛王由是卑禮厚幣。側席求賢。夢帝賚良弼。曰傳負版。築於蟻垤之旁。三往聘之。既至。輿論當世之務。捫蝨而談。有旁若無人之概。蝸牛王大悅。遂立以爲上相。傳負版薦其友伊威爲左相。蝸牛王命二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有河豚者。亦革命黨也。性沈毒。嘗言革命若成。值得一死。同黨中或贈以詩云。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蓋形容酷肖也。河豚陰伺二大臣上車之頃。伏於萑蒿之際。以螢火丸炸彈擲之。轟裂之聲。震動天地。二大臣俱受傷。幸醫治旋瘳。河豚死焉。於是變法之志愈堅。卒遣二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歸而改紀其政。命黃蜂主外務大臣事務。唐郎監造東省鐵路。斥金蠶。而以金鱗主東省鑛務。以大學博士脈望鞠通爲學務大臣。盡反烏鰂等所爲。女學士絡絲娘創設紡紗織布廠。馬頭娘創設纏絲廠。海濱有鮫人。以新法製冰鮫。各國咸爭購之。復有工藝大學博士吐鐵。創設鍊鋼廠。而國中之戰艦軍器。無待外求。乃命海螭規復海軍。廢彭齊。而以鐵甲將軍爲陸軍大將。以杜父爲大司寇。頒行新律。盡去杜伯之苛

法。杜父初爲主簿。勤於政事。有吐哺握髮之風。民間有漢有杜母。今有杜父之歌。故特不次擢用之。遂下詔預備立憲。居無何。留學生楊師太卒業歸國。運動請開國會。上書請願者數萬人。乃宣布開國會年限。國中歡聲雷動。由是百廢俱舉。銳意維新。國勢有蒸蒸日上之幾焉。正是

臥薪嘗胆英雄志 勾踐當年式怒蛙

第十五回 強中強飛船製蚱蜢 巧外巧天網布蜘蛛

觸蠻二國。聞蝸牛國王變法自強。交仗之日。夜潛謀侵略。垂涎蝸國之疆土。是時蠻國有電學專家白鳥者。能爲空中電雷。發於空際。中人輒鑽入膚骨。又有名丹鳥者。能以無煙火藥造空中飛彈。著物卽然。自兩種軍器發明。鎗炮均無所用。同時觸國亦有電學博士蚱蜢。創爲空中飛艇。因以己名名其艇曰蚱蜢艇。能於空中擲炸彈燬人城池。且能利用空中電雷空中飛彈。故尤爲猛烈。二國皆深秘其術。有游士權輿父者。獻瓜分之策於二國。二國之王大喜。陽與蝸牛王通好。而陰使權輿父爲公使。以行人葛蚤爲副。駐蝸牛國京城。測量蝸牛國之輿圖。葛蚤善走。日行數百里。因盡知蝸牛國之阨塞。蝸牛王知其有陰謀。使秘密偵探秋引曲探之。不能得。蝸牛國有大電學家曰吳蠶。能爲催眠術。於是設飲以晏權輿父。而令吳蠶侍酒。以術催眠者三。權輿父盡吐其謀。蝸牛王聞二國新發明之軍械。猛烈異常。則大恐。不知所措。喟然歎曰。弱肉強食。爲鼠肝。爲蟲臂。吾屬今爲之虜矣。吳蠶進曰。王無恐。臣有友朱知。深通電學。能爲空中天網。敵軍軍械雖猛。誠得空中天網以禦之。二國雖強。不足平矣。王盍召而詢之。蓋吳蠶與朱知幼時同學於繅絲廠。及長。又共研究電學。故知之深也。正是



蠶叢世界文明進 鬪力何如鬪智贏

第十六回 征二國奉藩返侵地 朝四夷垂拱頌光天

蝸牛王遂召見朱知。詢以所發明之電學。乃以慈鐵螺絲圈製天網。張之空中。凡數百里以內之飛彈。皆能吸收入網。亦以己名。名其網曰朱知網。自此學發明。凡空中電雷。空中飛彈。空中飛艇。皆無所施其技。蝸牛王聞之。大喜。居頃之。二國合兵。交侵蝸牛國邊境。蝸牛王乃命百蟲將軍。帥水陸之師。日夜進攻。左將軍蟲達副之。海軍大將海蝸。陸軍大將鐵甲將軍屬焉。命遊蜂爲偵探隊。屬藩槐安國王馬義聞之。起義兵爲後援。軍中張朱知網。二國新發明之電術軍器。皆一網打盡。而觸國陸軍。殷字營。又以爭功。交相讒搆。二國之兵不和。百蟲將軍。鳴蛙鼓而進之。二國之師。敗績。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乃始遣使乞和。蝸牛王復命蓑衣丈人。屯田邊境。以爲持久之計。丈人能乘輕氣球。遊行空際。以覘敵軍虛實。虜中畏懼。之稱爲飛將軍。自是不敢犯邊。觸王旣敗。大懼。盡返所侵地。自蜈蚣嶺以東。蟻蟪塞以西。壤地數千里。蠻王不得已。遁入牛尖角島。由是自波蠱的海。至海馬島之海權。悉歸蝸牛國勢力範圍之內。故蝸牛王。一怒而二國之王。稱臣奉藩。厥角稽首。國日以富。兵日以強。於是制禮作樂。范冠蟬黹。製隆周冕。蟬琴虬笛。樂奏虞韶。海隅蒼生。下至蠓飛蠕動之屬。莫不沐浴聖化。熙熙然如登春臺。猗歟盛哉。正是

東鷄西鰈共球集 端拱垂裳慶太平

後人有詩紀其事曰

國中有鳥止王庭

酣睡爭嗜獅未醒

一日飛鳴衆俱駭

風行雷厲發春霆

蝸觸蠻三國爭地記跋

粵自苞符秘剖。渾沌竅開。外骨內骨之倫。股肱脰鳴之族。涵淵卵育。種類蕃滋。爰有蝸觸蠻三國者。負殼而居。犄角相倚。安居則慶。夫咸若。拗怒乃作。其鱗而蟻。螭梅雨之墻。長城萬里。螻蟻槐安之國。拓地數圻。無何蠶叢界險。蟻鬪釁開。蝮螟以蚊。睫爲巢。螳螂爲黃雀。所捕。蟲沙疆域。幾成大一統之河山。蝸篆典墳。長埋億萬年之歷史。幸而蟲書莫攷。鷄碑獨存。有蟲天逸史氏者。功深螢案。業富蟬編。高才不數乎題糕。妙趣何殊於說餅。文通蝌蚪。屢繙盧佉之書。學鮑靈魚。三食神仙之字。極灰線草蛇之妙。發蛛絲馬迹之奇。化莖草爲金身。納須彌於芥子。鉤心鬪角。效稊輿芥舟之小言。努目低眉。作矛盾劍炊之危語。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寓言十九。何如漆吏。蘇長公之嬉笑。盡是文章。淳于髡之滑稽。雜以隱語。雖雕蟲小技。或言壯夫不爲。而班馬新裁。足爲裨官生色者矣。俾蟲長民跋。

技勇  
小說  
情天逸史續

徐晚蘭女士譯

吾書今又敍一人矣。此人爲孀婦。握萊斯夫人。乃女之姨氏。無子女。夫死時年已五旬。外家尙溫飽。性喜靜。乃不作再嫁之思。常曰。婦人過四十。卽如花之就萎。何必再生他念。至子女有無。亦無關係。子女者。孝幃中一陳設品耳。我今家溫飽。不求人卽足。至身後事。有田及屋。遺囑付一至愛之戚。卽可爲我送入首邱。此所愛非他。卽甥女露伊。胞妹之骨肉。幼卽戀我如母。予常至妹家作客。住恒逾數月。以家中產業。託一心腹媪。此媪年亦老。故不時歸視之。客歲我妹卒。甥女悲不欲生。予慰藉百端。悲始少殺。後因予家中有事。乃歸。今歸又垂半載。而家事甫布置清。蓋老媪已作古。另已覓妥人照應門戶。如不速赴倫敦。則愛甥之催促書又至矣。此老婦口喃喃自道。額上皺痕疊疊。目光尙明瞭。滿含慈祥之氣。室中陳設頗古雅。臨窗設一湘竹榻。時正倚榻坐。日向窗外望。遙見門前甬道中。送書郵肩背郵袋。扶自行車從北來。及門按鈴。一奴啓戶接書入。蓋此窗正對門外。渥萊斯夫人。每日坐此窗下。從碧紗中眺遠耳。書入。夫人拆之。果爲露伊書。乃請姨氏速來。夫人於時立起身。命媪收拾箱篋。定於次日赴蟹屋特家。因夫人家住止水鄉。離綠苾村尙有程百里。是村頗幽靜。山水皆佳。樹木復高森。夏間都人避暑者紛來。村中頓熱鬧。是時已初秋。避暑者皆去。村復幽靜如初。夫人次晨卽攜行裝。趁火車至綠苾村。及蟹屋特門。二犬於草地作

相撲。互囓其領毛。滾地不已。見夫人馬車至。乃立而同吠。及下車。識爲熟人。乃戢尾先入門。如引導然。渥萊斯夫人曰。小黑小花。汝仍識我耶。噫。不至是間已數月矣。正自語間。露伊已從樓上見之。急下逐入室。老夫婦及西惟亞皆在。握手敘寒暄。握萊斯夫人攜甥手。觀其玉容慘淡。如有隱憂。心大駭。回憶別時之愁狀。且有情人佛蘭克爲其伴。不日卽行結婚禮。甥應歡樂。何反不悅耶。因其繼母在。殊不便問。渥萊斯夫人係與露伊同住一室。無人時。乃問其近况。露伊細告之。握萊斯夫人曰。甥勿畏彼西惟亞。予今來此當甥保護。俟汝二人成禮後。方去看彼將何所施其技倆。幸汝後母尙賢。否則予當面斥其人。今且含忍靜觀其後。甥可自寬懷抱。勿爲憂思所傷。致令玉容清減也。

先是有福祿克斯密斯者。曾爲海軍大尉。與蟹屋特家爲比鄰。後因其世父喬治斯密斯伯爵卒。無子。遺囑以遺產授其姪。并襲其爵。福祿克乃移居英倫世父家。自居乃改爲別墅。夏日則來避暑。福祿克壯年喪偶。家擁厚貲。欲續絃。非絕色不娶。露伊幼時。丰韻已殊。福祿克本見而愛之。然室有妻。無如何耳。及妻卒。露伊已與佛蘭克訂婚。且福祿克愛露伊。露伊不知也。此時福祿克又來綠苾村避暑。常與老人敘話。是人頗雄偉。亦一表丈夫。年三十以外。彼親西惟亞亦一好女子。其容與露伊相伯仲。且露伊已與佛蘭克訂婚。勢不能奪之。乃思娶西惟亞。每相見。必極誠相待。而西惟亞種情根於佛蘭克已深。雖福祿克百端逢迎。漠如無睹。且知佛蘭克一時斷不能遽棄露伊而戀己。乃思設一疑兵之計。使佛蘭克疑露伊減其情愛。則當向己無疑。適見福祿克來此。遂欲藉此人爲行計之傀儡。一日午後。見露伊入後園。福祿克亦至。西惟亞乃笑頰承迎曰。後園昨日錦雞新育二雛。刻露伊已至彼觀。君可先行。儂易衣後卽至。福祿克

曰。我與君同行何如。西惟亞曰。君請先行。福祿克乃入園。蓋斯時西惟亞已聞馬嘶聲。知佛蘭克將至。已乃至門俟之。俟其入門。乃挽之入室。佛蘭克問露伊何往。西惟亞乃低聲曰。頃見渠與福祿克攜手入園。想去觀錦雞新雛。君且坐此俟彼來。佛蘭克聞語變色。西惟亞又乘隙進言曰。露伊近日背地頗作怨言。謂君爲我蠱惑。又云福祿克多情而富。較君爲高。君須知我二人不過爲至友而已。我并非欲奪渠婚事。實因君之才識。令我敬仰無已。每日恨天生痴情。愛君刻骨。君須鑒我誠心也。言時以纖手執佛蘭克手。佛蘭克非魯男子。爲此美人軟語。竟深信不疑。乃感其情愛。而疑露伊之心而生矣。自是露伊欲與佛蘭克相近。西惟亞必橫梗其中。露伊見佛蘭克漸與己疎。每望望然卽去。

福祿克本悅露伊。自知與佛蘭克訂婚。遂不作痴想。今避暑於故居。將匝月。日至蟹屋特家。與老人聚談。見佛蘭克與露伊并不親暱。頗以爲怪。有時西惟亞與佛蘭克密切之狀。爲福祿克所見。則恍然悟。自思我本愛露伊。惟恨天不作美。於彼二人定婚後。方賦悼亡。否則如我之門閥財產。露伊必歸我。今見西惟亞亦美而艷。我故思與之結婚。然靜中察其情。雖我百端貢愛。彼漠漠然。其心無我。而向佛蘭克。蓋佛蘭克美少年。西惟亞既愛佛蘭克。佛又爲其所惑。故不與露伊洽。則彼二人婚約亦非堅。我則必於此二人中求其一。今西惟亞既無意向我。我向露伊用其愛情。自此福祿克百計媚露伊。露伊亦感其殷勤。且甚恨佛蘭克負心。乃故與福祿克作親密狀。實則寸心如刺。背人搵淚而已。

斯時渥萊斯夫人頗與老人言。秋日宜速與甥女完婚。老人亦唯唯。而露伊反不欲。佛蘭克則見露伊與福祿克頗親近。與己言笑反不如彼。又爲西惟亞暗中百般浸潤。真覺露伊背盟欲嫁福祿克。至二人欲

面相詰問。又碍於西惟亞刻不相離。以致弄假如真。西惟亞見之。甚喜其計已售。福祿克亦喜。以爲露伊愛彼。如能廢佛蘭克約而嫁我。其幸福非淺。實則造化弄人。實者似虛。虛者似實。三生鴛牒早已註定。人力安能回天。

渥萊斯夫人老年喜靜。平時除餐時外。足不下樓。一日晚餐前。佛蘭克適來。渥萊斯夫人適下樓。與蟹屋特夫人坐廊下閑談。時西惟亞與露伊均至。馬利亞家未回。老人則步於庭下草地中。佛蘭克見露伊姊妹皆不在。乃問何往。渥萊斯夫人思乘此向佛蘭克勸導一番。乃向佛蘭克曰。今日天熱殊甚。我思向湖邊一行。君如有暇。可否同往。語畢。乃不俟佛蘭克回語。卽攜佛蘭克出門。回向老人夫婦曰。予少去卽歸。乃向湖濱。行於碧莎淺草之中。至大樹下有石凳。渥萊斯夫人乃坐於石上。時落日西斜。蟬聲斷續。荷風習習。頗覺涼爽。渥萊斯夫人乃曰。佛蘭克君。老身有一言質之君子。佛蘭克曰。夫人有何見教。渥萊斯夫人款款言曰。露伊甥女。才貌頗佳。彼得君爲之偶。心慰無旣。不幸其母物故。彼孝心頗篤。必俟母期年後。始嫁君。君從其意。足見君之愛彼甚也。但此次老身來。目覩汝二人之狀。較前大異。君每來。惟與西惟亞親暱。而與露伊反落落。致露伊心懷悲憤。眠食不安。我妹只此一女。我愛之如親生。日後老身之薄產。亦擬託之彼。其人頗賢淑。風貌復佳。君得此女爲配。亦不爲無福。每日君來此。我無隙與君細語。今此間無人。君可否一披其腹心。佛蘭克斯時。不便言西惟亞所告。露伊與福祿克相愛事。但曰露伊爲我素所愛。始與訂婚。我自信始終不渝。惟露伊疑我有他情。漸不親我。而愛福祿克。今夫人相詰。敬以奉答。乞勸露伊。勿變初心。我則無他意也。渥萊斯夫人曰。君言雖如是。然總以早結婚爲要。俟君等婚後。可至老身

家度密月。其地山水較此似佳耳。

翌日佛蘭克來蟹屋特家。露伊見之不作怨態。二人又復作情話。緣夜間渥萊斯夫人先以湖邊與佛蘭克所言。露伊知無棄彼之心。頓減愁思。西惟亞見狀。知二人將復合。私心忐忑不已。且恐露伊知我搆彼。二人不和。必訟之父。我數月來每督彼。不令向父一言。及佛蘭克事。今如二人知我好謀。我又安能止之不訴父。如父知之。我之顏面何存。今必須再生良計。使二人不得再合。

沉思有頃。見露伊上樓。乃趨前挽佛蘭克手曰。後園頗涼爽。我與君一往。佛蘭克不便推辭。西惟亞發言。時兩頰絳如玫瑰。更形其艷。二人攜手入園。西惟亞以首倚佛蘭克之肩。作倦態曰。佛蘭克君。我昨夜五鼓始眠。今日又暑甚。首不覺作暈。君能爲我一按摩其首否。佛蘭克乃舉手爲按其太陽穴。西惟亞乃含笑與之語。曲闌西卽棠梨一叢。時花已謝盡。上則高樓一帶。有窗糊以碧紗。紗中有人可窺園景。下則仰窺。只見碧紗如霧。殊不明晰耳。此亦西惟亞暗中籌畫所及。故引佛蘭克來此。與已作親暱狀。渠明知露伊之房後窗。正臨此一叢棠梨也。詎知果不出所料。此時露伊因日前作歌一首。已譜入霞諾聲調。殊爲婉轉動聽。今既與佛蘭克無嫌。欲於餐後歌此。以娛佛蘭克。歌譜尙未抄有清底。乃上樓至後窗下抄之。忽聞窗下有人細語。尙不以爲意。後又聞嬌聲呼曰。佛蘭克。汝觀一雙白蝶。飛入茉莉叢中。彼虫豸耳。尙知愛香。君可爲我撲之。此聲尖而婉。入耳知爲西惟亞之聲。露伊立起。俯碧紗而窺。見窗下曲闌。昨石凳上。西惟亞與佛蘭克并坐。佛蘭克手撫其額。其狀頗暱。露伊見此。不禁芳心如焚。一怒幾暈。乃思佛蘭克既與西惟亞如此戀戀。則昨日告我姨母之言。全無真語。彼以我爲無識女子。任彼播弄。一時加之於膝。

一時墮之於淵。頃方笑顏向我。轉面則與西惟亞如此。此種薄情人。疑非好相識。我今再不爲其所惑矣。願終身不字。結廬以守亡母墓。思之恨甚。乃碎琴歌之稿。片片作蝴蝶飛。倒身榻上。掩面哭不已。欲合還離。露伊竟中西惟亞之計。從此與佛蘭克避面。玉體本弱。乃得肝疾。玉容日瘦。計不如不見之爲愈。握萊斯夫人見之殊憂。乃欲面責佛蘭克。反爲露伊勸阻。曰：姨母如責其負心。彼縱勉強向兒。須知終身之事。夫婦本爲情合。不如任之。俟彼自悟。如不悟。兒願終其身不嫁耳。一日佛蘭克又來。不見一人。只見惹兒一人。於庭前掠羅巾於竹上。乃問曰：密司露伊等何在。惹兒心頗玲瓏。見旁無他人。乃曰：近日我主人每每不悅。常於其母照前。悲哭不已。又聞主人言。不日將往他處養病。今日早起。握萊斯夫人與之赴英倫去購物。便以散悶去矣。佛蘭克聞之大詫。自以爲待露伊如舊。何玉人避面不見。其故難明。思今日必須一親見之。正欲再詰惹兒。已見西惟亞從後園來。香風拂拂。轉其嬌音。笑呼佛蘭克君。儂昨譜一曲。名曰雙飛燕。今試就正。乃挽之入西室。已坐於琴台。玉手撫琴。轉喉作歌。琴音鏘鏘。歌聲和婉。佛蘭克坐於琴旁。不覺寸心爲之熒惑。已將欲見露伊之心。付之浮雲矣。少時琴罷。又約佛蘭克泛舟采蓮。二人於荷花深處。飽挹清芬。始送佛蘭克返家。及暮。露伊與握萊斯夫人歸來。惹兒侍其主人歸房後。乃以今日佛蘭克所詢一節告知。又將西惟亞事一一縷述。露伊曰：彼二人之事。我不欲聞矣。我已勘破情關。我近覺肝疾已深。以慈母所遺之身。如此戕賊。我不孝大矣。今已懸巖勒馬。不入此愁城。我明日當隨握萊斯夫人赴山水鄉養病。旬日卽歸。汝可留此。一切不必多管彼事。惹兒曰：謹如主人分付。蓋握萊斯夫人日間接信。知家中忽然失竊。看守者乃一戚家老媪。及僕人二三。書來握萊斯夫人急欲回家。故日間與



露伊赴英倫購物。次日即欲返。而露伊欲與之同。至止水鄉養病。已與老人言之。老人無不允。惟屬旬日後仍與姨氏同歸。露伊諾諾。次晨馬車停於門外。握萊斯夫人攜露伊而去。惹兒送至門外。露伊乃屬其照管臥室。言畢。徐赴車站而去。

山環水抱。別有洞天。此間有紅墻之屋一帶。屋爲舊式。頗軒敞寬大。門前綠陰如幄。則高樹大幾十圍。其蔭可蔽數畝。此屋卽在此綠蔭之下。進門甬道旁。密植小杉。下有野花。細碎如錢。貼開於地。屋後則碧嶂如屏。插於天際。蓋清涼山也。山側有二瀑布。斜趨入澗。其白如二銀蛇。飛空而下。此一帶之屋。卽握萊斯夫人家。後園峙一高台。立於台上。一切美景。皆入目中。露伊隨姨氏來此甫三日。每日早起。曉露濡草尙濕。露伊已登台迎曉日而吸空氣。復放眼縱觀遠景。覺心胸爲之豁然。肝疾亦似頓減。握萊斯夫人見露伊精神較先活潑。其心愉快萬分。故失竊之事。了不在心。惟囑捕緝訪而已。

旬日後。老人命人接女。并請握萊斯夫人同回。露伊居姨家未幾。領略無邊清趣。已淡塵心。肝疾已平。容亦漸澤。不欲再履煩惱世界。計不如避居於此之爲愈。握萊斯夫人欲致書與老人。告其詳情。露伊阻之。曰。老父甚喜西惟亞。如言西惟亞之計。繼母必大不悅。老父伉儷頗篤。致傷老父之心。反爲不孝。握萊斯夫人深是其言。復以露伊喜此幽靜。養病頗宜。稍緩旬日。再作歸計。老人得復。不便強接。西惟亞知露伊不歸。私心頗悅。然默察佛蘭克之心。雖與己頗見情愛。然與露伊之婚約。未見提及。欲廢。必須得有露伊不願與佛蘭克成婚之據。方可斷彼二人葛藤。然又安得露伊從我之計。惟有假作一書與福祿克。賺得回書示佛蘭克。再作一書與佛蘭克。方克有濟。然此時西惟亞爲情魔所迷。不思此乃掩耳盜鈴之計。安

能久耶。

此日回房後。卽仿露伊筆迹。致福祿克一書。詞極纏綿。其意頗怨佛蘭克薄倖。而願與君訂新交云云。明日西惟亞令人送書去。福祿克披閱大喜。因思西惟亞無愛彼之心。必注佛蘭克耳。今露伊不悅佛蘭克。則二人婚約必廢。佛蘭克必儂西惟亞。露伊今旣以書貽我。含有深情。我今得此絕世美人。其福非淺。思之不禁喜動顏色。忽門外一人入。則西惟亞也。福祿克乃曰。此室殊熱。密司能同入後園坐藤花架下。談否。西惟亞曰。惟命。二人乃同入園。時在上午。桐陰如雲。蔽曉日不令下。惟有碎日如金。漏樹隙照地上。夾道列茉莉珠蘭盆無數。西惟亞時服淡紅冰綃衣。戴草帽。襟簪蕙蘭一枝。至藤花架下。其地有磁凳四。繞石桌而列。上則綠陰如幄。旁則珠蘭送香。二人乃坐於凳上。西惟亞故意談及。自與露伊如何相得。有如同胞。露伊之事。無一隱匿不告渠者。卽如佛蘭克。近頗與露伊情不相投。已如何從中解勸。然窺露伊之意。半在於君。昨露伊曾言作一書與君。並屬予今日來。如有回音。令爲攜去。渠昨日因渠姨氏握萊斯夫人。有要事返家。約渠同去。恐君有復音。爲老父所見。致生他故耳。福祿克聞語。尙疑西惟亞之言不實。猶豫間。西惟亞知旨。乃笑曰。伯爵汝何多疑。須知我極願汝二人成爲佳偶。因前聞露伊與我言。夫妻須以情合。方能偕老白頭。如佛蘭克者。少年多疑之人。旣與我不相投合。則前約卽可作罷。彼旣如此說法。則其心之。不愛佛蘭克確矣。今君如欲娶露伊。則聽我爲君謀。必使此人歸君無疑。惟外面不必與露伊明言。恐其父爲梗。反不妙。君今可速作復。予當攜之返耳。福祿克竟爲所蒙。乃作書復露伊。西惟亞攜書辭出。乃赴佛蘭克家而來。

西惟亞必欲奪佛蘭克爲己有。其痴情則可憐。其巧計則可恨。蓋非謬露伊愛福祿克。不願嫁佛蘭克。則此姻必不斷。今乘露伊赴止水鄉。一時不歸時。乃仿露伊筆迹書爲一與福祿克。及賺得福祿克復書。乃大喜。一則與佛蘭克言。君與西惟亞情太厚。待我殊薄。非棄似棄。兩情既冰。渙我亦不作梗。可將我二人婚約作廢。後此亦復不願相見。西惟亞將此書。先令人送至佛蘭家。并屬曰。此書露伊姑娘臨行時託送者。次日佛蘭克方起。僕人以書入。曰。蟹屋特家送來者。並將來人所言述之。閱其書。不禁駭極。欲暈。初疑有誤。然細觀其筆迹。儼然露伊也。此問題殊難解決。母又赴亨利夫人家。無人可與商酌。乃思一赴蟹屋特家。面詰老人。何以忽爾背約。方攜手杖欲行。而西惟亞至矣。西惟亞善騎。獨控小驪駒來。爲日光所晒。汗點點如珠。凝於玉額。如花著露。雙頰絳色。香喘微微。入門後。握佛蘭克手曰。君將何往。佛蘭克含怒曰。我將往汝家。詢汝繼父。彼女無故來書背約。是何居心。是時西惟亞已坐於門首。湘竹榻上。聞語故作驚訝之色。曰。露伊久有此心。今竟見之筆札矣。乞與我一觀。君允否。佛蘭克乃從衣袋中取書。與西惟亞曰。汝試觀之。並汝亦連及矣。西惟亞假爲一覽。嘆曰。露伊殊無情。且太妬。見我與君稍莫逆。卽含酸不已。其實亦非全爲妬我。彼今另有情人。易其心志。無怪其然。佛蘭克冷笑曰。彼愛何人。想爲福祿克耳。西惟亞曰。君毋怒。我今晨至門外散步。見福祿克亦來。託我轉交一書與露伊。今猶在袖。不知作何語。君欲觀否。乃徐徐由袖出其書。交佛蘭克。佛蘭克持書。手戰戰不已。開緘。見爲復露伊之書。閱畢。氣填胸臆。大詈露伊負心。卽刻作書責露伊。西惟亞見之大驚。因曰。佛蘭克君。露伊既愛福祿克。則君卽馳書責之。反促其與福祿克結婚。今不如以書與露伊。不言福祿克之事。但曰。汝既妬西惟亞。欲與我悔盟。令人心悔無己。然人

各有志。汝既不欲嫁我。則必戀福祿克。因彼富貴炙手可熱。我寒素家安可與彼競爭。請從汝意。約作廢亦可。信我可代書。我處有人赴止水村。攜去免致遺失。此時佛蘭克急怒在心。不暇思索。即依西惟亞言。托其作書復之。并托西惟亞代遞。

佛蘭克自聽其離間後。即臥於籐榻。細思當日與露伊求婚時。兩情沈澹。何等纏綿。何期天奪其母。以愆婚期。今忽又來一福祿克。以富貴作餌。竟引露伊上鈞。觀其絕我之書。託詞責我愛西惟亞。實則欲嫁彼矣。女子負心。二三其德如此。沈思久之。憤懣殊甚。天復酷熱。佛蘭克竟中暑作嘔病矣。翁司夫人歸。見其子病。心大驚駭。詰其故。佛蘭克告之。夫人亦怒。急爲請醫調治。並屬以汝之才貌。不愁無淑女可匹。露伊既負心。譬如浮雲過目。勿留戀於心中。須知汝爲孤子。須體爲母廿餘年撫汝之辛勤。仗汝光大此門閭。安能爲一女子。卽戕傷其身。爲不孝人。佛蘭克聞母訓。不覺淚下。前言西惟亞自佛蘭克家辭出。自上小驪駒。有二鸚鵡。飛過其前。掠馬首而過。馬忽驚跳。掀西惟亞於地。西惟亞心忤欲絕。方掙紮欲起。遙睹福祿克從樹蔭下來。及至見西惟亞狀。驚問何故。西惟亞僞言乘馬閑行。忽爲飛鳥所驚。致顛於地。福祿克扶之起。西惟亞乃倚福祿克臂曰。我馬已奔去矣。望爲覓之。福祿克乃爲之覓馬。沿林行數十武。見馬方嚙道傍草。徐近其旁。攬其繮繩。迎西惟亞來。扶之上馬。西惟亞稱謝再三。穿林樾歸去。

西惟亞歸家。卽入己室。取佛蘭克與露伊之書細觀之。久始取筆仿其迹。作書致露伊。略云我二人當日定婚時。出於草草。今過後思之。殊不愜意。既爲不同心之婚約。安能白首全心。卽請廢約。後此我二人如路人矣。君好自爲之。休責予薄情也。書畢細觀。與佛蘭克筆迹無異。乃令人交郵。自以爲計出萬全。一日

老人與之談露伊婚事。西惟亞曰：近窺露妹之意，似不愛佛蘭克。反有悅福祿克之心。但我觀福祿克既富且貴，人又雄偉，較之佛蘭克荏弱，似爲勝耳。老人諍曰：佛蘭克與露伊，彼二人情頗密。汝何云彼二人不和？至福祿克之家，資人品在在均佳。我至欲汝與彼結婚。今何云露伊愛彼耶？蟹屋特夫人亦曰：西惟亞，我觀福祿克亦頗有愛汝之心。汝何不留意與之爲友？汝如嫁彼，則爲爵夫人。又擁多資。我亦心慰矣。西惟亞曰：人各有志。彼極愛露伊，則我何爲強其愛我？且露伊得爲爵夫人，我亦心喜。慶其得所。老人聞之，怒曰：西惟亞此何言！須知露伊已與佛蘭克定婚久矣。安能中悔而反約？西惟亞見老人怒，乃不語。蟹屋特夫人乃用別語以亂之。

露伊處清寂之鄉。所見者山容水態。所聞者松籟瀑聲。不覺蘭襟豁然，煩憂盡去。或誦小說，與握萊斯夫人解悶。或作小畫，爲山水寫真。蓋露伊工於繪事，能爲人寫照。一日握萊斯夫人之鄰女玫芬麗者，攜白絹來，託爲寫照。玫芬麗亦一美女子，其貌不下露伊。露伊亦與相契，乃鋪絹爲鈎其影。三日乃竟。畫中作平林遠水，夕陽半墮。玫芬麗微步林際，作望遠狀。一種凝盼遠人之情，掬露於睫眉，栩栩欲生。呼之可出。蓋玫芬麗有情人羅賓者。方客法蘭西未歸，露伊爲寫此照以調之。玫芬麗見畫甚喜，乃以白綉白羅巾見贈。二人正坐於樹陰中笑談之頃，忽郵使來送書。書爲佛蘭克者。露伊見之手忽顫，不欲啓。心神恟恍，不覺又憶及當日與佛蘭克密暱之情。乃徐徐啓封。斯時玫芬麗正微步於廊前，回顧忽見露伊顏色慘白。一幅信箋已落地上。玫芬麗驚問何故。惟聞露伊作慘笑聲曰：好好，好字未完。驚然倒於地上。手足作掣不已。玫芬麗大驚急呼。握萊斯夫人聞聲亦來，共圍而呼之。露伊不應。其狀已痴。握萊斯夫人急命人

延醫醫離此尙有三四里。玫芬麗乃拾地上書。上握萊斯夫人。夫人見書。始知露伊致暈之由。乃大冒佛蘭克負心。以書藏之匣中。曰。我俟露伊稍愈。當面詰此反覆小人。渠如欲與西惟亞結婚。老身當與之涉訟。正自語時。醫生已來。診視畢。曰。密司乃急急攻心。恐成痲癩之症。握萊斯夫人聞之。心痛如焚。醫乃以藥水灌入露伊口中。露伊時已臥於鈿榻。手仍抽掣。目閉不言。似知覺已失。藥下一時後。仍不見減。握萊斯夫人急欲作書。遣人往招蟹屋特老人。慌忙中。竟目花不能作字。時玫芬麗正俯身坐於榻畔。爲露伊揉弄雙手。握萊斯夫人乃曰。玫芬麗姑娘。請汝速代我作一書。告露伊家。老身目昏心亂。竟一字不能書矣。玫芬麗乃來窗下。代夫人作書。夫人乃遣別而立。賣書去。

今復言佛蘭克之病矣。纏綿三日不愈。心中鬱結。飲食不思。翁司夫人只此一子。其憂心自不言而喻。爲延醫服藥。佛蘭克乃心病。藥安有效。幾如以水沃石而已。西惟亞知之大驚。親來省視。翁司夫人頗惡其人。雖睹其容色艷麗。言笑風生。總覺不如露伊之端莊流麗。大雅不羣。今露伊背約。安知非此人蠱惑我子。致得此惡果。故見其來。不令其與佛蘭克親近。少坐即約之出外。言病人不宜多言。而西惟亞一片痴情。牢注佛蘭克之身。雖其母不令與佛蘭克多談。乃仍不歸。坐於外室。翁司夫人斯時則不能逐之出門。乃聽之。已則愁眉伴其子。佛蘭克臥於榻上。面容清減不少。心胸之間。氣阻作噎。翁司夫人見其二夜不能安神。乃進安眠水少許。佛蘭克服之。此藥頗靈。少頃即覺微有睡意。正於此時。忽聞有人掣門鈴。似有一人匆促而入。至外室似請西惟亞速歸者。語雖低。而露伊姑娘病頗危之七字。突入耳中。立將睡魔驅去。蓋佛蘭克愛露伊之心。深入人心臆。及見露伊與之避面。復貽書與絕交。故憤恨而病。然聞露伊病危。則

較受雷霆之震爲重。乃急招首問母。外室何人言露伊病重。翁司夫人已知蟹屋特家來人。趣西惟亞歸。因露伊病危。其父母均欲赴止水村。特令人來告西惟亞者。翁司夫人乃促西惟亞去。復慰子自養。露伊無甚大病。不過天暑作暈耳。佛蘭克無語。而西惟亞聞露伊病危。不禁暗喜。其心以爲計已售矣。頓覺身飄飄然欲仙。及見佛蘭克急迫之狀。乃進而慰之。掬其萬種柔情。貢于佛蘭西。而佛蘭克此時心中昏瞶。及西惟亞爲翁司夫人催行時。始心中一明。乃曰密司西惟亞。請汝速歸。如得露伊病狀實情。卽速致書以告。須知我雖爲彼所棄。然心則無時不念彼也。天乎。何忽令彼生病耶。西惟亞聞此棘心之言。玉容失色。然一杪間。已復其初。乃唯唯。又屬其善爲保重。露伊諒無重症。君勿介懷。我一得消息。再來相告。言訖卽出返家。

蟹屋特老人高其聲。令慧兒速向露伊篋中取其欲穿之衣。並令自備用物。攜之往。上水村。蟹屋特夫人亦匆促理行裝。蓋卽欲往視露伊之恙。老人面蘊愁色。西惟亞入門時。老人見之。急詔以露伊有疾甚重。我與汝母卽去。家中汝可照料。不必同去也。西惟亞恐露伊告其父以僞書。故心甚惶急。意欲同往。乃曰露伊與我如同胞。今有疾。我當同往一視。家中可令約翰等照料。且去亦不過二三日耳。老人無言。乃允其去。福祿克未幾亦來。入門見諸人匆促狀。又睹西惟亞面容似喜似憂。急扣其故。西惟亞告之。福祿克大驚。面頓失色。曰。我前日之書已達到否。彼因何忽遭癡疾。天乎。須佑彼人平安。毋使有彩雲易散之憂。言時。掬愁於面。荷荷不已。此時老人在房坐於椅上。長嘆。聞福祿克之言。乃問曰。君前日有何書寄我。露伊。西惟亞急代答曰。無他。前日福祿克作一書問露伊起居。屬我代寄。我因遺忘未寄。無關緊要也。乃回身

微以眼色示福祿克使勿言。俟老人與蟹屋特夫人言時。乃低語福祿克。全入應接室。至庭畔無人處。乃曰。福祿克君。前書尙未達也。因我於明日往止水村。擬面交。以便從旁勸懲。令彼注情於君。今彼忽遽得癡疾。我往視。一。二。日。即歸。君可寬懷。時門外馬車已駕。老人催即起行。福祿克悵然送彼等上車。諄屬西惟亞。如露伊已痊。即行飛示。西惟亞點頭應之。馬行甚速。轉瞬已逝。福祿克凝立如癡。心懸露伊。不覺身無所主。信步仍回蟹屋特家。約翰正立門外樹蔭中。惟聞福祿克自語曰。露伊吾愛。前日西惟亞畫策爲我謀。露伊吾託西惟亞致書後。滿心盼好事速成。與卿歌房中之什。何意竟降癡疾與卿。不知此後如何。何我福祿克妻宮遭磨竭。竟至此耶。言時抬首。見非已家。乃悵悵至家。約翰爲樹蔭所蔽。且衣褐色。故福祿克不覺有人。約翰人頗聰明。自見露伊與佛蘭克先和後判。復睹西惟亞媚佛蘭克及福祿克與露伊殷勤狀。心頗爲異。今聞福祿克自語。始恍然知福祿克欲謀娶露伊。又見佛蘭克得病。暗忖豈亦西惟亞之計於中播弄。使密司不能偶佛蘭克耶。且西惟亞之奸心。殊令人恨。即如我與惹兒雅有情愫。一日我采花結球贈我惹兒。忽爲西惟亞所見。立愬主人。主人即呵責我。並戒惹兒。譬如並頭之鳥。生生分拆。今又施其辣手。顛倒我密司。我當往告佛蘭克。使彼知其奸謀。復與我密司和好。佛蘭克或感我。日後能以惹兒見賜。此奴沈思至此。勿勿入內。將室門鎖好。屬同伴堅守外戶。自云往鄰家一行。即返。乃騎西惟亞所跨小驢駒。向佛蘭克家而來。行時復思及密司露伊待人之溫和。反觀西惟亞之奸譎。直有霄壤之分。彼自以爲巧奪天工。暗拔趙幟。而不知天網恢恢。忽使福祿克吐其一分消息。爲我所聞。此行告之佛蘭克。佛蘭克必絕西惟亞。與密司復合。結婚之日。我又可多飲威司克。再與惹兒成婚。其樂南面王不易也。



無何已達翁司家矣。

佛蘭克眉蹙如鎖。臥榻上噫氣不絕。翁司夫人手調黃色之藥。與服。忽門鈴動。約翰求見。佛蘭克立起。坐速命喚之入。約翰入室。佛蘭克急問汝來此何爲。密司露伊近狀如何。汝主已去否。約翰免冠禮佛蘭克。乃曰密司忒午安。頃密司西惟亞已同彼等赴止水村視密司露伊疾。惟留我守戶。我立於樹蔭下納涼。忽聞比鄰福祿克君向我家行來。口中喃喃自語。遂以適聞此言告之。復曰一日我見密司西惟亞與福祿克君言及密司露伊。彼云密司露伊情性太僻。其意似不滿我密司。今我聞福祿克君自語。殆我密司與密司西惟亞有不睦之心。故密司西惟亞暗中播弄。今已中其奸計。緣別而送書來時。我引之入。彼乃告我我密司接一書閱畢。卽暈去。癡病卽由此成。此書想爲密司西惟亞所寄。今我來告密司。忒。請勿聽密司西惟亞之言。與我密司不和。須知我密司受密司西惟亞之欺。每於房中暗泣。此爲蕙兒常常語我者。翁司夫人時正持藥盞。聞語頗怒。乃曰西惟亞之爲人。我久知之矣。而佛蘭克聞約翰言。心忽頓悟。己之誤恨露伊。皆爲西惟亞所愚。不覺悔極而哭。復思此事須明明與露伊面證。始得西惟亞罪狀。斯時憤恨萬狀。忽而倒枕而暈。翁司夫人大驚。急遣約翰出室。令人延醫。醫藥吹入鼻中。佛蘭克始醒。翁司夫人乃以言勸慰云。俟兒一愈。卽赴止水村。與露伊言明。仍復其初。秋初當爲完婚。免致又生他故。西惟亞則絕之如路人。勿再與爲友。佛蘭克自此日起。每日令人探露伊之疾愈否。約翰歸家。亦不言何往。人亦無知之者。

吾書今又及老人等赴止水村矣。此時露伊昏然臥榻上。肝火上炎。雙頰作桃花色。手足仍抽掣不已。老

第

十

二

期

人見之心大痛。急抱而呼之。醫生適在側。乃搖手急止之。云病人宜靜。不可擾其神思。此時蟹屋特夫人亦憂形於色。西惟亞則外作愁容。心殊坦然。惹兒見主人如此。揮淚不止。握萊斯夫人乃邀老人等至外室。告以前情。復以佛蘭克之書與閱。老人見書大怒。詈佛蘭克負心。今既如此。則我女安能再腆顏事彼。當爲另擇良匹。西惟亞聞老人之語暗喜。亦曰佛蘭克既負心。則福祿克君富貴中人。人又和霽可親。與露妹始爲佳匹。老人頷之。西惟亞復勸老人勿憂。於是在握萊斯家小住數日。西惟亞雖心懸佛蘭克。思一二日後即歸。惟見露伊經醫生飲以清神之劑。症似少減。先是露伊見其父母。漠然如不相識。及飲藥後。目光流動。微進飲食。西惟亞恐其復知識。後將與己爲難。乃不能即歸。露伊經此大病。容光清瘦。老人見之心傷無已。旬日後西惟亞偶爲玫芬麗邀往門外散步。惹兒見老人夫婦亦不在側。乃低向露伊耳畔言曰。密斯勿爲過悲。昨約翰有書來。與我言及密司忒佛蘭克亦染重病。今幸已痊。彼聞主人病重大。驚幾致暈去。則約翰親目見者。試思彼如此。注意主人。豈有悔盟之事。前書恐爲密司西惟亞播弄所出。今請主人靜心調攝。俟愈後。與密司忒佛蘭克面談一切。如果彼欲悔盟。再作主張。否則均在鼓中。密司西惟亞雖巧。然當面質證。恐亦無從使計搆我主人矣。露伊聞惹兒語。精神爲之一振。乃曰。汝言佛蘭克君暈乎。此後舉動若何。曾至我家否。望一一告我。惹兒答曰。前主人來此後。佛蘭克君之知否。均不得知。惟見密司西惟亞跨小驢駒。日向西行。後數日。即聞佛蘭克君有病暈去。今早約翰有書與我。屬我勸慰主人。必有一日水落石出。仍歸舊好之望。露伊方欲再言。已見西惟亞與玫芬麗同來。露伊乃閉目不語。玫芬麗近榻微呼露姊。露伊乃作乍醒之狀。玫芬麗曰。露姊今日如何。露伊答曰。妹今日似稍好。西惟亞

曰。露妹應感福祿克君。昨日非彼送花露與妹飲。妹熱病安能見愈如此之速。此君體貼溫存。今又僦居比鄰。日來視妹。雙眉愁鎖。此等多情之友。恐環球無其匹也。卽如佛蘭克君。非不知妹病。彼聞之如不聞。未見渠有片字問妹。須知妹病亦爲彼薄情人。一紙書所致。今以彼較福祿克君。眞不可同日語矣。言時故作長嘆。玫芬麗不知就裏。亦代爲不平曰。露姊如此丰姿。如此才學。此人忍心棄之。下筆作此書時。眞無心肝者矣。露伊聞二人言。默然不書。

斯時露伊神氣稍稍回復。雖知西惟亞與己不睦。尙不料其辣手如斯。今聞惹兒言。乃知其情事。復見福祿克待己之殷。又聞西惟亞旁贊之語。復恍然於佛蘭克之悔約。其中必有來由。如依惹兒之言。調攝爲上。一切置之度外。旬日後。體竟漸愈矣。西惟亞見之心大怖恐。自悔爲情魔所祟。出此下策。眼前一眩。暈倒於園。而福祿克適來視露伊。露伊見之淡然。福祿克乃問西惟亞。露伊曰。彼於一時前赴園中。請君往尋。言訖。閉目如暝。福祿克乃起。別向花園行。思日來露伊待我之冷淡。幾不能耐。今且與西惟亞言之。有何妙策。以獲露伊之心。福祿克負手行。瞥見碧草叢中。有白綃衣之人。偃臥俯視之。乃西惟亞也。福祿克急以手抱之而起。西惟亞少醒。張目見身爲福祿克所抱。乃大頰。福祿克問何事。量仆。西惟亞乃強支而起。語福祿克曰。頃因散步。不覺眩仆於此。福祿克乃徐告以露伊相待之狀。前君允我幹旋。結果如何。西惟亞不明告。以已計不售。乃曰。露伊非薄情也。此爲病中疏慵之故。不可因此生疑。福祿克曰。彼與佛蘭克究否悔盟。何以老人告我露伊因見佛蘭克之書。以致暈厥。則又似露伊不忍棄佛蘭克。則我事萬不能成矣。西惟亞無言可答。乃別福祿克出園。

露伊病愈之消息。已到綠苾村。約翰早馳告佛蘭克。彼時佛蘭克病亦半愈。心頓欣慰。即告母欲往止水村。視露伊。翁司夫人止之曰。汝新病起。精力未復。可先修函問候。我想露伊愈後。必然回家。彼時再往晤談。至剖白一節。信中亦可提及。如露伊無棄汝之心。即千百西惟亞。安能問汝二人之愛情。汝如不受西惟亞之蠱惑。則安有此番之挫折。佛蘭克乃依母言。作書寄止水村。書至時。適入西惟亞之手。西惟亞拆而視之。見上言之事。皆爲己之奸譎。不覺大驚。不以示露伊。心中轆轤上下。天良與恐懼交戰於中。情魔未退。病魔又來。竟慄慄病矣。西惟亞之病。亦如露伊癡惘。神昏譫語不絕。老人雖愛西惟亞。然較之露伊。似遜一籌。西惟亞一病兼旬。露伊調藥其側。西惟亞有時清醒。自恨因情生妬。致得如此結果。如果一知內容。我有何顏面見彼。自責自艾。又不能以語告人。此時福祿克聞露伊病起。頗喜。然露伊心如止水。任福祿克萬種殷勤。視之如不聞不見。福祿克竟無計以籠絡美人。告之西惟亞。西惟亞自悔不暇。安能爲之畫策。今見西惟亞亦患癡疾。彼之愛西惟亞。向來甚篤。又知露伊無心與彼。彼乃一意注愛西惟亞矣。在此二旬之間。佛蘭克已大愈。信致露伊。杳無回書。且俟露伊久不歸來。往詢約翰。知露伊已愈。而西惟亞復病。故露伊之歸期靡定。佛蘭克思露伊之心。一日百轉。必欲面剖一切。言歸舊好。追念當年與露伊初見時。何等纏綿。無端天遣一西惟亞。來擾亂情絲。幾敗我二人好事。但不經此一番磨折。則不顯我二人之愛情。西惟亞待我之情。其深如水。亦殊可感。我當赴止水村。一晤露伊。一省西惟亞。乃稟母而行。至時殘陽在樹。忽見叢樹中有紅磚舊牆大宅。掩映於萬綠之內。屋後飛瀑從山巔。噴薄下於澗。其白如練。當下風景。殊爲幽絕。蓋即握萊斯夫人之家。佛蘭克投刺而入。已見老人立塔上。喜呼曰。佛蘭克君。汝已

愈乎。何遽來此。速入室。庭中暑熱甚也。佛蘭克與老人接手道謝。乃入應接室。見蟹屋特夫人及握萊斯夫人。握萊斯夫人與佛蘭克互言別後之事。惟蟹屋特夫人雙眉不展。蓋西惟亞今日病更劇矣。佛蘭克乃問露伊並及西惟亞之疾。欲入一視。老人曰。露伊已大愈。惟西惟亞之疾。近日加甚。老夫爲此久滯。正在商延名醫。請君入室一視之。

茜紗窗下。倩影亭亭。露伊正調藥餵西惟亞。見其纏綿床蓐。瘦骨支離。忽笑忽啼。大改故態。本爲粉搓玉琢之美。人今似好花欲萎。全失其妍。不禁憐之而忘其惡。極意調護。斯時西惟亞朦朧入夢。室中只露伊一人。忽惹兒輕步而來。低聲曰。佛蘭克君已來。方與主人相見。露伊聞語。心中一喜一悲。斯時老人先入。佛蘭克偕蟹屋特夫人隨其後。佛蘭克一見露伊。卽抱而欲與接吻。露伊力拒之。乃執其玉手親之。露伊追念前情。乃曰。佛蘭克先生。請速視西惟亞。彼固望君如望歲也。佛蘭克聞之。大愧面立頰。乃回身至西惟亞榻前。見西惟亞之狀。若無知識。呼之。惟瞪目直視。花容憔悴。心爲惻然。回語蟹屋特夫人曰。我有甚效治癡之劑。可與密司西惟亞服之。言時。乃出小盒授蟹屋特夫人。佛蘭克復向老人曰。請令露伊同至後園閑步。尙有言相詢。老人領之。乃攜露伊同出。露伊乃屬惹兒與蟹屋特夫人同侍西惟亞。勉從老人。行至後園石台之下。老人乃曰。汝二人可於此聚談。老夫少行卽來。露伊此時進退不可。乃坐於石凳之上。面茉莉花一叢。佛蘭克撫露伊肩曰。露伊吾愛。何對我仍懷怏怏。須知我之不與卿相近。乃卿自欲棄我。非我之咎也。露伊忽聞此語。不覺怒曰。此何言。君愛戀西惟亞。作書棄我。反言我有棄汝之心。今我自知福薄。不足偶君子。我將終身從姨氏隱於此不嫁矣。言畢。珠淚奪眶出。佛蘭克力抱露伊於懷曰。卿休

怪我。須知卿貽我之書。幾等於催命符。露伊訝曰。我未有書致君。惟得君一書。言我妬西惟亞。致與君大。有意見。既不空心。卽請廢約。豈非君欲棄我耶。佛蘭克曰。日前我有書與卿剖白。何無復音。豈又爲他人。匿之乎。言時從衣袋中出露伊之書。露伊視之。確仿己之筆迹。亦出佛蘭克之書。筆迹則亦仿佛蘭克。乃。皆恍然曰。我二人皆爲西惟亞所愚。致生此枝節。實則我心匪石。安能任人轉移。徒使機謀。適爲自害。露。伊曰。既二書均爲西惟亞之僞造。則我不能怪君。但君與西惟亞之交頗厚。今雖如此。俟西惟亞病愈。則。又視我如路人也。露伊言時。力推佛蘭克之手起立。佛蘭克不聽之起。乃曰。卿責我與西惟亞厚。須知我。與之暱。亦朋友之情。而彼云卿愛福祿克。其信然耶。露伊曰。此卽西惟亞之計。君可恍然矣。言未已。忽見。握萊斯夫人從藤陰而來。面含笑言曰。汝二人今復其初矣。其中曲折。究屬若何。已知底蘊否。露伊乃告。以僞書之事。今佛蘭克君已知西惟亞之奸。握萊斯夫人聆言頗怒。乃曰。此女花月其貌。蛇蝎其心。甥女。之姻。幾敗其手。今彼雖臥病。必暴其罪。使汝父知之。後當絕其人。斯時老人適來。握萊斯夫人乃一一告。之。露伊欲止之。已無及矣。

老人不覺大怒。立欲往面責之。露伊曰。彼方病危。且無一毫知識。往詢徒然耳。今兒與佛蘭克仍完全無。損。彼則已罹重症。天已降罰。乞父恕之。老人乃命露伊喚汝繼母來。彼縱女暗中損人。其罪難道。乃出園。往西惟亞室。此時蟹屋特夫人已將佛蘭克所贈之藥調飲。西惟亞。西惟亞服後。卽昏睡。似稍安神。露伊。乃告以老人請母。往後園。蟹屋特夫人乃借露伊入園。見老人面作鐵色。佛蘭克與握萊斯夫人一坐一。立。均面作不怡之色。老人戟指問之曰。汝教汝女離人婚姻。不賢之婦。汝有何詞分辯。蟹屋特夫人如聞。

青天霹靂。問曰：西惟亞有何技倆，足以離人婚姻？我不知也。握萊斯夫人急爲解勸，乃拉蟹屋特夫人坐而告其詳情。蟹屋特夫人聞之，愧恨交並。露伊乃跪於父前，求父息怒。苦勸多時，方憤憤出園。蟹屋特夫人痛哭不已。露伊復再三相勸。蟹屋特夫人曰：露兒，汝姊之事，我實不知。今彼病已垂危，尙其恕之。言訖，揮淚不止。露伊乃挽之回房。此夕握萊斯夫人置酒宴佛蘭克，並與老人夫婦言和。佛蘭克則逸興遄飛，與露伊花下清談，久久不倦。西惟亞服此靈劑，通夕安眠。次日其疾大減。佛蘭克見其十分憔悴，又思待我之情頗摯，乃時時勸慰之。福祿克斯時已知佛蘭克與露伊仍然和好，則己之計畫無成，心頗悒悒，然不露詞色。仍日來省視西惟亞，與老人敘談。彼意此二美人中，我必得其一。露伊既仍儷佛蘭克，則西惟亞舍我其誰？無何，西惟亞病去八九，能小步園林矣。暮色微生，餘霞散綺，清風穿樹隙而來，忽見石台上佛蘭克倚石闌而立，遠矚飛瀑，濺珠滾玉，洵爲大觀。淡淡日影，已入地平綫下。天末彩霞縷縷，亘於青空之上。此時晚景，大如摩詰之畫。西惟亞驚登其上。佛蘭克回首見之，乃曰：密司西惟亞，汝病初愈，宜自珍攝。爲是。西惟亞以巾自拭額汗，言曰：伏處室中，殊無聊賴，信步至此。見君倚闌遠眺，故亦試登。言已，復謂佛蘭克曰：露伊何不同來？佛蘭克曰：彼爲其父作書，屬我先至此。彼當亦來矣。西惟亞聞言，少作躊躇。乃曰：佛蘭克君，汝今忘我矣。前情如夢，令人何以堪此。佛蘭克曉之曰：密司西惟亞君，請自重。須知我與君爲朋友之情，並無他念。而君一念癡迷，以致演成前劇。幾使我三人皆化異物。今可醒矣。西惟亞聞佛蘭克之語，寸心如刺，珠淚被面。久之，忽回首語佛蘭克曰：我今追悔已無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今日當盡情告君，以當懺悔。實則當日一睹君面，如身墜百尺之崖。君卽崖半之藤，非藤蘿能絡我身，使不下墜。則

我亦不得生。至搆君與露伊不和。亦因愛君之故。今大夢醒矣。我有何面目再生人世。西惟亞言至此。癡病陡發。將身一躍。忽墮於一人懷抱之中。而被壓之人。額觸苔石。血液狂流。暈仆於地。當西惟亞躍出時。佛蘭克大驚。狂呼從石級奔下。園丁聞聲羣集。適老人攜露伊亦來圍而觀之。其人非他。福祿克也。老人驚問此二人。何以駢跌於此。斯時佛蘭克無暇與老人分說。急以巾掩福祿克創口。蟹屋持夫人亦抱西惟亞大哭。乃羣昇二人入室。老人急召醫來。救此二人。佛蘭克始告以西惟亞登台流覽園景。一時舊恙忽作。自躍台下。至福祿克君如何適與同仆。則不知也。露伊知西惟亞必與佛蘭克爭執。憤而下投。見佛蘭克不言。所以亦不欲問之。少頃醫來云。西惟亞尙無大傷。惟福君流血過多。囑勿移動。任彼靜臥。而福祿克同仆之故。作者當爲之一述焉。

福祿克因戀西惟亞。日來省候其疾。此日以茉莉珠花結一花球持贈意中人。及至問之。惹兒始知入園。遂亦入園相覓。及遙見西惟亞伏石闌而泣。佛蘭克立於其旁。方至堦側。已見西惟亞從上墮下。心大驚駭。急擲花於地。飛步趨前。抱之。下墜之力頗猛。西惟亞體亦頗頑。不覺撞福祿克立倒。首觸苔石。痛不可當。不覺暈去。然非福祿克接抱。則西惟亞必碎首堦前矣。老人乃責其妻。西惟亞新愈。安能任之。登此高台。以致出此慘劇。嗚嗚不已。蟹屋特夫人亦不與其夫較。惟守西惟亞而泣。聞醫生云無碍。始少慰。惹兒又告以福祿克贈花入園。適救西惟亞之命。頗感福祿克之意。俟二人愈後。以西惟亞嫁福祿克矣。時經三日。西惟亞癡疾復愈。勉可起立。惟臂痛甚劇。恫恍中憶及台上與佛蘭克共語。一時急恨填心。飄飄下墜。爲一人力抱同仆。又見福祿克爲己受傷。昏臥作熱。其勢頗危。乃感彼相拯之情。珠淚簌簌而下。歷旬



日福仍未愈。西惟亞乃自任看護之職。夜不交睫。蟹屋特夫人勸之少息。西惟亞揮淚曰。此人待我之情不薄。彼每夜昏憫中。皆呼我名。足見彼心中惟容我一人。我今死中得生。皆彼所賜。我不盡心看護。以報其恩。真狗彘不如。蟹屋特夫人曰。兒既感其人。則此人家亦富貴。人品亦佳。俟彼愈後。兒之終身。可許彼。我恐失此。後無從再覓矣。西惟亞聞言俯首不語。一日福祿克已半愈。傷口結痂。尙縛以布。臥於鈿榻之上。西惟亞手拈香花一枝。坐於榻畔。福祿克乃欠身執西惟亞之手曰。吾傷已愈矣。累卿已甚。鄙人感入心脾。西惟亞以香花授福祿克之手曰。我非君救我。我此時早歸黃土。此身皆君所賜。我之看護。不足報君萬一之情。言時。櫻口微吁。福祿克注視久之。低聲呼之曰。卿能否賜我一吻否。須知我之愛卿。刻骨。因卿百端拒我。致有他變。今則前情影事。皆付雲烟。須知我雖長卿十年。然情好不以年限。卿能許我下玉鏡台否。言時。攬西惟亞於懷。西惟亞此時任福祿克親其櫻唇。少須。此二人婚約定矣。佛蘭克及露伊知之。亦各爲西惟亞稱慶。斯時老人佛蘭克露伊均歸綠苙村。止水村惟西惟亞及其母與福祿克在焉。握萊斯夫人見西惟亞力自懺悔前失。亦頗待之有禮。留其小住於家。藉以看護福祿克。待其病大愈。始同返綠苙村也。

西風送爽。一葉驚秋。是時福祿克已大愈。惟額右有創痕一條。不能復其初觀。然西惟亞見此痕。更生其愛情。一日二人携手入園。至石台之上。俯視其下。心爲慄然。西惟亞歎曰。今日仍能履此台上。皆君所賜也。福祿克抱西惟亞於懷曰。吾愛。吾頗恨此台。幾致卿花殘玉碎。然復思之。又甚感此台。非此台。我二人之婚事。安得立成。西惟亞聞言玉容頰甚。然心頗愉悅。二人情話綿綿。同倚石闌。流連忘返。迨至夕陽匿

影暮色蒼然。始相將而下。次日晨同握萊斯夫人等均赴綠苾村。是時芬麗之夫羅賓已從法國歸來。二人方於日前結婚。西惟亞乃邀其同往。以度密月。玫芬麗亦欲往觀露伊及西惟亞結婚。握萊斯夫人又請其夫婦作采伴。於時大眾赴綠苾村。老人先已函知。乃備精室以待。

翁司夫人因愛子歸來。詢知露伊和婉賢淑。不責西惟亞之惡。反爲之曲曲調護。乃歎曰。此女賢淑。我不及也。亦我翁司家之福。乃誠佛蘭克曰。今波浪已平。汝二人仍然和好。亦天心試汝等之心跡。時已秋矣。早爲結婚。免致再生他故。須知我年已邁。盼汝多生子女。以娛我桑榆也。佛蘭克乃奉母命。擇於下星期一結婚。福祿克與西惟亞亦於同日成禮。老人命人採選衣物。一切託之握萊斯夫人。福祿克則由其姊加德夫人爲之料理。至期禮拜堂鐘聲鏗然。重門洞啓。觀禮之人。蜂屯蟻聚。兩雙新人駢肩並立。白紗巾下。一則艷如桃李。一則清若寒梅。老牧師爲四人宣誓詞。互換約指。禮成後。一出禮堂。卽登花車。兒童爭以鮮花擲車。沿途不絕。至第三日。老人接二女至家。大開跳舞會。凡村中女賓一時全蒞。珠歡玉笑。爭目此一雙安琪兒。露伊因惹兒頗忠於己。且約翰人亦聰慧。乃以惹兒與之結婚。未幾小佛蘭克生。老人乃以之爲後。一樽花下。小佛蘭常侍於側。西惟亞隨福祿克至倫敦。享伯爵夫人之福。英倫交際場中。又多此一美人。廁身其間。後亦生數子。夫婦終身感露伊六度。往來不絕云。

# 紅樓夢 發微

曹雪芹先生傳 戴午夢堂集

先生名舒藻。字雪芹。號耐冷道人。其先爲甘肅固原人。祖某官遼陽。以見賞太祖。故遂隸鑲黃旗下。屢從征。明有功。官至副都統。父名錦堂。號練亭。官江南織造。與陳鵬年相友善。陳忤總督噶禮。罪幾不測。練亭密疏救之。旋卒於任所。先生稟有夙慧。太夫人嘗夢入月而有娠。生時紅光燭天。鄰里異之。五歲時。已畢四子五經。長益博瞻。詩宗少陵。謂唐以後無詩人。生平淡於榮利。不樂仕進。純廟時。某權相有鴻博之薦。先生力辭不應。嘗至江寧。適袁枚罷官。爲之擘畫隨園。居園中者數月。亭臺之布置。花石之點綴。先生實指揮之。性任俠。爲鄉里雪不平事。幾絀文網。交友多道義。通有無不吝。暮年雖窘乏。猶典質琴書。以應故人之急。論詩頗詆隨園。且薄其爲人。所撰紅樓夢小說。似指隨園而隨園不以爲忤。嘗自詡於詩話中。先生晚年嗜酒。終日沈酣於醉鄉中。卒以是致殞。無子。著作甚富。散佚殆盡云。



## 讀紅樓夢法十二則

(一) 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確爲曹雪芹所撰。謂前人所作。而托詞修改者。實雪芹恐招怨。當世而爲是。謗言耳。或謂雪芹一執袴子。此稿以千金市諸人。證以張傳。此語誣甚。

(二) 讀紅樓夢者。須知關於種族之說。實出傳會。以順治爲寶玉。以冒姬小宛爲黛玉。事實之牽引。乖謬。今人已有明指其妄者。強以梅村漁洋諸詩作證。是以文害辭。以辭害文。周有遺民。靡有子遺之類也。

(三) 讀紅樓夢者。須知此非專爲罵滿而作。康雍而後。滿已同化於漢。非復同濫而浴之舊習。且就語意味之似滿似漢。似明似清。捉摸不住。非作者之有意騎牆。實正意所貫注。不在此耳。

(四) 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從大處落墨。初非一人一家之事。或謂雪芹曾館明珠處。此實指其家事。以納蘭容若爲寶玉。無論情事欠合。卽如納蘭容若之俠義之學問。要非昏庸酣豢之寶玉可比。此說已不攻自破。

(五) 讀紅樓夢者。須知雪芹所處之時代。近日蔡君鶴願以此書爲評論明代遺民及順康間人物。則猶有種族之見。膠結於中也。(按隨園詩話之作。已在五旬而後。雪芹當生於乾隆中葉。於隨園爲後輩。故能言之親切如此。)

(六) 讀紅樓夢者。須知其地位之所在。明明曰金陵矣。而又借燕台事作處處之點綴。是又炫惑閱者之故智也。

(七) 讀紅樓夢者。須知此非言政言情之作。其偶爾言情言政。不憚描摩盡致者。亦以見時局風俗之漸。

趨於澆薄也。

(八)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不當作小說觀。乃遙清歷史中之一部份。謂之文苑傳固可。謂之人物志亦無不可。

(九)讀紅樓夢者須知以隨園爲主人翁。(其說具言於下)其他人物比例親切者居其大半。其間示參差者無非故作疑陣之布也。

(十)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爲一部小春秋。有褒有貶。有褒中之貶。有貶中之褒。謹嚴微顯絕妙。史筆。

(十一)讀紅樓夢者須將隨園一生事實及小倉山房全集兩兩對照。合勘方覺字字俱有着落。不爲模糊影響之談。

(十二)讀紅樓夢者須知乾隆一代人物(嘉初亦概在內)之事實。作者章幽闡微。具有深心。非泛泛作人物志者可比。

(十三)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以隨園爲主人翁。其餘附麗之人物。或以一人切合。或以二人三人切合。令人疑是疑非。是作者之弄筆狡獪處。

(十四)讀紅樓夢者須知作者既當乾隆太平極盛時代。人才輩出。雍容揄揚。相率以無用之詩文爲互相誇耀之具。是猶女子抹脂傅粉。詠絮簪花。媚人從人。乃不二之目的。一則無補於國。一則有害於家。作者特揭出之。以爲保泰持盈之戒。

紅樓夢發微上卷目次

隨園詩話之改竄 榮寧兩府之命名 大觀園之命名 大觀園之布置與隨園同點 寶玉爲隨

園之證實 金陵十二釵之證實

### 隨園詩話之改竄

隨園詩話第二卷載康熙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携書一本。觀玩不輟。人間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按余所見小倉山房原刻本。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之下。有所云。大觀園者。卽吾家之隨園也。十一字。今翻刻本及石印本無之。乃其孫倉山舊主所改竄耳。倉山舊主號翔甫。爲隨園之孫。伊父卽名通者也。主海上各報筆政者有年。又嘗爲吾邑富室張書常君書記。余於清光緒中葉至滬。由鄒君翰飛介紹。與君相識。屢與談讌。得聆其祖遺聞軼事不少。一日以此二句詰之。彼答以吾祖譚言。故刪之。余云君太拘執。令祖爲一代才人。千載自有公論。刪之不足爲重。不刪亦不足爲輕。況午夢堂集中之雪芹傳明明曰。似指令祖。而令祖不以爲忤乎。在曹君爲游戲筆墨。本非小人有。意攻訐之私。君亦何必不釋然乎。恐欲尊令祖。反沒令祖。大公無我之初心矣。彼亦笑無以應。）

工  
藝  
欄

大  
錯  
題

**萬應藥水**

保安

此劑係由東西著名醫學士鑑定本局照方配製療治以下各症  
 者經醫學大家及各醫院試用確有起死回生之功居家旅行  
 早不可不備每瓶大洋一角每打大洋一元用法 大人每服  
 半瓶幼童每服四分之一其餘依病勢之輕重為增減

**主治各症**

霍亂急痧 疝氣腫痛 胃痛 寒暑時疫 哮喘氣喘 頭痛  
 痰迷氣急 手足抽搦 骨痛 傷風咳嗽 吐瀉痢疾 筋痛

**新發 明之 玉容露**

番禺翁婉卿女士留學巴黎歷有年所歸國後製成玉容露一種  
 其效能使顏色之晦暗者轉為光瑩肌膚之粗燥者變為細潤面  
 斑汗點以及癩塊敷塗三月即可消除淨盡六旬老嫗亦可減去  
 皺紋美好容顏每日須塗三次每瓶大洋四角每打大洋四元

**立愈白濁注入藥水**

白濁之起乃從有淋毒之男女交接而來此淋毒菌以顯微鏡驗  
 之其狀如珠淋之慢性者疼痛不覺液液稀薄急性者小便時劇  
 痛難忍尿道口週圍灼熱流出膿液甚多又有前淋後淋之別即  
 前尿道炎尿道兩部是也此藥用法簡便將藥水注入尿道即能消  
 滅病根蓋其特色有三無論急慢性淋病均能將菌清滅一能消  
 小便時痛立刺痛立刻能止二不經醫治亦能自消三能治  
 龜頭尿道口將藥水吸入尿道內然後對準尿道注入凡用藥者  
 須頭尿道之後方能見效 價目 每瓶價洋一元每打洋十元  
 須入器每具另加五角

**咽喉預防藥水**

喉有七十二症重者朝發暮死甚至延及全家病發之後防救不  
 及本局主人製此藥水試驗全家以及親友十餘年來永無一症  
 發生即遇喉痛吐去如絕喉症者約一小時含水一次亦可速愈凡  
 次約三分鐘吐去如絕喉症者約一小時含水一次亦可速愈凡  
 居家旅行學校工廠水陸軍隊以及公共場所均宜預備以防不  
 虞每瓶大洋四角每打大洋四元

**梅毒預防藥紙**

梅毒之患近則傳染妻妾遠則遺毒兒孫天壽戕身亡種滅族莫  
 此之甚近觀我國此病日多一日數局悉心研究製成一種預防  
 梅毒外用藥紙交合既畢男用之包龜頭女用之裹陰戶約二三  
 小時後特即消除淨盡較刀傷跌傷火傷燙傷等藥用法簡便一  
 立見不特可防梅毒兼醫刀傷跌傷火傷燙傷等藥用法簡便一  
 癩疔等症誠世之補藥矣每盒大洋八角每打大洋八元一切  
 陰凡皮膚腐出血及疔毒雜症病家自行酌量大小剪用

**特新發明 痔瘡藥桿**

痔瘡之發生因肛門內直腸內妨害其靜脈血液中之還流或習  
 慣於便秘或受孕或腸肝心等臟血行障害而起有初期後期  
 或子宮轉位或疝或腸疝不安眠消熱等現象後期痔瘡大便  
 之別初起時或頭暈眼花或腰酸或消熱等現象後期痔瘡大便  
 腸壓重肛門週圍作癢或痔瘡或消熱等現象後期痔瘡大便  
 赤色之硬塊即成痔瘡或痔瘡或消熱等現象後期痔瘡大便  
 屢試用一匣即能將痔瘡散化散永不復發并無痛苦靈效如神每匣  
 大洋一元每打大洋十元

總發行所 上海 英大馬路惟新里 第一弄第二家 科學藥局



工藝欄



苦扁桃油

Bittermandelice Benzaldehyd C<sub>6</sub>H<sub>5</sub>COH

揮發苦扁桃油 (續)

苦扁桃油。非天然存在于苦扁桃中。係苦扁桃中所含有之亞米格達林 Amygdalin 一種糖原質。分解而生成之。苦扁桃產出于歐羅巴南部北亞非利加及小亞細亞等處。或野生。或培養焉。其中以北亞非利加所產出者為最上品。亞米格達林。不惟存在于苦扁桃中。此外多種植物皆含有之。例如 Prunus Tauro-Cerasi 葉。桃仁。桃葉。杏仁。Prunus mado-Phy-la 之葉及 Prunus Padus 等。皆可揮發苦扁桃油製造之原料。其採取之法。即於此種植物中。注入冷水浸漬後。蒸餾之。其蒸餾液中。即含有青化水素與揮發苦扁桃油。

苦扁桃在歐洲。比較的價值昂貴。故揮發苦扁桃油之大製造場。近今專用桃仁為原料。除去堅固殼皮

而用其杏仁。其量至夥。工業上用之杏仁。較苦扁桃無優劣之分。日本不產苦扁桃。凡揮發苦扁桃油之製造。咸用桃仁及杏仁爲材料。并適用之。

苦扁桃杏仁等物中。揮發苦扁桃油製造上重要成分亞米格達林之外。尙含有脂肪油三十乃至四十%。揮發苦扁桃油製造之前。先採取其脂肪油而利用之。此脂肪油卽扁桃油是也。最初如不除去其脂肪油。則在油分中。牽着揮發苦扁桃油。不使擠出。而製造上大有妨碍。

揮發苦扁桃油製造之法。係以腐敗品或生黴菌之杏仁揀選分取之。貯藏于溫度適宜之場所。善爲乾燥之。其溫度不可超過二十五度乃至三十度。杏仁既乾燥後。則搗碎之。或壓碎之。用水壓器務以所含有之脂肪油擠出。絞擠前。務以杏仁溫暖置之。則脂肪油之收額。自然增加。但不可溫度過高。如強熱。則不獨苦扁桃中所含有之酵素。損失其効力。卽擠出之脂肪油亦不良。故通常皆用冷壓。惟冬季壓搾器械之建設室中。使微有溫暖氣。以助脂肪油之流出。如斯壓搾所得之脂肪。因欲貯蓄。故必須澄清之。其法卽用紙微溫。置于漏斗內。而以脂肪液濾過之。除去其夾雜物。此時所殘留之油滓。則搗碎爲粉末。混和以四十五度乃至五十度之溫水。數時間放置之。用爲揮發苦扁桃油蒸餾之準備作業。

蒸餾之初。先以杏仁搗碎。和入溫水。製爲粥泥狀物質。次卽置入普通蒸餾器中。導入水蒸氣而蒸餾之。沸騰之初。盛發泡沫。此爲常例。故最初宜徐徐緩熱之。俟蒸餾罐之內容物。不起泡沫。而平穩沸騰時。始導入多量之蒸氣。而催進其蒸餾。迨蒸氣之發生。須注意使其完全凝縮。而其中所含有之青化水素。不至噴出于工場室內。因青化水素有劇毒性。故決不可停滯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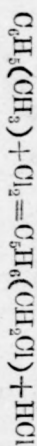
由揮發苦扁桃油所分取之水液。爲苦扁桃水。醫療上頗利用之。是亦因其含有青化水素爲毒性物。故有莫大之用途。

亞米格達林分解時所生之青化水素。固着於揮發苦扁桃油中。因青化水素由化學的作用與揮發苦扁桃油結合故也。卽用水洗滌之。亦不能脫去。其除去之法。則于粗製之油中。混和亞鹽化鐵液與石灰水而振盪之。其時青化水素皆變化爲青化鐵。而由油中分離。故以此油再爲蒸餾之。則可得不含青化水素之無毒性揮發苦扁桃油。

又法粗製油中。混和褒美氏比重計二十八度之重亞硫酸。曹達液三倍容乃至四倍容。而振盪之。放置至二三時間之後。則生成揮發苦扁桃油與重亞硫酸曹達之多量結晶物而析出。故以之集于濾器上。用酒精洗滌之。以除去含有青化水素之液分。次用低溫度乾燥之。使青化水素全量揮散。然後用炭酸曹達分解之。則揮發苦扁桃油再分離而析出。此法費用過多。故製造多量時不適用之。

純粹之揮發苦扁桃油爲無色液體。屈折光線之力甚強。其比重爲一·〇四三。其沸騰點爲百八十度。溶解于水中。接觸空氣。則吸收一原子之酸素。而變爲安息香酸。一部分溶解于油中。一部分爲結晶而析出。

揮發苦扁桃油以亞米格達林醱酵而製造之外。由人工法亦可製造之。工業的所用者。爲 *Yanth* 及 *Cinnamal* 氏所創設之揮發苦扁桃油 *Benzaldehyd* 集成法。其法卽于沸騰之脫爾阿爾 *toluol C<sub>6</sub>H<sub>5</sub>* 中。通鹽素瓦斯。則脫爾阿爾變化爲盆既爾格羅里脫 *Benzylchlorid* 如次式。



由此盆既爾格羅里脫。除去一原子鹽素與一原子水素。而用一原子酸素代之。則可得揮發苦扁桃油。此為理論上之研究。而實際上。尚須如次之操作。即盆既爾格羅里脫一分中。混和硝酸鉛一·五分。水十分。用還流冷却器裝置之。且導入炭酸瓦斯。長時間煮沸之。其時盆既爾格羅里脫變化為揮發苦扁桃油。如左之化學的方程式。



右之混和液中。通水蒸氣而蒸餾之。則可以餾出粗製之揮發苦扁桃油。於是混和酸性亞硫酸曹達溫溶液而振盪之。可以由不溶性油中分取其生之揮發苦扁桃油與溶液。而冷却之。則析出揮發苦扁桃油與酸性亞硫酸曹達之結晶化合物。故採集于濾器內。盡去其母液。次將結晶物中和入酸類而蒸餾之。則揮發苦扁桃油為純粹品。而餾出。歐洲大工場。皆用此法。以製造多量之揮發苦扁桃油。

揮發苦扁桃油用于染色料製造及醫療藥品外。又應用于香具製造石鹼製造里愷爾製造及菓子製造等。用途最廣。

### 茴香油 Anisöl

由蒸氣蒸餾法以製茴香油。其收穫量為原料之五%。茴香油為無色液體。有清快之香氣。其比重為〇·九四〇乃至〇·九七〇。而含有亞奈脫爾 Anethol 六十乃至七十%。由此可分離流動體之一部分為亞尼斯油 Anisöl 中所含有之油。此油與亞奈脫爾為同分異性之化合物。其他一部分。係由百

八十五度乃至百九十度所沸騰之戴爾盆 *Chill* 所成。茴香油之上等品。在十度之溫度中即凝固。由蒸餾法採取油分後之殘滓。為良好之動物飼養料。

茴香油不僅存在於其種子中。即草本內亦含有之。貿易場所販賣者。謂之茴香草油 *Fenchelspeneöl*。其用途不減於茴香油。但兩品質化學上之區別。尙未經明白檢查之。茴香油應用於醫藥上。或里愷爾酒製造。

### 亞尼斯油 *Anisöl*

亞尼斯油之母植物。為繖形科植物 (*Pimpinellaanisum*)。其各部分皆含有香油。尤以種實中含量最多。亞尼斯實通水蒸氣而蒸餾之。則可得二·五乃至三%之油分。此母植物。其原產地為東洋諸國。而歐洲各處亦培養之。如德奧意大利西班牙諸國皆產出焉。尤以法蘭西之南部產出最多。

亞尼斯油為無色。或淡黃色。夏時為流動液體。在低溫度之下。則油中所存在之斯的亞羅布泰稍凝結。上等油於十四度乃至十六度之間。即變為固體。其比重為 〇·九八〇乃至 〇·九九五。其比重之差。由斯的亞羅布泰含量之多寡而重輕。之上等油之含量。為戴爾盆五乃至十%及斯的亞羅布泰九。乃至九十五%。其價格即以斯的亞羅布泰之含量為準。

亞尼斯油之大製造場。為德國拉以布既克市中斯姆美爾 *Schimmel* 公司。此廠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應用亞尼斯實 七〇〇·〇〇〇 坩。使用蒸餾器。通水蒸氣而蒸餾之。十時間內。可以蒸餾原料二千五百坩。香油採取後之殘物。乾燥之。以供動物之飼料。

亞尼斯油有一種相似之油類。謂之大茴香油 (Illicium Anisatum) 之果實製造之。但大茴香油中亞奈脫爾 Anethol 之含量較亞尼斯油中甚少。故大茴香油不冷却至五度乃至十度之間。則不凝結。大茴香油所含有之戴爾盆。其香氣亦與亞尼斯油中所含有者不同。由此可以鑑識之。

### 亞蘭特油 Alantol

亞蘭特油由亞蘭特根中用蒸餾法製出之。其母植物為菊科植物 Inula Helenium 此油為黃色固形體。往昔謂之亞蘭特樟腦或鮮列尼恩 Helenin 近今卡爾列恩 Kallen 氏研究之謂鮮列尼恩非單純物質。係一種流動性成分與一種結晶性成分之混合物。以鮮列尼恩挾入濾紙間壓搾之。則油分吸收於紙中。而與結晶性成分離以析出。如是油分既為所吸收。通水蒸氣于紙中而蒸餾之。則可得油分為淡黃色。有香氣。其味頗類似薄荷油。沸騰點為  $110^{\circ}$  度。名之為安蘭脫爾 Alantol  $C_{15}H_{16}$  又濾紙間所壓搾之結晶。數由酒精中使再結晶以精製之。則為無色透明之針狀結晶。在六十六度中則熔融。二百七十五度中即沸騰。微溫熱之則昇華。難溶于水。易溶解于酒精及依的兒中。此結晶物即無水安蘭特酸 Alantansäureanhydrid  $C_{15}H_{22}O_3$  用亞爾加里鹼化之。即可得安蘭特酸 Alantansäure  $C_{15}H_{20}O_3$

### 蓋拉尼姆油 Geraniinöl

基本植物為法國南部及土耳其國所栽培之 Geranium Odoratissimum 是也。以其葉與水共蒸餾之。則可以採取蓋拉尼姆油。此油為無色液。有時呈淡綠色或淡櫻色。淡櫻色物品為最良。用途至廣。其香氣頗似薔薇油。故多為薔薇油之贗造品。據拍阿爾 Paul 氏之說。則薔薇油贗造品所用之蓋拉尼姆

油並非由 *Geranium Odoratissimum* 中採取之。其原料爲東印度所產之禾木科植物 *Andropogon* 拍阿爾氏曾取 *Geranium* 而實驗之。由其中所取之揮發油。其香氣較之薔薇油相差甚遠。此爲其實證。

貿易場所販賣之蓋拉尼姆油有二種。一爲亞非利加產。一爲法國產。及東印度產。乙種品質。又名之爲 *Gingergrassöl* 或 *Palmariosöl* 但亞非利加產及法國產。其價值較東印度所產出者。高六七倍。

#### 枸櫞屬油 *Aurantenöl*

枸櫞屬植物。富有揮發油。咸具清快之香氣。故化粧品製造業上。需用極廣。又嗜好品之香料。用之亦多。例如里愷爾酒砂糖菓物等均使用之。効用既如斯其廣。故枸櫞屬油類。爲最重要之香油。其產額至夥。最大之製造地。爲意大利南部地方及塞既里亞島。依此製造業而生活之職工。不下數千人。其作業可謂宏矣。

枸櫞屬之油。種類甚多。而理化學的性質。及製造方法。概不一致。茲特記載其重要油類之製法及其性質。

本章所述者。爲枸櫞 *Citrus Limonum* Risso 香橙 *Citrus Vulgaris*, *Citrus Aurantium* Risso 臭橙 *Citrus Bigaradia daham* 畢爾加姆特 *Citrus Bergamia* Risso 等植物。皆產於歐洲南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因其爲製造香油之良材料。亦於其國之一部。多量培養之。

香油貯蓄于油腺內。其油腺在花葉果皮之中。枸櫞油畢爾加姆特油橙油。自果皮製出之。橙花油自花

製出之。勃既古林油 *Peltigainol* 自葉及不熟之果皮製出之。

果皮之油。由溫度上昇。而香氣一部分消失。故最上等之油。須用器械的製造。決不可用蒸餾法。其製造法如左。

先以果皮縱爲截斷。自果肉剝離之。用右手壓搾其切片。以左手持海綿輕覆于果皮上。使吸收其所搾出之汁液。迨至海綿充分吸收油汁後。更用強力壓搾之。使油分流入土器內。油分在土器中。漸次由水液分離。而浮于上面。由此法所製造之油。最爲貿易場所信用。謂之手壓油。 *Essences parés a l'opon* 此油製品壹砵。須用果實千個乃至五百個爲原料。

尼志亞及萊嘉之製造場。壓搾油分。有特別器具。凡由壓搾法所製之油。其品質優美。茲特略記其裝置及操作之法。

此類之壓搾裝置。係由銅製孟鉢而成。其孟鉢底部之中間。有裂隙。密植以長約一英寸之針多條。執業者以果實接續向列針之方向壓入。而針端刺傷油細胞。于是油分流。其所流出之油。混入少量水液中。流集于二層底內。通過器壁所設之孔。排出于清淨器中。

萊嘉爲製造多量畢爾加姆特油之處。此操作所應用裝置。係鐵葉製孟鉢形之器。其內部銳起。孟鉢中可容果實六七枚。其內部均排列鐵絲。連接蓋上。用自由運轉之蓋鎖閉之。但由鉢底至蓋板。其距離祇容果實之裝填。不留餘隙。于是用器械力或人力以蓋板急速迴轉之。則果實爲所截切。因以破潰。而油質與果實汁。共經過孟鉢之篩底。而流入圍包。此裝置下部之圓筒形器中。可得清澄之液體。



由壓搾法製造香油後之殘物。再蒸餾之。更可採取多量之香油。但其油之香氣。則遠不如壓搾製品清快。多以之攪和于壓搾製油中販賣之。

凡橙油類質品最多。惟由嗅覺器不能區別其真質。即由理化的試驗法。亦不易鑑識之。故購置之際。須得熟練之鑑定者。乃能識別之。

枸櫞屬油類之主成分。即戴爾盆 *terpen*  $C_{15}H_{24}$  是也。此外尚含少量之酸素化合物。又含有名爲畢爾卡勃泰  $C_7H_{12}O_2$  之結晶性化合物。貯藏之時。均爲粘泥樣沈澱而析出。須置入酒精中使再結晶以精製之。又有一種學說。謂枸櫞油中含有戴爾盆二種。一爲既脫林或既脫羅尼爾。一爲既脫里林或既脫里爾。又臭橙油中含有別種戴爾盆。謂之鮮斯派里的恩。 *Herporien* 鮮斯派里的恩在百七十五度乃至百七十六度溫度中則沸騰。在百零四度乃至百零五度之溫度中即熔融。而臭素變化。生四臭素化合物。又鮮斯派里的恩在依的兒溶液中。通入乾燥之鹽酸瓦斯。則于四十九度乃至五十度中。即化成二鹽酸鮮斯派里的恩結晶狀物。又以鮮斯派里的恩用二百五十度乃至二百七十度溫度熱之。則多層戴爾盆  $(C_{10}H_{16})_x$  之外。又含有一種變成物。此物質在二百二十四度乃至二百二十五度溫度之下。遇臭素。則變化爲熔融之四臭素化合物。即與卡愛勃泰 *Cyperiten* 及塞奈恩 *Cinen* 爲同一物質。

枸櫞油爲鮮黃色。畢爾加拇特油因有葉綠素故爲綠色。橙油呈淡櫻色。再餾之時。皆爲無色透明體。而無耐久性。放置數週間。即發出不快之戴爾盆樣臭氣。而呈陳腐之狀。

枸櫞屬油中。惟畢爾加拇特油可以貯藏至二年之久。此外皆易變敗。不堪使用。其中所含之清快香

氣。惟製造後一二月間尙存在。至經過一年後。則香氣消失。已屬廢物。可以與橙類之蒸餾製油分及戴爾冰油混和而質造之。但有臭味。易發見焉。

凡與枸櫞屬油類似之香油有二種。一爲 *Citrus Bigaradia Sinensis* 果皮所製之瑪恩達里奈恩油 (*Mandarinöl*) 一爲 *Citrus Limetta* 所製之里美脫油 (*Limettöl*) 甲種物品係由列曼 *Reggio* 輸出。乙種物品係由蒙脫富拉特 *Monterrat* 輸出。但產額甚少。

橙花油 *Orangenblühenöl Neroli Pomeranlenblühenöl*

橙類之花。與水共蒸餾之。則有清快之香油。但收獲極少。貿易場所販賣者。分爲二種。一謂之畢卡爾脫奈羅里精。 *Essence de Neroli Bigarade* 用途甚廣。又可由臭橙製出之。一謂之勃爾脫卡爾奈羅里精。 *Essence de Neroli Portugal* 亦名之爲葡萄牙油。 *Portugaliöl* 由香橙製出之。凡橙花油皆近于黃色。而呈紫色之螢石彩。其主成分爲一種之戴爾盆  $C_{10}H_{16}$  此外尙含有在五十五度溫度中熔融之安拉泰 *Auraze* 物質。

橙花油製造之際。所生副產物蒸餾水液。謂之橙花水。 *Aqua Florum Aurantii Aqua Naphae* 可以爲

藥用品。橙花油之製造地。爲 *Nizza Grasse Cannes*

橙花油價值昂貴。故質造品甚夥。但質造之原料。特用布既古林油。 *Petitgrainöl* 雖不能由化學的方法識別其眞質。而熟練之鑑定家。惟嗅覺其香氣。卽能區別之。

拉威恩的爾油 *Lauendöl*

此油基本物爲唇形科植物如 *Tanandula Vera* *Tanandula angustifolia* 等。其揮發油存在花中。香氣絕佳。英國氣候最適於此種植物。無論何地。皆有良品產出。真正之拉威恩的爾草 *Tanandulavera* 原來產生於百兒斯亞畢爾畢拉意。卡那里亞羣島。歐羅巴南部等處。自移植英國以來。仔細培養。又土壤氣候適宜。於是品質次第改良。英國彌憂姆 *Mitcham* 及鮮既恩 *Hitchin* 等處之近傍。最適於耕作拉威恩的爾草。

往昔拉威恩的爾油之製造。花莖與草。共蒸餾之。當時最良之拉威恩的爾油製造家愛斯畢爾克斯 *S. Parkes* 氏。由莖中可以製出少量下等油。此術發見以來。逐漸改良。遂用之與花蒸餾之。由此製出良品。凡拉威恩的爾花百莖中。可以製出拉威恩的爾油一。八乃至二莖。其明效也。

真正英國產拉威恩的爾油。爲易流動之無色液體。其比重爲  $0.876$  乃至  $0.880$ 。全溶解於酒精（比重  $0.894$ ）中。佛國產油（*Laurnde des Alpes*）其品質劣於英國產者。卽由 *Tanandula Strica* 所採取之 *Srikol* 或 *Srielaundelol* 均非良品。

拉威恩的爾油。皆易爲光線及空氣所變化。由此作用。卽發生的爾冰狀之臭氣。故宜裝置于可以鎖閉之罐內。且須藏于暗處。拉威恩的爾油劣等品。可以供用石鹼油髮膏等之香料。其最良者。可用爲拉威恩的爾水。拉威恩的爾精之製造。拉威恩的爾油主由醋酸里那羅爾 *linaloolacetat*  $C_{10}H_{17}O_2$  及里那羅爾 *linalool*  $C_{10}H_{18}O$  與塞奈阿爾 *Cineol* 而成。有吸收多量鹽酸瓦斯之性。

彌爾拍恩油 一名人工苦扁桃油 *Mirbanol Nitrobenzol*

彌爾拍恩油香氣絕似揮發苦扁桃油。其價值較揮發苦扁桃油尚低廉。以故揮發苦扁桃油之需用。因以減少。化粧品製造中。以製造扁桃石鹼時。專用低價之彌爾拍恩油為原料。但用於化粧品之製造上。必須精製之。其法即以盆既兒 Benzol 為原料。先由坊間購取八十度乃至百度中沸騰之粗製盆既兒。數為再餾之。每次所餾出之液。除却最初與最後部分。惟採取其中間所蒸餾之部分。即自初至終。凡在八十度乃至八十一度間所蒸餾者。皆為純良之盆既兒。又凡盆既兒精製時。其注意愈嚴密。則彌爾拍恩油之香氣愈清快。故欲製香氣絕美之彌爾拍恩油。須以精製之盆既兒。於嚴冬時充分凍結之。又於五度以下之溫度中。用水壓器壓搾之。其時混於盆既兒中之他種炭化水素類。當嚴寒時。亦不凍結。而為液狀。故可由水壓器絞出之。此為原料之精製。

次以如右精製之盆既兒。使硝基化後。即可生成彌爾拍恩油。其法於鐵製容器內。加入硫酸及硝酸之混和液。在十二時間中。注入既精製之盆既兒。然後更於十二時間中。由攪拌裝置而使酸液親密混和。次再靜定之。待此中所生成之彌爾拍恩油與酸液分離為上下二層。先拔取下層之硫酸。次以上層有酸類混在之彌爾拍恩油。集收於瓷製圓柱形容器內。數回用清水洗滌。而去其酸氣。然後以粗製彌爾拍恩油再餾以精製之。

彌爾拍恩油在二百十三度中沸騰。然不可使之蒸餾。何則。永使熱之則分解。且其時屢起爆裂之虞。故也是故通蒸氣於其中。而用塞姆美爾氏蒸餾裝置以蒸餾之。最為適宜其時。與彌爾拍恩油共餾出之水液。使由受器中不絕再還流於蒸餾罐內。受器中之彌爾拍恩油為無色清澄液。且香氣清快。

化學的純粹之彌爾拍恩油與曹達瀟液共煮沸之亦無變化。反是則精製不完全之不純品與曹達瀟液共煮沸之則呈黃色乃至褐色。此種油類不適用於製造化粧石鹼。若用此不純之油則石鹼經時既久即呈黃色。

桂皮油 *Zimmtöl*

凡桂皮油區別為次之四種。

(一)錫蘭桂皮油 *Ceylon-Zimmtöl* 由 *Cinnamomum CeylaSium Nees* 以製之

(二)卡細亞桂皮油 一名中國產桂皮油 *Zimmt-Cassiaöl* 由 *Cinnamomum Cassia Nees* 以製之

(三)桂根油 *Zimmtwurzelöl*

(四)桂葉油 *Simmbliättenöl*

以上四種油類前二種品質相似。但錫蘭桂皮油較卡細亞桂皮油尤為貴重。錫蘭桂皮油往昔專用桂皮製造時之皮屑為原料。於製造場中由蒸餾法以採取之。多由錫蘭輸出。近來德國於桂皮油之製造業頗為發達。其地專用所謂既勃斯 *China* 之桂皮屑為原料。又用精密器械以製出油類。遂將錫蘭之輸入品排斥不用。

卡細亞桂皮油中國亦製造之。而澳門及廣東等處多由蒸餾法製出。販賣於市場。

錫蘭桂皮油新鮮品為無色。而貯藏之時初呈金黃色。後為淡褐色。其比重為一·〇二五乃至一·六。若卡細亞桂皮油其質濃稠。比重為一·〇六乃至一·〇九。桂皮油之主成分為桂亞爾特以脫

innholdelyd 至錫蘭桂皮油。則桂亞爾特以脫之外。尚含有阿惹蓋那爾 Eugenol 四乃至八%。而與卡細亞桂皮油大異。

桂根油與桂葉油皆不含有桂亞爾特以脫。而含有多量之阿惹蓋那爾。桂根油中。阿惹蓋那爾之量。爲五十乃至七十%。其他尚含有撒富羅爾 Safrol 安息香酸依的兒及遊離之安息香酸。桂根油質甚稀薄。有清快之香氣。頗類似桂皮與丁香。而桂葉油。質甚濃稠。頗似蓖麻子油。

由卡細亞桂皮油採取桂亞爾特以脫之法。係於卡細亞桂皮油中。注加酸性亞硫酸加里溶液（褒買氏比重計二十八度乃至三十度之液體）二倍。乃至三倍量。而振盪之。則桂亞爾特以脫皆溶解於其中。而與酸性亞硫酸加里化合。須臾其化合物爲結晶粥而析出。其時液體微發熱。酸性亞硫酸曹達亦與亞爾特以脫構成化合物。但此等化合物中。不適用於採取桂亞爾特以脫。蓋初析出之結晶塊。瞬息間即潮解爲油狀故也。如斯以桂亞爾特以脫與酸性亞硫酸加里之化合物。由濾過法以採取之。次用酒精洗滌之。以除去其雜物。然後溶解於微溫湯中。用稀硫酸以分解之。此時所析出之液。更用水洗滌之。以除去其附着之亞硫酸。最後用鹽化石灰乾燥之。次即蒸餾之。

如斯所製之桂亞爾特以脫。爲無色油狀液。較水重。在真空中通入水蒸氣。則不分解而蒸餾當化爲蒸氣之時。吸收一原子酸素。即變爲桂皮酸。與硝酸共熱之。則生揮發苦扁桃油與安息香酸遇重鉻酸。則生安息香酸與醋酸。

以有立麝香草 *Thymus Vulgaris* 花之草卉蒸餾之。則生黃綠色油。再餾之則無色。百五十度中。即起沸騰。沸騰點忽昇至二百三十五度。放冷時。可以溜出凝固之部。

本油由少量之希母兒 *Cymol*  $C_{10}H_{16}$  球孟 *Thymen*  $C_{10}H_{16}$  及知母兒 *Thymol*  $C_{10}H_{14}O$  三物化合而成。但知母兒非既彌安油之有要成分。與那篤倫滿液同振盪時。僅能生出液狀弗諾兒（恐為迦路懷格魯兒）之油。

得自百里香 *Thymus Spp.* 之庫混的兒油。與尋常之既彌安油同。呈黃金色。其主成爲球孟及希母兒。又含有弗諾兒樣體一二%。

#### 杜松實油 *Wacholderbeöl*

杜松 *C. aniperus* *Communis* 之熟實。其基底有油脈脈條。中藏揮發油。此油之產出。以意大利產之杜松實爲最多。其製法將新鮮之杜松實壓碎。用蒸氣蒸餾之。未熟實較熟實之揮發油收穫量少。其油之性質。亦稍有不同。通常品爲淡黃色。而精製品則爲無色。其香氣爲特異竄透性。頗與的列冰油相似。其味辛烈。比重爲  $0.850$  乃至  $0.880$ 。百五十度乃至百二十八度中。即沸騰。其集成爲  $C_{10}H_{16}$  略與的列冰油同。遇寒冷則析出腦分。用酒精使再結晶。則爲美麗之結晶。本油一分與無水酒精  $0.5$  分溶和之。則爲澄明液。更混入多量之酒精。則呈瀾濁。

#### 胡椒油 *Pfefferöl*

胡椒油。係以白胡椒或黑胡椒蒸餾而採取之。以黑胡椒爲原料。可得一·七乃至一·九%之精製油。

以白胡椒爲原料。可得二·〇乃至二·三%之精製油。係一種無色澄明稀薄之油類。其比重在〇·九九三百六十七度乃至百七十度中。則沸騰。其化學分子式爲  $C_{17}H_{15}$  有吸收鹽酸瓦斯之性。胡椒油係畢派羅那爾 *Piperonal* 製造之副產物。畢派羅那爾爲世界有名之香料。此香料迺由胡椒製造之。其製法先以石灰混和於胡椒中。餾取之。以蒸餾後之殘滓蒸發乾燥之。厥後用依的兒浸出之。則先得畢派林。 *Piperin*  $C_{17}H_{19}NO_3$  畢派林與酒精製加里瀟液共熱之。則畢派里精 *Piperidin* 與畢派林酸加里分解。其化學式如次。



畢派林

畢派里精 畢派林酸加里

威恩的爾格瑞恩油 *Wintergrünöl*

本油之母植物。爲北美合衆國紐既爾新 *New-Jersey* 產量最多之植物。 *Gaultheria procumbens* 以其全植物及種實蒸餾之。則液質濃稠。而生黃綠色油。香氣清快。故化粧品製造上用之最多。再餾而得之精製品。爲無色澄明液。其比重爲一·一四二。用二百度溫度熱之。則沸騰。沸騰點上昇至二百度。則固定之。

其他由 *Gaultheria punctata* 及 *Gaultheria leucocarpa* 亦可製出同樣之油。由美國輸出於歐洲。歐洲市場所販賣者。多爲美國用 *Betula lenta* 之稚枝蒸餾而得之製品。

(完)



# 傳奇

## 晉春秋傳奇

(續)



看雲主人填詞

宛委山人校訂

### 戲贊

(丑)帽綠衫貼紗帽紅衫並上。(丑)曾陪笑語東西院。(貼)並沐恩波前後。(丑)我乃雲儀使東關五是也。(貼)我乃尙衣郎梁五是也。(丑)梁弟。你不見鴛鴦變成鴨。鴨關黃金關。輕掌弄輕波。擘開紅芍藥。(貼)東兄。你不見蝴蝶變成蜂。蜂攢白玉宮。細腰穿細。逕插就錦芙蓉。(丑)閒話少說。爾我作朝廷之弄臣。充梨園之妙選。現奉娘娘懿旨。飭令演戲宮中。只得來湊脚色。(貼)正是事君事后。無非以色以聲。(丑)道言未了。優施來也。(花丑)錦衣官巾上。天上笙簫雙鳳闕。樽前風月一伶工。我乃內廷樂部總管優施便是。(丑)老施今日演什麼戲。(花丑)太子吩咐。要演姜子牙蒙面斬妲己故事。(貼)這這如何使得。豈不觸惱娘娘。(花丑)正要觸惱娘娘。(丑)呸。老施說甚麼話來。(花丑)二公有所不知。我想娘娘與太子勢不兩立。太子與我輩亦情不相容。萬一主公賓天。新君嗣位。娘娘必不免冷宮之貶。我輩又焉逃駢首之誅。莫若借此觸惱娘娘。訴之主公。殺了太子。太子殺。則兩公子禍患接踵而至。那時國有大故。立無長子。則娘娘垂簾之事成。而我輩可安於磐石。(丑點頭介)說得是極。怪不得娘娘喜歡你。(丑)休得取笑。事不宜遲。梁弟

生得標致。那姐已是要借重他的。其餘大家打扮起來。(貼)來此已是絳霄宮。同去叩見娘娘。(並跪科)願娘娘千歲。(內)平身。(老旦扮宮娥上)娘娘吩咐。歌有歌音。舞有舞態。命你樂部官兒提調諸伶。各奏所長。另當重賞。(衆)領旨。(老旦)傳來綸綍中宮語。(衆)扮出妖嬈亡國妃。(俱下)。(開場跳加官畢。小生扮韋護。淨扮雷震子。小旦扮哪咤。副開三眼臉扮楊戩同上)。(小生)霜刀要斬美人頭。(淨)小白旗搖鬼夜愁。(小旦)百萬軍中齊太息。(副)香魂送上摘星樓。(小生)俺韋護。(淨)俺雷震子。(小旦)俺三太子哪咤。(副)俺二郎神楊戩。(小生)可喜我主武王除暴伐殷。斬獨夫之首級。懸太白之旌旗。惟有姐已尚未發落。丞相欲明正典刑。不假手於我輩。因此大開營帳。親自登壇。斬姐已於百萬軍中。爲天下臣民稱快。但他原是妖狐託化。恐臨刑時有意外之虞。派我四人分防各路。(衆)且歸本營。等斬了姐已。再來繳令。(俱下。內起鼓三通。外扮尙父仙妝。旦扮仙童。執小白旗。隨上登壇。外坐。旦立。介)。(襯)且扮姐已。傅粉弓鞋。五色裙束。腰背綁淨白髮。扮刀手押上)。(襯)且)天呵。不想我姐已做了商朝的皇后。一旦喪於姜子牙之手。好不傷感人也。

(大石過曲)(念奴嬌序)繁華夢醒。歎吾生到此。拊心豈不痛哉。(刀手)丞相在上。你得高聲。(襯)且)甚麼丞相。丟了漁竿。施殺手。橫拋羅網安排。(外)斬汝之頭。懸旗示衆。(襯)且)皇天在上。姜子牙既弑其君。又弑其后。偷壞。試問我是誰個渾家。那朝宅眷。也受過踉蹌濟濟拜堯階。今休矣。繳消了千門風月。生逼我萬馬塵埃。

(外)宣刀手行刑。(且)宣科)(襯)且)刀手哥哥。你們高曾祖父。多是商朝百姓。妻妾兒女。多是商朝戶口。我那商先王呀。以六百年社稷之靈。六七君賢聖之作。妾身為承祧宗婦。殺我以後。更誰主纘繫者。

(前腔)(換頭)悲嘸扛移我九鼎。又摧殘七廟。牽連無罪裙釵。(外)汝乃獨夫的罪人。一死還不足抵汝的罪孽哩。(襯)且)你貪着天下。借我爲名。姜子牙。姜子牙。你怎及得伯夷叔齊來。他志在存商。撐大義。千古西山海。堪怪。百萬軍中。夷齊何在。一回含恨。一回哀。擡頭望。堪恨他紆青拖紫。多半是故國調梅。

(刀手)聽他說話傷心。如何殺得下手。(跪稟介)稟丞相小的們年老手鬆。用刑不來。求換年輕的。(外)發到軍政衙門記責。傳健武營中三百名快手。一齊上來。(淨末下)(旦宣介)(雜扮衆刀手露刃齊上)(裨旦哭介)(外)此時哭也遲了。(裨旦)罷罷罷。既然哭也無益。我就付之一笑。傷心故國泣銅駝。不盡椒房懊惱歌。驀地回頭成一笑。知他紅淚更誰多。(大笑介)

(前腔)(換頭)無奈身到其間。付諸一笑。怨雲愁雨一齊開。(外)妖態惑衆。速速斬訖報來。(旦宣介)(裨旦)三生原有盡。一死又焉辭。但只是可惜。(刀手)可惜甚麼。(裨旦)可惜我這副容容。你再把我看一看。(各放刀看介)(裨旦)覷着我千樣可。真個可驚又可愛。難再人也仙乎。飄然而逝。可人從此脫形骸。(舉足示衆科)還憐我蓮瓣窄。只落得盈盈步。再休想冉冉歸來。

(衆刀手丟刀介)嫵娜娉婷。見之欲化。我們那裏殺得下手。情願多到軍政衙門受責罷。(齊下)(旦)稟丞相。士你散去了。(外)你把姐已押在後營。傳四將上來。(旦)領鈞旨。(押裨旦下)(四將上)(外)姐已還狐媚之容。盡惑三軍。一齊走散。我當令他蒙面斬之。韋護你去飛沙走石者。(小生)得令。(下)(外)雷震子。你去與雷掣電者。(淨)得令。(下)(外)哪吒。你去召姜后黃妃。相國比干。大夫楊任。和那朝涉孕婦的冤魂。前來索命者。(小旦)得令。(下)(外)楊戩。你去借鬼母七重黑障。蒙了姐己之面。等軍士斬訖。繳呈首級者。(副)得令。(下)(外)正是六宮早領三千隊。一笑能迷百萬軍。(下)(起鼓小生領四兵上。作飛沙走石。下淨領雷電神繞場下)(小旦)領鬼魂上繞場下。(副)持帕蒙首級上。稟丞相姐己已誅。首級呈驗。(外)領旦執旗上。(外)懸於小白之旗。以爲亡國之戒。(旦)懸首於旗上介(副先下)

(賽觀音)(外)把妖妃示懲戒。再休問鉅橋鹿臺。轉眼的興衰成敗。要曉得長舌從來作厲階。

(俱下)(戲畢)(小旦)領老旦上。(小旦)莫道戲非真。前朝亡國人是誰來。主使暗刺着奴身。傳優施二五。(老旦)娘娘有旨。傳樂部官兒。(丑)貼花丑齋上。箭伏介。顯娘娘千歲。(小旦)今日之戲。意出何人。(花旦)是太子叫做的。(小旦)宮娥迴避。(老旦下)(小旦)申生素存無母之心。今日顯有操戈之迹。他平日尤切齒於爾輩。事屬同仇。機當先發。爾等何以教我。(花丑)臣有一計。主公現滅虜。

饒而還今晚必到。娘娘可擺筵慶賀。總不要提起太子。等到半夜。主公着意溫存。娘娘只是含悲而泣。盤問再三。然後架言太子無禮之狀。(小旦)怎麼樣說得他無禮。還須實據。(貼)臣有一計。半月後。千春壽旦。娘娘宴主公於臺上。飲公子於園中。酒到數巡。娘娘托探花到園中。濃搽甜蜜。召集遊蜂。太子仁孝。恐娘娘為蜂刺所傷。必來起撲。主公臺上見了。便是調戲娘娘的實據。登時賜死。有何挽回。(小旦)重耳夷吾尚在。(丑)臣有一計。再緩幾時。兩公子清明拜掃。獻肝於公。娘娘暗加毒藥。主公當面試出。必殺兩公子無疑。(小旦)三計俱妙。你們且退。正是做天不碍雷靈暴。(三臣合)做地何妨陷阱深。(衆下)(小旦留場)

## 夜泣

(前折小旦留得)(小旦)宮娥那裏。(老旦上)娘娘有何吩咐。(小旦)主上就回。端正酒筵。一面取鏡臺妝盒過來。待我晚妝則個。(老旦取齊妝具。點雙燭。小旦梳妝介)(老旦)娘娘好鬪髮也。

(正宮引子)(緜山月)(老旦)幾尺綠雲拖。縮就小青螺。點眉梢。着意畫長蛾。正芙蓉色嫩。櫻桃聲細。豈惹情多。(小旦整衫履介)(老旦)(換頭)好個天然曼陀。我不住兩睛睜。把從頭到底幾番摩。是冠加玉葉。衣裁鳳羽。裙躡湘波。

(小旦)摹得我的容顏。摹不得我的心事。(老旦)娘娘有何心事。

(正宮過曲)(玉芙蓉)(小旦)紅顏可奈何。薄命誰如我。我夫年比父。妾貌如娥。使娘親難把娘親做。兒女難消兒女磨。(內起更)(老旦)起更了。請娘娘稍息片時。(小旦)不消。鑿鑿鼓打人心碎。偏偏怪他一聲聲裏送愁多。(雜扮二侍執紅燈照淨上)主公駕回。(小旦出接科)(二侍下)

(錦纏道)(淨)爲干戈拋却了鸞衾鳳窠。歸計太蹉跎。問娘行今夕的合歡欣可。(小旦)主公滅虢襲虞。拓地千里。垂棘屈產。兩寶俱還。可喜可慶。(淨)這的是。老荀息通盤算妥。逼着個宮之奇合族奔波。(小旦)妾治一樽。爲主公敬賀。

（行酒科）淨上坐小旦旁坐陪介（淨）香醞綴銀羅。對了你名花傾國。微微笑一渦。燭下頻偷覷。怎生消受這秋波。

（小旦）宮娥每一齊上前奏曲侑酒。（旦貼丑花丑等扮宮娥齊上）（淨）移席與娘娘對坐而飲。（內打二更介）

（三字令帶四邊靜）（三字令）（六娥合）合歡杯。筵同坐。合歡床。枕同臥。新開海棠。軟溫溫。軟溫溫。兩心熱如火。緊挨挨。緊挨挨。休分爾與我。話風流。做風流。龍巾拭香唾。愛溫柔。住溫柔。圓珠擊顆顆。容太嬌。舞還僂。醉顏酡。醉顏酡。情濃真個可。（四邊靜）月輪斜向窗間墮。仙樂鈞天播。鬢髮自蓬鬆。星眸含亦妥。千聲低叫。百般頓挫。玉漏已三更。良宵莫閒過。

（內打三更）（淨）謹樓已打三更。娘娘安寢罷。（小旦）我還要開坐一回。你們不必在此。（六娥合）三更打動心頭事。一醉魂銷夢裏人。（齊下）（淨）娘娘我和你解帶寬衣。一同睡去。（小旦）這等性急。

（中呂過曲）（古輪臺）（淨）莫停那。恨不把卿卿。一口氣兒呵。看了你腮臉輕彈破。眼朦朧。星星欲露。儘今夕摩挲。怎補得出門荒課。（近假介）為你顏嬌。教人眼餓。早些發付雨雲窩。（小旦掩淚科）（淨）娘娘為何掉下淚來。雙行淚墮。這玉筋爲着誰何。寡人與你呵如膠如漆。同眠同臥。同行同坐。琴瑟儘調和。（淨將帕拭淚介）甚參商。累你珍珠滾滾落銀河。

淚出何因。（小旦泣不語科）（淨屢問不答）待寡人猜一猜。

（前腔）（換頭）延俄。莫不是百官朝禮有傾頗。莫不是宮掖內闈豎多乖。嬪嬙欠妥。莫不是傷了春多。莫不是爲綉襖銀綉少個。莫不是嗟我遲歸。愁眉頻鎖。莫不是腰肢無力染微疴。莫不是邊關道阻。念老親。涕泗滂沱。（小

且。不語鳴咽介（淨）這不是。那不是。敢則是。眼前有子。膝前有女。晨昏煩瑣。孝道有差訛。我想申生懦弱。當此列國兵爭。難主社稷。是以有偏衣金玦之賜。但他仁孝性成。率領弟妹。必能恭順無違。思量遍。驀然觸犯決非他。

（小旦）不是他是誰（淨）阿嚨。申生怎樣觸犯。告我知道。（小旦）妾自分惟有一死。其事何必再提（淨）這又奇了。申生果然不孝。儘可治罪。何至娘娘自了其生。况寡人與娘娘。從無半點齟齬。有甚不可言之事（小旦）非也。妾若言之。主公定要殺申生。滿朝臣子。疑妾假手於主公。妾既受惡狀。又蒙惡名。倒不如死了乾淨。妾死則申生安。申生安則主公安。主公安則晉國之社稷亦安矣（淨）安社稷豈在乎申生。寡人現有多男。何惜一子。請娘娘直言毋諱（小旦）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自主公出門以後。那一日妾臨窗刺綉。戴染素蘭。太子突然而至。拔取蘭花。說道好香。妾答以此原是王者之香。他說花香不如人香。妾面赤奔回。纔曉得他蓄不良之意。（淨氣介）哦。這畜生竟敢如此（小旦）還有（淨）還有甚麼（小旦）又一日妾偶步平臺。摘染茉莉。不料太子直闖進來。他說娘娘愛採花心。恐傷花刺。待申生來探。捏住我手。妾不勝羞怒。立加呵叱。適二五優施一班。入直官走過。始放手而走（泣介）即據兩事。偷常變逆。妾又何以爲生（淨）哎。氣死我也（做悶倒小旦喚醒介）（淨）明日必斬其頭。爲娘娘洩忿（小旦）還有一說。若以一時曖昧之心。驟斬宗子。必啓晉陽舉國之疑。亦恐主公有日後之悔。此事暫且擱起。俗語道。耳聞是虛。眼見是實。願主公待太子。照舊如初。不露一毫聲色。他既已生心。決不從此就罷。少不得有逼犯妾的情形。漏在主公眼目。那時妾心可明。家事亦可定矣（淨）所言甚是。依你便了。

（餘文）宵將盡。夜如何。把家事一齊都撇過。娘娘。寡人與你呵。去做個交頸鴛鴦。並蒂荷。

# 女伶月旦

## 金玉蘭死後之熱鬧

金玉蘭死後。京師一般自命風雅者。爲之立悼蘭社。出一四六小啓。或謂易龍陽所作。茲特載之。

女伶金玉蘭。姓張。字素香。南皮人也。碧玉符字。出自小家。紅線善彈。人知女俠。纖眉皓齒。修態豐肌。潔比朝蓮。香通夕蕙。不藉鉛華之飾。自成幽淑之姿。堂有椿萱。家無菽粟。幼而聰慧。慈烏懷反哺之恩。長既輕盈。飛燕學迴風之舞。由是通名樂籍。獻藝都門。班綵尙可娛親。傀儡可妨託命。生涯似夢。居處無耶。雖長安年少。每多挾彈之猜。而洛下美人。終作投梭之拒。所以玉質無瑕。金身不壞。誰譽誰毀。既厭見而習聞。卽色卽空。等現身而說法。以楚荆之艷舞。作燕趙之悲歌。志可哀已。情天未老。好月易沈。癩髓無靈。蛾眉何處。玉龍哀而簫管裂。石燕舞而金鏡飛。曇花一現。竟歸惘利之天。春草三生。空有池塘之夢。同人等或傷往事。或寄幽懷。感逝水之滔滔。慕餘音之嫋嫋。爰集一社。名曰悼蘭。杯酒未必澆愁。高歌亦可當泣。然而弄絃商婦。落魄尤多。願曲周郎。知音不少。海內名士。文章鉅子。如有撰贈珠玉。誄詞傳贊。雜誌詩文。及



評騭生前之劇。願以賜示者。務於舊歷三月內寄（東北園衡山陳寓隱芝室）（米市胡同中州南館聊娛生）（南半截胡同紹興館孫谷紉）代收。擬哀集付梓。以共同好。嗟乎。青梅尊酒。英雄本兒女之情。香草美人。騷賦卽風詩之旨。用爲短啓。所望羣公。

### 易龍陽之痴情

印鑄局局長。易實甫。自詡爲名士風流。對於鮮靈芝顛倒夢想。無所不至。某日。觀其演玉虎墜。亦竟以朦朧之老眼。頻頻送情。鮮靈芝亦不之拒也。然靈芝未曾入京時。易實甫最愛金玉蘭。見玉蘭時。嘗呼之曰好娃娃。前茲訛傳金玉蘭鎗斃時。易嘗痛哭數日。有弔玉蘭詩刊行京中各報。前日此老在廣德樓聽戲。偶遇玉蘭之義父許玉田。告以噩耗。易卽當衆大哭。人皆誤其多情爲神經病。許後勸易老到玉蘭家。易見神主。卽長跪嗚咽。至二小時之久。經玉蘭之母出而勸慰。始歛歔而返。故近日都人咸以老情種目之。蓋亦發鬢派之第一流人物。或者玉蘭有知。效聊齋志異魯公女之故事。與龍陽才子。夢裏團圓。未可知也。實甫既爲玉蘭之知己。故玉蘭之死。輓玉蘭之詩聯。不下千百。亦以實甫所作爲最。蓋情眞者。詞自工也。其輓詩云。

癸丑驚心至丙辰。三年噩耗竟成真。直將歎鳳傷麟意。來弔生龍活虎人。

哭汝祇應珠作淚。無郎終保玉爲身。百花生日纔過了。驀地罡風斷送春。

石甫既作此詩。乃要樊山同作。老人正閉門索句。乃復作四首。以塞其悲云。

多少流鶯哭暮春。哭庵眼藏未全貧。九原粉黛多才鬼。並世芝蘭是俊人。無復渭城三換拍。誤教荀倩



兩傷神。(前年訛傳玉蘭死君有詩哭之)可憐殮玉埋黃土。猶是雲英未嫁身。

昨日花朝月尚明。黃腸一夕葬傾城。淒其菊部春無色。嗚咽桑乾淚有聲。(近人詩古今失路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詞客多才猶少福。玉娘短命勝長生。君看金屋陳皇后。纔過笄年帝已輕。

贏得韶顏死後看。枇杷門裏紙灰寒。欲親薊澤曾無路。纔拊冰肌已蓋棺。(玉蘭生時不見一客逝後君始往送殮)豔曲巧偷覓口易。妬情迴避蝶蜂難。從今花市春風信。不忍斜街看玉蘭。

身長影好本情痴。無色非空半信疑。世念未消惟念佛。自憐不暇漫憐伊。拔心草已生新隴。連理花終戀故枝。(謂玉頤)記否綠楊曉鶯語。相思無路莫相思。

輓聯至百餘首。絕少佳者。憩公聯云。

儼然仙子。降下凡來。一曲滿庭芳。應魁伶傳詞人筆。

惟問天公。頓將蘭萎。百花齊俯首。太息春寒少女風。

### 劉菊仙鴻爪格

女伶劉菊仙。近日聲譽鵲起。每日各報中。幾無不有譽劉菊仙之文字。評劇家有二劉之目。蓋謂喜奎與菊仙也。日前稗園詩鐘會。以劉菊仙三字命題。爲鴻爪格。所謂鴻爪格者。蓋以三字分嵌一聯之中。不連不碰者也。是日佳卷不少。友人錄以相示。因選錄數聯。以當戲評。亦一時佳話也。穎人聯云。安石菊英疑屈子。劉郎草敕委瓊仙。青藜天帝觀劉向。秋菊隋皇比絳仙。劉后藥囊嫌父賤。明皇菊部本仙傳。吉符云。荔雲紅簇劉王宴。菊水芬嘗酈谷仙。賞菊人來逢靖節。舐丹仙去逐劉安。瘦公云。采芝仙籍

劉綱婦。頌菊清才傳統妻。劉妃父賤衙推女。宋院仙韶菊部頭。劉叟囊著笞繼。峯絳仙比菊論黃妖。  
叩郡橘仙論阿母。南陽菊水待劉寬。文寶仙昇緣餌菊。劉郎去後尙栽桃。劍侯云。書照藜光劉子  
政。名高菊部馬仙期。少陵入蜀吟叢菊。仙客尋劉問采蘋。菊粢劉不題糕字。草聖張原是飲仙。聘  
侯云。宣麻仙客陰依李。愛菊淵明耻仕劉。菊柏葉翠蟠劉主廟。菊花酒醉望仙台。孝覺云。芳菊佳人  
悲漢武。胡麻仙子飯劉晨。劉徹求仙樂大妄。所南有父菊山名。虞孫云。薦菊坡仙吟配食。立苗劉氏  
喻深耕。幼寬云。桃樹劉栽懷逐士。菊杯杜詠感仙翁。

### 看劉喜奎須知

- 一看劉喜奎。須蕩滌凡念。至誠朝參。與赴南海朝觀世音一般。若有絲毫雜念。便是罪過。
- 二看劉喜奎。須排棄一切雜事。至誠專一。若先打算看完戲之後。要幹別事。便是罪過。
- 三看劉喜奎時。須平心靜氣。收斂精神。若有一毫怠慢。便是罪過。
- 四看劉喜奎時。不可狂聲叫好。若驚嚇了劉姑娘。是大罪過。
- 五看劉喜奎時。須存一瞻禮天人的誠念。若評論劉喜奎是美人。便是罪過。
- 六看劉喜奎時。誇他是鸞吟鳳嘯。又甚麼雪膚花貌。都是罪過。蓋鸞鳳花雪。皆是世間所有之物。不算稀奇。如何拿來比劉姑娘。

七若有人將鮮靈芝來與劉姑娘比較。應入拔舌地獄。十世不許轉輪。

八若有人將梅蘭芳來與劉姑娘比較。梅郎雖極好。到底是個男身。不應拿來比劉姑娘。也是罪過。

九若有人想作詩文。恭維劉姑娘。據我看世間。若有宋玉司馬相如曹植江淹。也許他恭維幾句。否則一定不配做恭維劉姑娘的詩文。任你做到鬚子白時。也說不到劉姑娘的好處。十看過劉喜奎之後。時時刻刻有一天人臨乎其上的。須以最高尚純潔之腦海。貯劉姑娘之麗影。若涉一毫邪念。須打皮鞭三百。

### 評劇家之怪事

北京各報。近日無一不設評劇一欄者。某報將各坤伶住址一覽表登入告白。與花界告白並列。大起物議。

聽贈戲本一種。下流社會之結習。自鮮靈芝風潮起。各評劇家及各戲園。俱懸爲厲禁矣。然有特別關係者。尙照常往來。

坤伶讌會。亦應禁止之事。近日評劇家與女伶讌會之事極多。最近天和玉又一村同興堂諸飯莊。時有評劇家與女伶之蹤跡。

童伶白牡丹。自去年來時。常赴讌侑觴。道路喧傳。近日聲價大落。所謂白社者。亦無形消滅矣。

某將軍捧劉菊仙者也。近日劉自津來京。某將軍爲之揭封開筵。劉伶聞已認某將軍爲乾爹云。

憶 瑣 燈 秋

桃花爲風雨所摧。零落池上。秋芙拾花瓣。作謁金門詞云。春過半。花命也。如春短。一夜落紅吹漸滿。風狂春不管。春字未成而東風驟來。飄散滿地。秋芙悵然。余曰。此真箇風狂春不管。相與一笑而罷。

余舊畜一綠嬰。武字曰翠娘。呼之輒應。所誦詩句。向爲侍兒秀娟所教。秀娟既嫁。翠娘飲啄。常失時刻。漸覺憔悴。一日余起盥沐。聞簾外作細語聲。恍似秀娟。驚起視之。則翠娘也。楊枝去數月矣。翠娘有知。亦憶教詩人否。

# 琴蓀紀事



申江治屑

老獵

謝月英

壽康里謝月英。杭州人。曾讀書數載。係良家女。因貧而入花溷。其母復耽鴉片。因是家累愈深。月英媚臉羞花。圓姿替月。與之晤對。靜氣迎人。有閨閣氣。有書卷氣。匪如時下倖人滿面。儉楚者比也。聞有人拔出火坑。紅袖添香。自多雅趣。

良慈珍

良慈珍。年已廿四。番風矣。頗似良家婦女狀。歌曲聲如裂帛。餘音繞梁。有周郎之癖者。盍一顧之。

李魁閣

日下歌曲失傳。幾如廣陵散矣。李魁閣面微凹。兩眼頗活潑。善歌曲。一曲聽來。眼饒意快。謂之曲聖。誰曰不宜。

### 韞玉

鼎豐里之韞玉。新調在樂餘里一弄。韞玉以房老自居。不出局。包一小先生。頗饒丰致。其侍者亦活潑潑地。能得游客歡心。

### 潘第

牯嶺路之潘第。有九花娘之混號。其第姊妹花二人。一曰素雲。一曰素玉。均嬌媚可人。近日牯嶺路爲花界新殖民地。如張第鳳第高第等皆花窟也。

### 豔秋軒

豔秋軒爲某貴族之產。閱閱聲華。人皆厲目。光復後在滬應徵。儕衣冠於皂隸。有熱心者盍一援手拯之。

### 首善豔聞

老白相

### 王豔林

王豔林者。南花中之翹楚也。略諳書史。頗有權略。某總長與訂莫逆交。部中有機要事。悉與籌商。論者藉藉。謂豔林一言。關係我國之輕重安危。以故門庭若市。苞苴之餽。相望於道。客之不知廉恥者。致求爲乾兒義子而不能得。近聞冰山既倒。頗有波及之慮。聞已踉蹌出都門矣。

### 左宜春

六君子創籌安之會。贊助帝制。以致南北交鬭。商民受其荼毒。國事不可收拾。不知禍首。乃在賣笑女子。六君子中有某者。與玉樹胡同大名鼎鼎之左宜春極昵。有嫁娶之約。而宜春負債逾萬。其母又過高其

身價以致久不得就。一日某與左論及國事。某言。窺當事有帝制自爲之意。左因從旁慫恿曰。此我輩大好機會也。當事既有此意。曷不贊成之。君借此可以驅得一宗大注金錢。爲我贖身之計。某了然大悟。當夜即將該會章程草就。次日邀某某會議。一例贊成。籌安會成立之第三日。某以三萬金與左母爲金屋之藏矣。

### 紉蘭館主

紉蘭館主。析津人。本姓李。其父亦名諸生。父歿後。每不能自存。乃倚紉蘭爲錢樹子。紉蘭幼承父教。工詩善畫。周旋吐屬。不作一尋常語。於民國三年仲冬入京。聲譽鵲起。往來多政界紅人兒。與某次長交好。某篤退食自公。鸚鵡鰈。形影不離。某部事總長不甚顧問。大權盡在次長。個中擘畫大半出於彼。美外人傳播。頗不名譽。卒以勞瘁薰灼。莫敢誰何。近因袁派之倒。某次長因連帶關係。有辟地之舉。不知紉蘭對之。何以爲情也。

### 孫雲娥

孫雲娥。上海良家女。曾入中學畢業。嫁一市儈。有采鳳隨雅之感。鬱鬱不得志。爲姊妹行所蠱惑。涉獵公場。所粘花惹草。就中不無曖昧事。其母禁之不得。乃與之約曰。汝能脫離海上。當任汝自由。雲娥乃拚擋入京。入某班作倚門生活。頗不落寞。某公子尤契重之。簞室之納。已有成議。嗣聞與某園某伶交好。事遂中止。小妮子生得一副賤骨頭。真不可救藥矣。

### 漢皋解佩

### 湘第

通濟里七號湘第。生就天然面龐。惹人愛憐。每遇徵務。彼妹從不以扁擔餉人。工唱鬚生。兼善於秦腔。房副老二。亦是葉中老手。對待游客。滿面春風。以致比日彼妹之徵務紛紛。其勢如山陰道上也。

### 鴻寓

新童家鴻寓。超等蘇產也。面團團。饒有福相。善語言。娓娓不倦。前日某客造訪粧閣。彼妹則殷殷招待。談及家常。溫而且惠。得此可人。某客自恨相見之晚也。

### 小洪巧林

林氏上將小洪巧林。前日爲贖還自由權事。遂自投官署。陳述顛末。林氏識破情節。准其自由行動。彼妹當卽償還身價洋一千五百元。卽日喬遷新址。以便擴張營業。惟商標未改。寄語愛花諸君。尙其注意。

### 朱二寶

四成里二十七號朱二寶。美風姿。善歌曲。雖性情豪爽。而舉止則甚幽嫻。誠花界之翹楚也。前夕有某客召至萬國春。席散往訪。彼妹週旋殷勤。並以蘇州采芝齋之玫瑰水炒瓜子相餉。

### 湖亭

長怡里十號湖亭。卽四成里二十一號荷亭之更名。和藹迎人。的是個中魁首。房侍輩亦善迎客意。生張熟魏。均一例招待。房間陳設。比前尤爲幽雅。

### 陸小寶玉



三分里五十八號陸小寶玉。以善歌著名。近來更練習四平調。如唱烏龍院殺媳等劇。字正腔圓。絲絲入扣。雖老伶工亦許爲知音。每夕徵條。奔馳於道。亦可見彼姝花運之亨通也。

### 蕊香

四成里十七號蕊香。品格清秀。體態溫存。當其自京回漢。某客諦視良久。知彼美卽以前在漢之洪媛媛也。某客詢及京中風景。彼姝細道一切。津津有味。某客亦樂於傾聽。

### 明月

長怡里十八號明月。唱工應酬工。早蒙游客所贊許。弗煩贅述。昨日有某客在粧閣碰和。彼姝招待特別。飲食尤佳。並將上海精品青鹽橄欖五枚。贈於某客。則曰吃仔格格物事。末勿壞喉嚨格。

### 雲舫

長怡里十八號雲舫。亦個中之翹楚。每遇堂差。如座中有新識者。必殷勤詢問起居。悅色和顏。令人可愛。昨日有某客述及彼姝有一付脾氣。然個中情形。各界亦所深悉。某客專以叫白堂差。從無一個花頭。此種行爲。不但雲舫要發脾氣。卽他人亦要發脾氣。某客何不一自返耶。

### 荷亭

四成里二十一號荷亭。卽小媛媛之更名。開幕之夕。叫打樣堂差者。頗不乏人。據聞二十一號戶下。有一極好之客家。平日不擇姑娘之好歹。只擇房間之便當。亦既二載矣。姑娘屢易。該客始終如是。未知該客比亦去過否。

### 陸麗春

普海春十四號新到一妹。其名曰陸麗春。記者往訪。頗覺面善。思之良久。卽前清聚星里之陸麗春也。詢及彼妹搭何輪而來。據云。江華。於昨日始到。語畢。遂整理衣裾。探望姊妹行。彼妹以前在漢。頗受游界歡迎。今日捲土重來。門前車馬。必有一番熱鬧也。

### 小如意

三分里中華旅館小如意。秀而俏。不施脂粉。饒有天然之趣。其房侍小老三。應酬尤週到。彼妹每應徵。引吭高歌。響澈雲霄。亦雛姬中一秀也。

### 陸第

昨日某客至普海春。訪陸麗春。彼妹房中。尙有一妹。亭亭玉立。綽有姿態。招待一切。圓如走盤之珠。詢及芳名。答曰陸第。想係陸麗春所聘助手。

### 文鶯鶯

通濟里陸號文鶯鶯。名校書也。唱工絕佳。應酬週到。此花叢中之翹楚。昨日過訪。見彼妹着妃色夾衣。嫣然一笑。百媚橫生。真是鶯鶯多情。不知誰家兒郎是君瑞也。

### 花第

花第前日從跑馬廳歸。又顧曲於新泰舞臺之西樓。衣花席法單衫。罩以黑紗背心。膩滑辮髮。似覺蓬鬆。益饒姿態。真個中絕品也。對於小楊猴李永利之收關勝。則凝神默觀。對於芙蓉草小桂和之拾玉鐲。則

時時嫣然。堂條數四來召。皆辭不去。其亦癖於戲劇者矣。

### 湖亭

昨夕某客造訪長怡里十號湖亭粧閣。彼妹正與房侍細語談心。一見某客至。彼妹則殷殷招待。房侍輩亦週旋晉接。香煙手巾。頻頻而進。某客詢彼妹喬遷之後。營業如何。彼妹答曰。多承老客人篤。才來照應。格足見彼和藹可親。客輩亦報效爭先恐後也。

### 石城倩影

#### 馬小芬

馬小芬本屬回教。前有某客約至桃葉渡寶新園小酌。馬小芬興致勃勃。與某客乘人力車如飛而去。及至入園片刻。小芬怏怏不樂。排列數樣。均不下箸。客問其故。小芬曰。似此清真菜館。我們回教中人來食。殊不放心。某客問以何故。小芬曰。然則汝無目乎。某客亦回教中人。出而哇之。小芬曰。來此悔甚。

#### 楊桂仙

楊桂仙自贖身後。得以自由。對於高人貴客。招待尤殷。故往訪者。絡繹不絕。苦祇一個房間。又不寬大。殊覺慢客。昨已遷移釣魚巷西八十七號。卽前張銀紅花情仙所住香巢。觀其佈置精雅。一房純係西式器具。一房採用中國陳設。蘭芬撲鼻。杏蕊迎眸。身到此間。真令人樂而忘返也。

#### 王秀卿

致和街新門牌第五十五號。有王秀卿者。小字玉如。人品大方。毫無校書習氣。有知其事者。謂係某學校

畢業生。程度頗好。故得最優等文憑。昨由某教員慕名往訪。暢談兩鐘之久。聞其腹有珠璣。津津樂道。令人贊賞。王秀卿猶對客曰。自慚鳩拙。殊貽方家笑耳。

### 高月樓

狀元境聚賢。對門土匪。周大姑娘之女高月樓。隸萃芳居。聞年紀雖小。頗不安分。前日周大姑娘擬將其女寄與某校書家營業。乃聞周大姑娘堅要其女每夜回去。以某客與高月樓情意秘密。有每夜必到之關係。某校書謂此清倖既係假充。遂原璧歸趙矣。

### 王銀紅

秦淮校書有王銀紅者。眉目可喜。待客誠摯。雖無盛名。然人頗不俗。聞其淪落花叢。誠非得已。極願早日脫離苦海。免致飄泊。現擬選取可意者。爲終身計。惟須洋數百元。以了葛籐。故俟荷花開後。桂子香飄。卽賦于歸也。

### 張金珠

前在三和堂張金珠。境况困難。改寓秦淮旅館。以圖節省。乃無客照顧。仍形拮据。迫不得已。遂往鳩江。詎運途不順。一籌莫展。比在秦淮。更難支持。現擬俟籌獲川資。仍返南也。

### 王小仙

秦淮校書唱工優長者。王小仙亦堪入選。惟久不見其人。昨聞其妹小玉寶。告以伊姐小仙。現已與某客結不解緣。惟某客境遇不佳。尙未實行從良。當有姊妹行詢以某客既窮。何爲如此親密。有滑稽者曰。必

其有可愛者在。

### 花小芬

昨午某客到下關交通旅館訪花小芬。比卽入房。當聞花小芬厲聲曰：莫來莫來。有客同臥。只得趕緊出房。詎花小芬又曰：快來快來。我卽有客。亦不怕汝。此種情景。某客疑甚。俄見同臥者。乃高小金子。某客正倦。亦與兩美同床也。

### 夏桂琴

前聞徐某以夏桂仙死後。又與夏桂琴情投意合。頗爲其母所防範。昨見夏桂琴由其龜洞出來。晤見某客。力爲辯護。堅稱徐某自桂仙死後。只來過兩三次。何嘗與其情意投合。似此無中生有之詞。真不知爲何人誣及。憤恨不已。

### 新茶花

翠芳居新茶花。前夕在張三畫室。陪劉金寶。五鳳樓。洪寶寶。周四姑娘。飲宴。大家拇戰。新茶花以酒量不好。堅辭不應。乃爲同人強之。迫不得已。各敬三拳。居然百發百中。只飲酒一杯。故未醉也。

### 陳金花

陳金花住致和街茶爐對門。人極老實。待客真誠。昨有夢花生走訪。情意殷殷。意尤懇切。惟其女幫子。係曾幫過土匪。出言不知輕重。夢花生頗不謂然。陳金花曲意周旋。情辭委婉。令人快甚。

### 小桃子

余小桃唱工出色。惟性情略傲。不免開罪遊客。近聞其大改宗旨。對於客人。譏然可親。頗具一種小鳥依人之態度。且面貌潤澤。雙翹潔淨。令人生愛。比小蘭子楊桂仙金素貞者校書均不相上下也。

### 花金仙

下關交通旅館花金仙。愁容滿面。常不適意。前用女幫子。胡言亂語。令人生嗔。今日所用之粗奴。尤爲討厭。以致花金仙獨臥空房。無人問津。頗難支持。若長此情形。恐非所宜。

### 王小鴨子

王小鴨子。人品平常。對於唱工。尙告奮勇。近日程度漸低。追問其故。以與某少年情投意合。儼如夫婦。致爲色事所傷。喉音不展。聞其父兄恨甚。擬將王小鴨子。另開碼頭。與某少年斷絕關係也。

## 女界新聞

直隸

清白一死

直隸省垣西城頭千福寺南居住孀婦張金氏。生有二女。長女大立。年十七。次女大春。年十四。前經王寶山胡連起騙哄。將其兩女均聘於西蘆莊子。戴富有（開紅喜下處爲業）之長次兩子爲媳。擬定六月間迎娶。經該女等偵知。因其家門甚不清白。恐過門後受污。身爲下賤。竟雙雙暗服洋火身死。以表貞節。經中五分署署員報告。檢察院員王廷弼督同檢驗吏到場檢驗。當有該處紳士唐士珍張月丹王雨舟等。公同請免。卽由該紳等備棺暫行成殮。

京兆創設一女子師範講習所

京兆尹王治襄以京兆各縣女子小學多未設立。業與教育科長商議。擬先在京兆創設一女子師範講習所。並附設師範預科。均限一年畢業。昨特分行京兆各縣知事。就所屬區域選送。擇其粗通文義者。編入講習科。俟考試及格。再派充各縣女子小學教員。以應急需。一俟預科各生畢業。改組女子師範學校。再授以本科第一部之課程云云。

湖北

婚姻不自由

鄂省廣福坊民婦趙熊氏。有女名珍珍者。幼時憑媒許字黃章興之子世麟爲室。黃業農。性嗜賭博。珍珍曾肄業求實學校。雅不願爲農人婦。又以黃家好賭。恐過門後爲其所賣。然因有婚約在先。不敢遽行悔婚。祇得於黃家要求完婚時。由趙熊氏轉輾托故推延。或言女齡尙幼。或言須俟爲子完婚後。方可送女于歸。而黃章興急於娶媳。又不得女家同意。疑女有曖昧情事。遂以留女爲娼情事。呈訴武昌地方審判廳。當經開始庭訊。原告呈訴各情。毫無根據。不過急於爲子完婚。訊之趙珍珍。供稱黃家務賭。屢向渠家索錢。實不願爲敗子婦。須候數年後。黃子自新。方可履行婚約云云。辯論時侃侃而譚。神色自若。求之女子中殊爲難得。此案結果。據個中人云。原告呈訴將撤銷云。

### 直是拐賣

邱源濟。黃岡農人也。客居武昌。寄寓於平湖門外。以小買賣營生。素薄行。性貪詐。去冬賈販早行。遇一女。踽踽獨行。趨前視之。乃絕代佳麗。邱詰詢來歷。女自言徐陳氏。籍隸黃岡。初適徐姓。翁姑見背。夫亦相繼而亡。家徒壁立。毫無所依。特來省尋親耳。邱竊喜佳麗孑然隻身。於是營利心動。遂以同鄉之誼。言敵廬雖狹。尙可安居。再當代訪親耗。女喜從之。導與同歸。邱自得女。居爲奇貨。遂託媒介爲之聯姻。徐氏亦表示贊成。適逆旅鄰右有段源昌者。其中表張喜者。正值求凰未就。彼此託媒往說。由段介紹。嫁與張喜者爲妻。邱則主婚。得財禮錢三十串文。今春已行正式婚禮。近爲該處崗警胡炳榮所偵知。當即報告六署署長。傳集一千人證質訊。邱段均各供不承認。有誘拐情事。惟稱徐氏情願自行再醮。該署長以案關誘拐。屬於刑事。將邱源濟等一併移解地方院訊辦矣。



## 江蘇

## 張竹亭夫婦未婚時贈答書

金澤張竹亭。自幼擇配於同邑屠東江之長女。通家世誼。遂聯兒女之姻。小住壻鄉。復下門生之贊。從此東牆宋玉。覲面有緣。西舍王昌。留情益暢矣。竹亭之大父。以爲文孫無婦。則內助乏人。爰藉冰言。亟圖璧合。此固竹亭知之而雀躍。屠女聞之而燕喜者也。無何。竹亭之大父。俟爾仙逝。遽登鬼錄。竹亭以承重之孫。例當丁艱。敢辭辛苦。遂使認桃源之路。飯冷胡麻。因而題溝葉之詩。石銜精衛。況乎泰山有訓。勵以採芹。吳會從師。加之反梗。羈星殒月。鬱成離恨之天。艷雨奢雲。幻作淒涼之境。傷哉此事。已矣何言。至戊寅四月初。青邑示期考試。竹亭挑燈起舞。披笈束裝。屢囑同人。代謀師長。豈料搦生花之筆。不許抽毫。得如意之珠。反成失意。程門雪冷。已拚兩載多愁。秦岱峯高。可奈三生負約。此贈內一書之所由作也。

維時東江喪偶。又計續絃。而令其女。桐樹秋孤。匏瓜星獨。在東江既爲不忍。豈其女猶得無言。厥有漆司。來辦妝具。其女乃牽裾私語。擁頸嬌啼。款款蘭言。緜緜繭緒。東江許之。始含哽而去。於端陽後。忽接夫函。對紙攢眉。開緘疑夢。爰製庚金之字。不吝屈玉之章。重九前二日。始達吳門。有人會竊見焉。噫。女羈男角。各有風懷。雌吐雄吟。無非佳話。此日瓊瑤桃李。如傳我輩閒情。他年角枕錦衾。猶記天涯恨事乎。其書曰。別來無恙。思子爲勞。比論世賢姊大人。妝閣凝床。繡幃春暖。幾回額頰。定叶心旌。弟自君家寄讀。爾我留情。猶憶春三花事。密尋仙阮之蹤。有時夜半書聲。驚破阿嬌之夢。乃慰藉三生。姻緣未了。而相思兩地。縈繾奚酬。自別東床。遂羈北渚。客中之眠食。托庇都佳。夢裏之綢繆。與誰細訴。惟是青春難再。白璧須雙。筭

第

十

二

期

字憐卿。琴書困我。念先大父年許成人。便作薦羅之施。奈尊大人訓嚴入泮。方求琴瑟之調。此固姊聞之。而紅潮淚湧。弟念之而白首心酸者也。現在邑尊。准期考試。擬倩畫眉之筆。揮成點額之章。由是而府憲懸牌。由是而文宗入院。錦標得意。乍采藻而采芹。幣聘相將。旋鼓琴而鼓瑟。爲想小春時候。寒暖初宜。從教永夜歡娛。生平共話。洵可樂也。尙何言哉。何如師訓綦嚴。未許抽帆而去。卽有朋儕勸駕。要難鼓棹而行。功名之早晚。何常。寤寐之好速。彌切。况乎美人遲暮。二十有三。小子無知。一十有九。倘令早爲之所。璋瓦惶惶。奈何壯不如人。衾裯寂寂。丈人貞吉。欲慙慙而無從。媒妁有言。更團圞之未卜。維願我姊。口念慈悲之佛。心生智慧之珠。卓文君一曲琴心。未免太過。嬰兒子百年環瑱。何以爲情。弟則似鼠技窮。姊本如蠶情重。興言及此。諒有同心。端節伊邇。罄晤一切。(贈)

妾方埋怨深閨。牢愁遠道。鏡鸞屏雀。誰完未了之緣。秋蟻春煥。常結相思之夢。欲通眉語。便覺腸迴。得接手書。快同面晤。竊念梅花不老。雖勿遂春狂。而明月須圓。豈肯爲雲缺。乃以一衿未卜。致乖百兩之將。遂令廿載空拋。枉訴三生之約。君自負妾。妾不負君也。然而有定者功名。難忘者姻眷。憶昔敝廬執贄。別院尋春。窺宋玉於東牆。爲郎憔悴。睨崔徽於畫裏。與我周旋。無可奈何。水月鏡花之想。似曾相識。鷄窗螢火之秋。此景此情。半羞半愛。隔年小別。來日大難。條遭喪母之憂。并作懷人之恨。料理酒爐茶竈。殘歲心酸。單寒裙布荆釵。紅顏命薄。家君續膠有願。旋圖偕老之歡。賤妾待字無聊。莫問宜家之樂。膏殘粉賸。地久天長。此固石闕碑脚。冤鳥代爲啼恨。珠連淚落。春風見而可憐者也。舉案何年。辦妝有信。將含羞而不語。恐耽誤兮誰知。爰濕笑乾啼。免囀如簧之舌。女家男室。自明匪石之心。王右軍洵是可人。東床舊選。張京

兆果然嬌客。南國新春。負負呼天。聲聲咒佛。感荷瑤華之贈。敢呈慰藉之書。強飯爲佳。珍重朔風多厲。嫁衣已製。思量比翼雙飛。屢敲卜鏡之釵。請打回帆之鼓。(答)

### 巴雪棣夫人之演說

蒙梯素理女醫士之啓蒙新法。推行歐美。成効卓著。美國巴雪棣夫人深諳之。富有經驗。今來滬上。慨我國於幼稚教育。未得其道。慨然罄其所學。灌輸於我。日前由北浙江路南洋商業公學校長吳衡之君。請其到校講演。遍邀學生家屬。以及各女校校長教員。同聆新論。是日男女賓到者座爲之滿。首由該教員西儒何興華君演說。略謂蒙氏之教法。乃以感覺捉摸。啓牖童蒙。其收效之速。端賴自由格致。就其天性以爲啓迪。卽所謂阿堵 AUTO 教法者是也。凡有家庭之責者。皆當三致意焉。並以巴夫人熱心教育。不憚煩瑣。代表在會之人。申達謝忱。所講英語。由吳君傳譯。繼由巴夫人演說。是法之功用。並取各教具。歷使小孩當堂演試其說詞。分由該校教員美國耶爾大學李照松學士傳譯粵語。英國伯明罕大學梁樹釗學士傳譯滬語。使座客並皆知曉。無一向隅說畢。由校長酌贈夫人以花籃一事。並全體攝影而散。

憶 瑣 燈 秋

秋芙每謂余云。人生百年。夢寐居半。愁病居半。垂老之日。又居半。所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輩蒲柳之質。猶未必百年者乎。庚蘭成云。一月歡娛。得四五六日。想亦自解語耳。斯言信然。



游

戲

相

大錯王  
丹題

刊 週 說 小

# 訂 彙 六 拜 禮

冊 厚 十 裝 精 期 百 一 至 期 一 第

本館所編小說週刊禮拜六一書  
 發行以來備蒙社會歡迎行銷已  
 達百數十萬冊禮拜六三字幾於  
 婦稚皆知其價值何如已可概見  
 無待本館贅言惟卷帙繁鎖源源  
 無量且各種長篇多分載各期中  
 閱者不免多檢索之勞茲本館為  
 便利閱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一  
 百期精裝彙訂十厚冊以備躉購  
 而便翻閱每部定價十二元平裝  
 一百冊附贈楠木箱定價十元

六 拜 禮

分 五 本 每 期 百 至 期 一 十 八 第 角 一 本 每 期 十 八 至 期 一 第

# 游 戲 欄

## 處廬謎牘

花知留客住草亦帶人嬌 詞目二

春色惱人眠不得起來閒看玉鉤斜 詞目三

室人交遍謫我 四書一

暗香詞 四書一

聞說吳亡西子去閒隨范蠡五湖游 四書一 解鈴

自憐頭白始爲郎 四書一

勢殊 四書一 解鈴

非此母不生此子 詞目一

紅情綠意

個儂玩月鬢雲鬆

小大由之

聽之而勿聞

施從良人之所之

昏暮

夫物之不齊

似娘兒



1914 悚

妻能耐勞

本草一

封面美人

四書一 解鈴

貌比昭君

四書一 解鈴 捲簾

春意聽狸奴

左傳一 諧聲

六才一句

庶出

詞目一

不是死仍不能隔絕那人兒

六才一 捲簾

北方美人

四書一 繫鈴 捲簾

紅顏薄命

四書一 捲簾

兔

曲牌一 徐妃

人面

四書一

醜妾

四書一

向孀婦問津

四書一

臥婢

方言二字

細辛

今女畫

王如好色

烏鳥之聲樂

奈玉人不見

小重山

他斷難又活

子之燕居

寡人好色

柳枝

天天如也

如不容

失道者寡助

倒貼



# 新舊廢物謎屑

山谷夫人 三國人名一

菜伴宵來怨 易經一

圓圓墓古詩一

嫁梅 易經一

冒充如夫人 詩篇名一

軋餅頭乃一時之興 宋文一

拷紅 還魂記一

春雨慣相思 詞牌一

裙下皆濕 詞牌一

虎阜猜量是 志目一 捲簾

休妻 三國人名一

一息猶存喜若狂 唐詩一

擁懷不亂 卦名二

黃蓋

爲其嫌於無陽也

下有陳死人

歸而逋

小宛

浮夫近志

小苗條吃的是夫人杖

憶江南

花心動

眞定女

卻正

桃花依舊笑春風

乾困

郎罷 漢人一

蓋寬饒

不是姘頭不是搭脚 分明是一雙男女一塊兒住 上海店招一

可可居

陽台暮暮妾同眠 詩篇目一

雨無正

宵來風雨探芳訊 詩篇目一

訪落

西漢完本 石頭人名一

賴大家的

鸞鳳事樂爲之 六才二

顛來倒去不害心煩

博得閨人笑口開 志目一

賈奉雉

小謝 四子句一

回也其庶乎

日月重光難藏小醜 書經句一

明明揚側陋

做美倩相如 西廂一

犬兒休惡

二五耦

七年之內

顰兒雜錄 小說名一

瀟湘館筆記

相攸已定否 四子一

女得人焉爾乎

地闌不毛 書名一

白虎通

燕燕 六才一遺珠

和鶯鶯匹(娉)





# 背痛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虧所致各症  
 效驗最著患者試之



# 香艳杂志

1

本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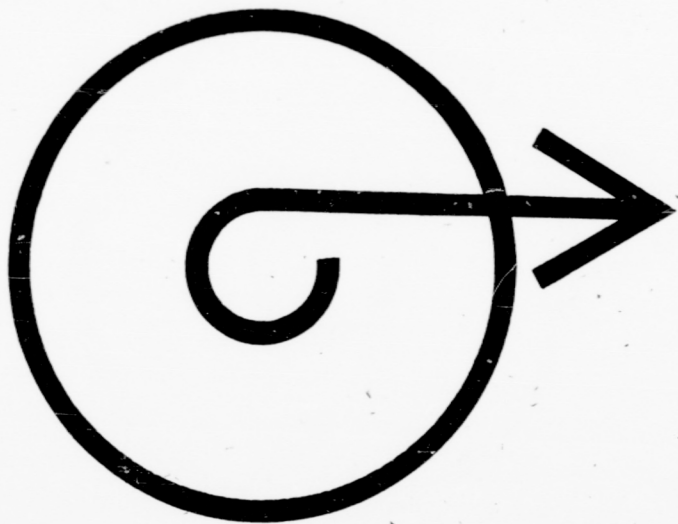
自 1914 年

卷 1 期

至 1915 年

卷 12 期

本刊  
摄制完



**1 / J - 1 5 1 3**

**1 : 1**